

菴  
爭  
鐘

石水馮玉奇書

慈水馮玉奇著

花月爭豔

一九四八出版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長篇社會言情小說

花月爭豔目次

- 一 春閨嫌寂寞今宵風流情切切……………一
- 二 池旁訴衷曲同病相憐意綿綿……………二三
- 三 心猿意馬落花多情空有意……………四五
- 四 水性楊花熊掌與魚均所欲……………六三
- 五 拆字兼看相如此醫生……………八一
- 六 情花難自禁這般豔婦……………九七
- 七 哭笑皆備求婚演醜態……………九七
- 八 花月爭豔逼嫁鬧情奔……………二六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花月爭豔

馮玉奇著

一 春閨嫌寂寞今宵風流情切切

是一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四月裏的天氣，雖然已經是到了初夏的季節，不過氣候倒還並不覺得怎樣的悶熱，至少還留了一點春天的氣息。在這一時期裏，上海的每一個公園內可說是最令人感到可愛而又平等的地方。因為別的娛樂場所，燈紅酒綠，香檳酒氣，無非是只供給一般資產階級消遣而已。窮苦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沒有福份去享受的。因為這種場所，數小時勾留的代價，也許窮人有幾大可以生活。只有那大衆化的公園，門票是那樣的低廉，化了一隻大餅錢，就可以到裏面去遊覽幾個鐘點，不論你有錢的富翁，貧苦的窮人，公園對他們都一視同仁，並沒有一點勢利之心的分別。所以公園在人們的腦海裏，是個最可親的園地。

在一叢樹蓬的下面，有一張亮眼的長椅子。椅子上這時坐着男女兩個人，男的年在三十一二歲左右，身穿淡灰畢吱的單長衫，脚上一雙黃色的皮鞋，擦得十分光亮。太陽照在他的鞋尖兒上，會反射出絲絲的金星來。他頭上雖然是留蓄着西髮，不過並不是高聳聳最流行菲律賓的式樣。他是對分在兩邊，平坦坦的，這大半還是因為他頭髮稀少的緣故。在這頭髮的下面，是個橢圓的臉兒，配着端正的五官，倒還生得不大叫人討厭。但是爲了他年齡的關係，當然，是已經沒有了他少年英俊的氣概了。

這個女的年紀，也在三十左右，看起來似乎比那男的小一二歲光景。她穿着一件粉紅夾綠色  
的橫條子花紋底薄呢旗袍，腳下一雙奶油色的香檳皮鞋，配着那雙極薄的玻璃絲襪，看上去就和  
裸腿兒差不多。她的頭髮是燙成最新式B字念九型的飛機式，而後腦做着的更像美國流線型的火  
車尾巴。在這樣考究的裝飾之下，那張白嫩而豐腴的面龐是更顯出一種誘人的姿容。她旗袍的袖  
子是齊肩的，說句笑話，就好像是件馬夾。不過她露着的兩條臂膀，確實是肉感動人，好像是榨  
得出水兒來的嫩藕一般。兩條眉毛彎彎的是經過一番人工的修飾，覆着下面兩道盈盈秋波，使每  
個男子都感到一種心蕩的嫵媚。像她這麼的女子，確實是令人可愛的。尤其從她手指上那枚挺大  
亮晶晶的鑽戒上看來，可見她還是一個貴族人家的女人。不過她是已經失了姑娘嬌憨的意態，而  
有的也不過是花信年華的風韻。

兩人這時默默地坐着，那女的把手攀着從上面垂下來的枝葉兒，毫無意識的弄着玩兒。微風  
一陣陣的吹送，掠着他們的臉兒，好像感到軟綿無力使人十分倦怠的樣子。忽然，那女的輕輕嘆  
了一口氣，微蹙了眉尖，若有無限心事的樣兒。那男的向她望了一眼，奇怪的意思，低低的向  
道：

「錦花！你好好兒的爲什麼又嘆氣了？」

「你總也知道，這次志萬到南京去開大會，回來的時候却帶了一個十八歲的小姑娘來。你  
想，他是存着什麼心眼兒呢？這小姑娘生得那麼的討人歡喜，不要說這斷命老頭子色迷  
迷的想愛她，就是你，那天一見了她，不是也失魂落魄的呆住了嗎？唉！我老了，我落

伍了，我怎麼還能夠和她爭豔呢？」

那個錦花聽他這樣問，遂低低的告訴。說到後面的時候，她把俏眼兒向他斜乜了一下，這幾句話是包含了諷刺的成分。不過她覺得有些悲哀，因為一個三十歲的女子，她的色彩，是已經成了暮春的花朵兒了。那男子明白她話中有了骨子，遂慌忙很正經的態度。急急的辯白道：

「錦花！你不要這樣的灰心，老實說，在我眼睛裏看起來，你就比這個叫什麼……月……」

「叫月娟……」

「噯！比這個月娟美麗到一萬倍哩！第一，她還是一個小孩子的脾氣，根本不知道男女間的爱情。……」

「哼！這是你把她估計得太呆呆了，一個十八歲的姑娘，正在情竇初開，成熟時期。別的事情或許不懂，談情說愛，保險她很知道，你要給她弄個男子，還不如很快的連兒子也生養出來了嗎？」

錦花把小嘴兒一撇，表示不以為然的樣子，很流利地說出了這幾句話。聽在她旁邊那個男子的耳朵裏，倒忍不住嘻嘻地笑出來。遂又說道：

「即使她懂得男女間的情愛，老實說，她也決沒有像你那麼柔情綿綿的令人感到可愛。」

「哼！你不要一味的奉承我吧！我知道你一見了她之後，也有些想入非非的意思哩！否則，你的兩眼爲什麼老是盯住了她，好像蒼蠅見了血的樣子。」

「這是你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見了她而呆住了。我是因爲想到志萬到南京去開大會，

萬萬料不到會帶了一個女孩子回來，這難道是開大會後的一種成績嗎？所以我情不自禁的會呆住起來。」

「所以囉！我覺得志萬這個人就太使我失望，不但是我，當然是使大眾都感到很失望的。學海！你有什麼辦法把這個月娟弄走嗎？」

錦花聽學海這樣說，自然表示很感慨的樣子。但她狹窄的心田，由妬忌而又轉出連一個念頭來問他。學海沉吟了一回，似乎有所考慮。一回方說道：

「我以爲把她弄走，那也不必；好在你已經把她認做養女了。那麼在志萬和月娟之間當然也有了一層父女關係，難道做父親的可以去愛上一個做女兒的姑娘嗎？况且月娟也不是一個傻孩子，愛美是人之天性，我就不相信她會甘心情願去愛上一個年齡大上一半還多滿長鬚鬚的老頭子？」

「話雖這樣說，但小姑娘知道些什麼？只要稍會拿些物質去引誘她，恐怕也會上老頭子的鉤。常言道，近水樓台先得月，讓月娟住在我們這個公館裏，我心裏總覺得有些日夜不安。」

學海聽她這樣放心不下的神氣回答，一時倒忍不住笑了起來。錦花對他的笑，似乎有些不解其意，凝眸含聲的望了他一眼。怔怔的問道：

「你笑什麼？」

「在官僚家裏出來的太太，多少總沾着一點官僚的作風。這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

點燈。錦花！我的意思，你對志萬不該管束過嚴，最好使他對別人有些兒野心。那麼他對你，自然也不會全神貫注的注意。他對你少纏繞，你的行動方面要自由得多了。所以俗謂：與人方便，即與自己方便，那句話不是很有道理嗎？」

錦花聽學海這樣說，她那顆芳心，好像有什麼東西刺了一下，立刻把粉臉兒漲得緋紅起來。低垂了頭兒，默默了一回。方才把秋波含了哀怨的目光，斜掠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你不知道，一個男子的心是決不能分開的。一有了分心之後，必定是見了新人而忘了舊人的。假使志萬把月娟得到手裏，那我的勢力在無形之中會逐步消滅的。這是雙方相對的，我勢力消滅，她勢力必定膨脹。到那時候，我不但不能去管束他們的行動，恐怕他們還要來束縛我的自由呢！」

「錦花！你不愧是個政客的大太，對於這一點言論，我表示敬佩。」

「既然你覺得我言之有理，那麼你應該給我個辦法，拔去了這一枚眼中釘才好。事關你我倆的幸福問題，所以你不要認爲這是專門爲我而着想的啊！」

「那我很明白，爲你……就是爲我，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學海點了點頭，說到這裏的時候，他把錦花手兒握了過來，揉摸了幾下。忽然他有個主意似的，哦了一聲。笑道：

「無論什麼事情，都要幹得圓滑，最好當然是四面八方不結怨。……」

「你這句話說得對，月娟這姑娘要把她弄走，也得圓滑一點不可，使老頭子有話不好說，



使月娟情願的離開這裏，你有沒有這兩全其美的辦法呢？」

「我的意思，你可以拿出做母親的身份來，把月娟配一個婆家，不過對方的孩子，當然也要揀得好一點。這樣子不但志萬沒有話可以阻止，就是月娟的心裏，恐怕對你還表示十二分的感激哩！」

「好法子！好法子！」

錦花情不自禁把纖掌輕輕地拍了兩下，她的臉上是浮現了得意的笑容。學海見她高興，一時也喜形於色。偎近了一點身子，笑道：

「你想這法子不是很好嗎？兩全其美，月娟是只有表示感激。就說志萬心中怨恨你，但是他也不能顯露到表面上來啊！」

「唔！我有你這麼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在身旁，那還怕什麼？再困難一點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了。學海！我聽志萬說，你在最近倒好像需要結婚了，不知道你真的有這個意思嗎？」

錦花問他這兩句話的時候，她的嬌軀是整個地靠在學海的懷內。她微仰着嬌靨，把手兒去摸學海的下巴，這是具有多少勾引的媚力。學海低了頭兒，只覺她一股子香氣，從她櫻口裏噴吹出來。令人心醉神迷，幾乎有些兒混陶陶的感覺。這就連連搖頭，說道：

「錦花！你不要誤會，這不是我的意思，在我最好是一輩子也不要結婚了。」

「你這話叫人奇怪，那廝是誰的意思呢？因為我知道你是沒有父母的，一個人除了父母之

外，難道還有什麼人可以來命令你結婚嗎？」

「可是在我的環境裏，除了父母之外，却還有志萬可以命令我結婚呀！」

錦花聽他這樣說，芳心不免別別的一跳。她坐正了身子，微蹙了兩條細長的柳眉。暗暗地沈吟了一回，方才懷疑地問道：

「照你這樣說來，這完全是志萬的意思。可是志萬對我說，是你自己需要結婚，所以那叫我就有些弄不明白了。」

「不過我當然不會騙你，你假使不相信，我可以把那天的情形對你告訴的。志萬在書房裏，他把我叫進去，很溫和的說道：『學海！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死的時候，你還只有十八歲。他把你託咐給我，我似乎受人之託，應忠人之事。所以把你栽培到大學畢業，又把你介紹到杭州財政廳去做事。其後，中日戰事爆發，我是隨了政府西移，你也不知到那兒去了？一直音息杳然。好容易經過了八年的抗戰，終於達到了最後勝利目的。我的妻子，在重慶死了，雖然娶了一個填房，却沒有生育，僅僅留下了一個前妻生下的十二歲兒子小龍。現在到了上海，我和你總算又相逢了。可是你的年紀已經三十有零了，誰知在這八年抗戰的時日內，你却沒有結婚。這雖然說是你一點愛國之心，所謂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不過我這個人愛說老實話，推其原因而說，也可見你在這近十年來的窮途潦倒了。如今我介紹你在市政府辦事，這個年頭兒公務人員雖然談不到舒服，不過也看情形而說。像你這個位置，不是我的面子，老實說，誰也坐不着。那麼我爲你

着想，你近來的生活，應該是很 些積蓄了。一個人在社會上，就是成家立業，所以我的意思，你不能再遲遲的不討女人了。雖然我不是你的家長，但我爲了你已死的父親，我就不得不對你稍盡管教的責任。學海！你說我的意思可對嗎？」以上這些話就是志萬跟我說的，他的臉兒還顯出這一分樣兒嚴肅的神氣。……」

學海還學着志萬的語氣，滔滔地說出了這一大篇的話。錦花聽了，有些迫不及待的樣子。平靜了臉色，問道：

「那麼你怎麼回答他呢？」

「我說……戰事雖已勝利，照理應該結婚，努力生產，以強祖國。然而戰後的景象，太以淒慘。工商業不振，而外貨則暢銷全國，弄得黃金又向上昇。薪水階級，大都望塵莫及，等於龜兔賽跑。所以成家兩字，實在有些害怕。要我結婚，第一金融穩定，物價不要上漲。五千一萬的鈔票，頂好不要再發出來。能夠十元錢再買一担米，我就是婚後養了三男四女，也不會憂愁了。否則，我覺得還是一個人比較不受痛苦。」

「你這話倒也說得道理十足，那麼志萬聽了，又對你如何回答呢？」

「志萬聽了，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只是說中國的政局實在難弄，不容易討好，要沒有委座的話，嘿！恐怕更要糟得一塌糊塗，說不定會成功猶太第二。因爲人民的國家思想實在太沒有，無論什麼唯利自圖。你雖然不敢結婚，可是同樣的年頭兒，却有人照樣汽車洋房，三妻四妾，難道他們過的時代就和你不同嗎？」

「那麼你又怎麼回答他？」

「我說別人有別人的福份，人比人，就要氣死人。所以要我結婚，還得讓我好好兒考慮一下再說。」

學海見她追根究底的問着，遂很認真的告訴，表示並沒有給他一個肯定的回答。錦花微微的一笑，秋波向他逗了一瞥勾人靈魂似的目光。低低的道：

「我想過幾天，志萬一定還要問你考慮週到了沒有？他這個人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既然對你管了閉賬之後，他便會向你非管到底不可。你若一味的回答是短少金錢的緣故，說不定他會給你拍肩胛的。到那時候，你答應他還是不答應他呢？」

「這個……我倒要向你那兒請個示，不知你的意思怎麼樣？」

學海是個聰明的人，他對於錦花這幾句話，當然也知道她一點用意何在？遂沈吟了一回之後，方才又望了她臉兒，俏皮地問。錦花的粉臉兒，被他問得堆上幾朵桃花的色彩。因為學海說話，也近乎有些刁惡的成分，所以錦花的芳心裏也難免有些生氣。於是冷冷的一笑，恨恨的說道：

「這是你的終身大事，如何問起我來了呢？那豈不是笑話？」

「錦花！你何必要生氣，難道認爲我這句話問錯了嗎？」

「爲你終身幸福着想，那我覺得你當然快點兒結婚的好。」

「錦花！你……討厭我了嗎？」

「我沒有討厭你，不過我不能太自私，爲了自己，而叫你永遠的不結婚。……」

錦花見他這一分兒焦急的樣子，一時也不知從那裏逼出來的眼淚？却撲簌簌的滾落下來。她說話的聲音，是包含了一點哽咽的成分。在學海的眼睛裏看着，對於她此刻盈盈淚下的芳容，是更令人感到了無限的嬌媚可愛。這就拿了手帕，給她溫情蜜意的拭去了眼淚。低低的說道：

「錦花！你不要哭呀！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我情願一輩子不要結婚。有了你這麼一個多情的人，我的終身不是已經夠幸福了嗎？」

「你這幾句話，我是不會完全相信的。我已經是個三十歲的人了，況且我又是一個有夫之婦，而且和你名義上還有尊長的分別。縱然我能夠給你一點安慰，不過這也是暫時的，有限的，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滿足。譬如說，你娶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做妻子，那麼你早出晚歸的就有了家庭之樂。閨房之中，每夜芙蓉帳暖，旖旎風光，這種溫柔鄉的甜蜜滋味，豈是三言兩語所能形容其萬一的呢！所以你若爲我而一輩子不結婚，這在我想起來，實在是太委曲了你。」

「不過，我縱然爲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我心裏也甘心情願呀！」

學海把臉兒湊過去，移近到她的脖子旁，在她雪白的頸項下深深的聞着香味。錦花略一回頭，見到他那種狗兒的神態，倒忍不住破涕嫣然。含嗔說道：

「瞧你，這像個什麼樣子呢？」

「錦花！你實在太可愛了，你混身都是香氣，我覺得你真像我的生命之火一樣。我一天沒

有見到你，我就會吃不下飯。我三天不見你，老實說，我馬上要病倒在床上了。錦花！只要你不討厭我，我願意永遠伴著你。」

「那麼你就決意不結婚了？明兒志萬問你，你怎麼回答？」

「我說已經過了三十多年孤獨的生活，我似乎對於清靜發生了好感。反之，我見了女性，簡直有些兒害怕。志萬聽我這麼回答，說不定他會不再管我閉賬的。錦花！你說我跟他這麼回答好不好？」

「學海！你……真……好……」

錦花聽了他這幾句甜言蜜語的話，她那顆畸形思想的芳心，是感到無限的歡喜。她把富於彈性的胸部偎了過去，白嫩的臂膀，挽住了學海的脖子。她殷紅的小嘴兒，已湊在學海的嘴旁。學海見她兩隻花眼，眯成了一條綫，好像有磁性吸力，把自己那顆心會劇烈地震盪起來。他知道這是錦花感激自己的表示，他於是略為把嘴一湊，四片嘴唇皮遂合成一個呂字形了。

斜陽淡淡地減少了正午的威熱，像久病人兒似的，奄奄一息地快向西山脚下沉淪下去了。四周是籠上了一層薄暮。天際也添了幾片彩色的雲霞。學海挽著錦花白嫩的手臂，慢慢地踱出了公園的大門。學海站住了步，很小心的問道：

「錦花！怎麼？我送你回家，還是伴你再上那兒去玩一回？」

「我們就這樣的分手了，不覺得可惜嗎？」

「當然囉！雖然我不願你此刻就回家，但我也得爲你着想，你在公園內已跟我消磨了一下

午，假使此刻不回去，家裏會成問題嗎？」

「唔！你對我真有這一分真心的愛護，不過，我覺得即使今夜不回去，那也絕對不成問題的。」

錦花點點頭兒，一手握緊學海的手。她說這兩句話，多半還是因為被情感衝動得過分的緣故。學海聽了，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立刻有個甜蜜的滋味。兩眼望着她滿充溢了春情的粉臉，笑了一笑。說道：

「話雖這麼的說，但是只怕引起志萬的猜疑。所以我的意思，你在晚上九十點鐘之前回家去，那是絕對沒有關係。此刻我們一同到外面吃飯去，飯後……請你吩咐好了，只要有命令，縱然是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好！你肯這麼的聽從我的命令，我總算也得着一個知己了。」

錦花秋波水盈盈的逗給他一個媚笑，露着雪白的牙齒，很興奮的回答。兩人遂跳上三輪車，駛到靜安寺路起士林西餐館晚飯。其實那時候還只有五點多一點，吃好西餐，也不過六時左右。四月裏天氣，日長如年，此刻天空還未完全黑暗。學海的意思，再到百樂門舞廳裏去跳茶舞。但錦花的心中却有另一個打算，她眉毛兒一皺。便低低的說道：

「你倒還有興趣跳舞去，現在到底是初夏的天氣了，我身子覺得怪醃臃的，不洗一個浴，實在太不舒服了。」

「那麼我們到滄洲飯店去開個房間吧！那邊差不多已經冷氣開放了，倒是一個很好的避暑

勝地。錦花！你看怎麼樣？」

學海聽她這樣說，一時覺得錦花對自己已經有明顯的表示了。我若再木然無知的不開口上去，那我豈不是成個大傻瓜了嗎？這就連忙笑嘻嘻的回答。錦花當然是點頭答應，於是他們的身子由起士林而移到滄洲飯店來了。

在滄洲飯店四百五十號的一個大房間裏，兩人坐在桌子旁，先喝了一瓶鮮橘水。學海在那盞七十五支光仗亮的電燈光芒之下，見到錦花的臉頰是紅得好看，正是紅粉細白，好像出水芙蓉一般。一時他的心兒，也像一頭森林中的小鹿似的，不管東南西北的亂撞起來。錦花偷眼兒斜乜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說道：

「學海！你爲什麼老是望着我出神呢？」

「我此刻見你的臉兒實在越看越美麗，假使我們現在是洞房花燭的夜裏，我情願一夜不合眼的看着你。」

「就是因爲我們是不容易常常在一處互相對看的緣故，所以你覺得我是格外的好看了。假使我們做了永久的夫妻，恐怕你心中也不會把我當作珍寶那麼看待了。……」

「不！這是絕對不會的，難道你把我當作一個只花折花愛不專一的人嗎？」

「我覺得十個男子，倒有十一個是這樣的。」

「怎麼多一個出來，又從那裏來的？」

「我不過形容愛情專一的男子不容易找到罷了。」



錦花見他笑嘻嘻的樣子，遂很感嘆的回答。學海沈吟了一回，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也笑着說道：

「男子得新忘舊的固然多，不過癡心的也不少。反轉來說，女子若變起心來，一回兒愛他，一回兒愛你，有了新的，忘了舊的，這也很多啊！所以社會上的事情，形形色色，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唔！……」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錦花對於他這兩句話，不免是刺痛了她的芳心。這就唔了一聲，神情很不喜悅。學海仔細一想，也不免急了起來。漲紅了臉兒，要想解釋，一時又說不出什麼來好？因此他額角上的汗點會大顆兒的冒了出來。錦花偶然回眸瞥見了他，遂微微的笑道：

「你覺得很熱吧？」

「還好，倒不覺到怎麼炎熱。」

「不見得，你一定感到很悶熱，要不然，你額角上的汗幹麼綸得這麼多？」

「這……這……因爲……」

「因爲什麼？……」

「因爲……因爲……我說話太不顧前後，時常無意之中會得罪人，我心中一急，所以急得滿頭大汗了。」

學海吱吱唔唔的，因爲被她問得緊了，沒有辦法，只好很害怕的樣子回答。他拿了一方手

帕，還連連的拭着額角上的汗。錦花見了，雖然心中軟了下來。不過表面上還表示怒氣未平的模樣，毫不放鬆的問道：

「你這話也顯得矛盾了，既然是無意之中得罪了人，可是你現在怎麼自己也會明白了？可見你是有意罵人！」

「我要如有意罵人，我今天夜裏馬上發時疫病死的。錦花！你……千萬不要多心，因為我到底還有一點小聰明的人，說雖說了出來，但仔細一想，又見你那種不高興的神氣，我怎麼還不再想過來嗎？其實我所說的，決不是指點你，因為你的情形和普通不同，第一我先同情你。志萬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了，而且身體又那麼的衰弱，我想……無論誰都會同情你可憐你吧！」

「同情我，可憐我？唉！不過我的良心，確實很對不起志萬，因為志萬待我沒有錯。雖然他這次從南京帶來了一個月娟，不過他說並沒有什麼野心，完全因為她家庭可憐，遭遇悲慘的緣故。本意是收她作個婢女的，現認作了養女，倒反而給她遇了造化了。唉！我這樣的不忠於丈夫，說不定我將來會得到報應的。……」

錦花這時的良心，不知怎麼的？好像受了正義的譴責，她有些慢慢地悔恨過來。在她說完了這幾句話之後，只覺得一陣子疼痛，眼淚會沾了她整個的面目。學海見這個樣子，一時也十分懊悔，自己不該多說廢話。常言道：語多必失，這就一點兒也不錯。正欲向她安慰，錦花抬起淚眼，向學海望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學海！我覺得我們這樣子下去，那總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所以我們從今夜起，我們兩人的關係，就告一個段落吧！去萬要給你娶妻子，你也只管去答應他。我覺得這樣子分手，時候還來得及。至少，對你的前途是不會受到一點兒損失。」

「錦花！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難道你因爲我說錯了一句話，你就把我恨得這個樣子了嗎？」

學海聽她這樣說，可見她又改變了心中的主意。一時急得了不得，他慢慢地站起身子，兩眼顯出可憐的光芒，幾乎要哭出來的神氣。錦花低垂了粉臉，她却沒有回答。學海這時的腦裏心裏只有一個錦花，好像除了錦花之外，別的女人都沒有使他可愛的地方。他很快的走到錦花身旁，也不管地上有沒有塵埃，就撲的跪了下來。他把兩手伏在錦花的膝上，好像小孩子在慈母面前求饒的樣子。帶泣帶說道：

「錦花！我求求你，我拜拜你，你就可憐可憐我，我無論如何少不了你。你要我從此和你分手，那你簡直是要我死。我沒有你，我像失了一顆心。我沒有你，我像掉了靈魂。錦花！我情願死。可是我不願意你把我拋到一旁去啊！」

「學海！你不要誤會呀！我所以這麼說，我是完全爲了你我的幸福着想。因爲你若一輩子迷戀着一個有夫之婦，恐怕將來的結局，你也只會感到痛苦而已。」

「痛苦算得了什麼呢？你不聽見我說過嗎？我就是爲你死了也情願哪！錦花！你不可憐我，我今夜就跪死在你的面前。」

學海一面說，一面仍舊賴在地上不起來。錦花想不到學海在女人家身上還有這一下子工夫，一時倒呆呆地說不出話來。學海見她不作聲，知道事情當然還有一點挽回的餘地。他把半個身子伏在錦花的膝上，錦花的感覺，好像他的兩手還在擾動。自己的全身好像有一股電流似的氣灌注進來，使她每一細胞都起了異樣的變化。於是她的臉兒紅得更發燒，連她呼吸都有些氣喘的成分。嗔恨地說道：

「你這小鬼真是我命中的魔星！好吧！快點兒起來，我還得洗浴哩！」

「謝謝你救了我的狗命，我真是生生世世都報答不了你。」

錦花逗給他一個白眼，扭着腰肢兒到浴間裏去了。浴後，錦花披了一件浴衣出來。學海見她的粉臉更紅得像朵映日的海棠，嬌艷無比。她輕移着脚步，走到沙發上坐下。在浴衣的隙縫擦開的地方，露出她白胖的大腿，這是多麼誘惑人的一幕。看得學海心頭亂跳，幾乎呆若木鷄。錦花嫣然一笑，說道：

「你不去洗個身嗎？呆在這兒做什麼？」

「是，是，我馬上去洗。……」

學海聳了兩聲肩膀，樂得骨頭沒有四兩重的樣子，便跳躍着向浴室內奔進去了。等學海洗身完畢出來，不料房內却已熄滅了燈光。這時窗外早已漆黑，因為沒有月光，所以房內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學海知道她的意思，遂把浴室內電燈也熄了。然後摸索着到床邊，伸手下去，那五指的觸覺，最爲靈敏。似乎摸着了軟綿綿高鬆鬆的一堆。他心裏的甜蜜，已經不是筆墨所能形容了。

就在這時，忽然有兩隻纖手，在黑暗之中，把學海拖到床上去了。

錦花這夜回到家裏，已經子夜十二點了。這志萬睡在床上還沒有入夢，他在那盞小床燈的下面，看着小說解悶，錦花見他沒有睡熟，心中倒有些吃驚。但表面上還竭力掩飾慌張的神情，很溫和的說道：

「志萬！怎麼？你還沒有睡熟？」

「哦！錦花！你回來了？我在等你啊！」

志萬聽了錦花的聲音，便把書本丟下，從床欄旁靠起身子來。好像得到了珍寶一樣的歡喜，笑迷迷的回答。但錦花相反地顯出不悅的神色，把皮包放下。逗給他一個嬌嗔，恨恨的說道：

「我要如一夜不回來，那麼你難道也等我一夜不成？」

「我知道你不會在外面住夜，就說你一夜不回來，我當然也等你一夜。不過，等到我眼睛閉上為止，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這又有何苦呢？你已經這麼衰弱的身體了，應該早些睡眠才好。你所以等我，到底是爲了愛我呢？還是怕我逃走不回來呢？」

錦花聽他這樣說，心頭有些兒可憐他。遂把身子倒向床上，偎在他的懷內，伸手去摸他人中間的鬚鬚。用了溫和的語氣，低低的問。志萬見她這樣神態，明明是很疼愛自己的意思，遂很喜歡的低下頭去，在她額角上吻了一下。笑道：

「錦花！你別說傻話了，我當然是爲了愛你的緣故。怎麼會怕你逃走呢？你在什麼地方遊

玩？興趣這麼好，玩到這樣晚回來。」

「我從前一個同學，她也嫁了人，昨天打電話給我，叫我今天到她家去吃飯，我去了，原來還是她生日，親友們來得不少，她們要打牌，叫我湊上一腳，因此玩了牌，也忘記時間了。對不起！志萬！累你等久了。」

「沒有關係，我們是夫妻，你這麼客氣幹嗎？時候不早，你快點睡吧！」

志萬聽她温情蜜意的對自己說好話，一時十分得意，遂笑嘻嘻的回答。一面還伸手給她大腿拍到床上，俯身給她脫皮鞋。錦花知道志萬的寵愛自己，好像把自己視作寶貝一般。想到自己對他的不忠實，難免有些羞愧。於是柔順得像一頭馴服的綿羊似的，寬衣解帶，和志萬一同睡下。志萬見她默然無語，心中又起了誤會。遂低低問道：

「爲什麼有些不快樂似的？」

「沒有什麼，你又瞎猜了！」

「我看得出的，你的面色有些不喜悅的神氣。而且我也知道你所以心中不快樂的緣故？」

「你知道？你給我說出來聽聽。」

錦花倒吃了一驚，凝眸含顰的望了他一眼，向他奇怪地問。志萬微微的一笑，他把手指兒在她身上劃着。說道：

「你一定輸了錢，是不是？」

「志萬！你真是我的心兒一樣，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經志萬這麼一說，錦花方才驚魂安定下來。她故作喜之不勝的意態，伸手去抱住志萬的人兒，笑盈盈的作答。志萬趁勢向她溫存着，笑道：

「我和你也做了五六年的夫妻，難道你的脾氣，我還有個不知道嗎？錦花！你告訴我，輸了多少？」

「輸倒輸得並不多，只有五十幾萬，就是因爲一副不和，剛等了張子，人家便先和了，所以心中很氣悶。」

「五十幾萬小數目，沒有關係，我立志萬爲官清正，雖然窮苦，但對於太太這些輸贏上落的雀戰，到底還不用放在心上。錦花！不要離過，明天我賠你一百萬，你心裏總可以歡喜了。」

「志萬！你真是我的好夫君，我輸了錢，你不但不要責罵，反而賠還我，安慰我，那叫我心裏不是太感激你了嗎？」

錦花捧着他的臉兒，一面說，一面嘖嘖的把他吻了兩下。志萬被她弄得真有些神魂顛倒的，兩手却情不自禁不停的忙碌起來。錦花見他有些按捺不住的樣子，方才把他身子輕輕推了開去。很正經的說道：

「志萬！你是上了年紀的人，應該保重你自己的身子才好。」

「我的年紀雖老，但精神却還很好。你不見最近報上登的這位政界前輩呂老先生嗎？他七十多歲年紀了，還跟人家結婚呢！難道誰敢笑他不會養兒子嗎？」

「我並不是說你精神不好，因為今夜時候太晚了，你明天不是還有許多公事要辦嗎？你是一個長官，假使在辦公廳裏弄得精神萎頓，這被下屬見了，豈不是有失尊嚴嗎？」

「太太這話也說得有道理，那麼我們明天早點吃夜飯，早點睡覺吧！」

志萬點了點頭回答，錦花白了他一眼，這是嫵媚的嬌嗔，但却又嫣然地笑起來。因為自己在外面已經有過一度的疲勞，所以此刻真的覺得十分倦怠，遂伸手熄燈，轉身自管睡去。忽然聽志萬又低低的說道：

「錦花！我想着了，還有一件事情，忘記告訴了你。」

「是件什麼事情？」

「小龍我給他又另請一個教師，今天下午已經到家裏了。」

「爲什麼要請兩個教師教他？小孩子年紀輕，功課太多，把他頭腦子都弄昏了。」

「這個趙博文的國學雖然很好，但是對於英語，却莫明其妙。我想如今時代不同，要小孩子將來做個要人，非學貫中西不可。所以我又給他請個英文教授，他剛從大學畢業的，他的姓名叫胡宗林，倒是個品學兼優的人才。」

「唔！……」

「他是廣東人，在上海只有一個人兒，所以我叫他住在我們的家裏。」

「唔！」

「這是王處長介紹給我的，說起來他們還有一點親戚關係。否則，我對於陌陌生的人



兒，也不敢就此叫他住到家裏來。」

「……」

「錦花！錦花！……」

志萬起初聽錦花唔唔的應着，還以為她是靜靜的聽自己告訴着。後來聽她連應的聲音都沒有。這就向她叫了兩聲名字，果然不聽見她答應自己，可見錦花她已入夢鄉去了。一時暗暗好笑，年輕的人，到底好睡，一面和我說話，一面却竟然睡着了，無怪她身體只會發胖起來呢！其實錦花實在是倦極的緣故，她起初還回答兩句。待志萬告訴這教授的姓名時候，她已經有些聽而不聞了。至於後面幾句，她是完全沒有注意，閉上眼睛，呼呼的熟睡了。

錦花比志萬先睡去，但第二天早晨，她却又比志萬遲醒來。等她睜眼睡醒，時候早已快十一點了。太陽已經懸在當空，錦花伸手按在小嘴兒上，還連連的打着呵欠。想起昨晚在滄洲飯店的一幕，她全身會感到一陣舒服，這舒服在志萬那兒是從來沒有嚐到過。她紅紅的嘴角旁，會露了一絲笑意，忽然在枕邊發現一張字條，寫着幾行鉛筆字。遂唸道：

錦花！你真好睡，還沒有醒來，我要上辦公廳去了。

今天晚上早點吃夜飯，早點……哈哈！

錦花看畢，把紙條捏成一團，拋到痰盂裏去，暗暗罵聲真有老興的。她便匆匆的披衣起床，按了一下電鈴。就有小丫頭阿秀端了面盆水進房，叫聲太太起來了。錦花唔了一聲，遂到面湯檯旁，細細的梳洗。經過一小時的化妝，方才完畢。阿秀把臉水去倒了，進來問太太吃點心還就開

飯吃飯了？因爲此刻時候正十二點。錦花點頭說就吃飯吧！阿秀便向廚房裏吩咐去了。

錦花慢步地踱出了臥房，穿過志萬的書房，匆匆的到了樓下。先步進會客室裏去一張望，裏面空無一人，想來月娟小龍等都在小船廳裏等自己吃飯。正欲跨出小院子去的時候，忽然院子外匆匆的走進一個人來，正和自己撞了一個滿懷。錦花要想喝罵，但定眼一看，却是一個身穿西服陌生的青年。那青年猛可見了錦花，兩頰頓時漲得緋紅，倒退了兩步，彎了腰肢兒，大有賠不是的意思。錦花見他眉清目秀，方面大耳，一頭菲列濱美髮，真像好來塢的風流電影明星一樣的人可愛。因此她望着那青年，却是木然無知的呆住了。

## 二 池秀訴衷曲同病相憐意綿綿

這一個青年究竟是什麼人呢？原來就是志萬對錦花告訴的那個新聘的英文教授胡宗林。宗林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他剛從大學裏畢業出來。雖然他是一個思想前進，抱負偉大的人材。然而上海地方，有真正學問的人，還不及有真正靠山的人來得有出路。宗林在上海既然孤零零的只有一個人，那麼他的環境自然並不十分的好。畢業之後，第一要緊就是找職業。他和王處長有些遠親關係，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只好向他去懇託。不料王處長這人却鐵面無私，他的宗旨，就是不願用自己人，所以來轉託志萬。志萬當時得了王處長的名片，就把宗林接見。細細問了他的履歷，然後對他說道：

「胡先生是個大學畢業生，果然是一個好人才，照理很可以給你介紹一個重要的職位。不

過現在所有的位罝，都有老人馬工作，而這些人不是王親國戚，大半也是從重慶回來，對於國家有過功勞的，所以一時裏難以按插。我的意思，你能不能暫時受點委曲？到舍間去做一個家庭教師。等往後有機會的話，我再給你介紹出去，不知你的意思如何？」

「這老先生肯這麼拾愛，晚生自然感激不盡，但不知教授府上什麼人？」

宗林聽了，雖然十分感慨系之。但自己窮途落魄，得能有一枝之棲，也只好權且度過目前。於是十分感激的神氣，又向他低低的問。志萬微笑道：

「是我的小犬，他不過是個十二歲的孩子。本來已經有個老先生在教他國文，不過我覺得這個年頭兒，英文比國文更重要，所以我的目的，是請胡先生担任英文教授。對於酬勞問題，按月五十萬，不知胡先生嫌太微薄嗎？」

「對於酬勞問題，晚生絕不計較。只是有一問題：還得請宓老先生幫忙。」

「是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晚生在上海並無家庭，以前是住在學校的宿舍裏。現在我要懇求你，最好能夠供給膳宿。至於薪水，隨便給我一點零用就夠了。」

「我道是什麼重大的問題，原來是爲了這一點，那絕對沒有關係。我公館裏地方雖小，但多住幾個人，算不得一回事。對於這問題，我完全可以答應你，那麼你幾時開始來上課？」

「我馬上就可以搬進來的，只聽你老先生吩咐好了。」

「很好，我回頭就要回家去了，你此刻先回去整理被舖，然後坐車到靜安寺路四百六十七號的一座洋房，那邊就是舍間，我一定恭候着你。」

「好！宓老先生！我們回頭見！」

兩人談話已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束，宗林遂起身告別，匆匆的走了。回到寄宿處，把被舖整理舒齊，坐車到靜安寺路宓公館，時候已經黃昏。志萬早已等在會客室裏，宗林見室內除了志萬之外，尚有一個頭戴瓜皮帽的先生，還有一個半老徐娘的中年婦人。經志萬的介紹，知道老先生名叫蕭博文，就是那個國文教授。那半老徐娘的女子是志萬的族妹，她的名字叫可卿，今年已經三十八歲了，但沒有嫁過丈夫，是個十足道地的老處女。當時宗林向大家點頭招呼，寒暄了一番。志萬叫車夫根發把胡先生行李拿到西廳廂房裏去。另有僕人端上香茗，志萬遞上一枝煙捲給他，宗林連忙搖頭說不會吸的。大家談了幾句，志萬說道：

「小龍呢？這孩子又在花園裏東跑西跑了，可卿！你給我去找尋找尋，叫他快來拜見胡老師。」

「小龍剛才做了一篇作文，是我叫他去散散步的。小孩兒家，用了腦後是應該給他休息休息的。太用功了，我倒認為有妨礙身體的健康。」

趙博文聽志萬有埋怨小龍的意思，遂慌忙庇護着回答。可卿已站起身子，向會客室門口走，跨出院子，她就向老漢的招手。說道：

「小龍！你爸在叫你啦，快來呀！你的新教師來了。」

「小龍在頑皮嗎？」

「沒有，人家姊弟倆手攬手兒斯斯文文走來的。」

可卿聽志萬這麼問，遂一面回身，一面笑嘻嘻的說。就在這個時候，一陣步履的聲音，院子外就跨入兩個人來。一個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還有一個却是十八九歲的姑娘模樣。她雖然是那麼的淡妝輕抹，樸素幽靜，不過那股子秀麗脫俗之氣，真令人有些心醉神往。宗林見了那姑娘，不知怎麼的？心頭便會忐忑的跳動了一下。就在這時，志萬早已叫着道：

「小龍！你快過來，這是教你英文的胡宗林先生，你給我上前鞠躬。」

「是！胡先生！」

小龍聽了父親的話，很有禮貌的走上去，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而且還招呼了一聲胡先生。宗林含笑點頭，一面又向那少女望了一眼，不料那少女的秋波也正向自己盈盈睜來，四目相接，大家都感到有些兒難爲情。那少女的粉臉，立時浮現了一朵桃花的色彩，赧赧然地垂下頭來。志萬這時忙又介紹道：

「月娟！你也可以時常向胡先生討教討教英文，這樣多少可以有些兒進步。胡先生！這是

小女月娟，你也得對待小龍一般的教導她才好。」

「客氣！客氣！那可叫我有些兒不敢吧！」

「胡先生！你不用謙虛的。月娟！你怎麼還怕難爲情？不是該招呼一聲嗎？」

可卿在旁邊見月娟垂了粉臉，不勝羞澀的樣子，遂也含笑插嘴着說。月娟被姑媽這麼一說，

也只好抬起頭來，向宗林叫了一聲胡先生。宗林因為想不出用什麼表示來對付她，反而有些發窘的模樣。幸而志萬忽又說道：

「錦花到什麼地方去的？怎麼直到此刻還不見回來呢？」

「嫂子下午一點鐘就出去，她說有個同學請她吃飯，恐怕夜飯不回來吃了。」

「唔！那麼廚房裏今天你得去照顧照顧，吩咐他們弄幾樣好小菜。趙先生今天晚飯這兒吃，陪陪我們這位胡先生，從此以後，你們兩人便是小龍的恩師。小龍將來的前途，可都在你們兩位努力教導之下而成功的呢！」

「東翁真是太客氣了，這是老朽應盡之責，應盡之責。」

博文在宓家做西賓，他是早晨九時到來，下午四時回去，只吃一頓中飯。今天且志萬特地把他留下的，原是他和宗林認識認識的意思。此刻他聽志萬這樣說，便迂腐鈍鈍的回答。這裏可卿站起身子，便到廚房裏去了。博文這個人今年已經四十八歲了，他的外形雖然一面孔是個道學先生，但內心却也十分色迷迷。他家裏負擔很重，除了太太之外，還有兒女共六人，最大的偏偏是個女孩子，還只有十五歲，以下都是十二三歲，十一二歲，八九歲，六七歲，甚至還有一個剛出世不到五個月的小兒子。你想，在這一家人口的情形之下，憑他一個人以致書所收入的薪水來維持家庭，這生活的艱苦，當然是不想可知的了。所以他在宓公館做西席，真彷彿一步登天，似入仙境。當時他見了可卿，便想入非非的要追求她，可卿是個處女的身份，她所以遲遲未嫁，直到現在三十七歲，也是爲了好的找不到，壞的不願意。像博文這麼壽頭壽腦的人，如何會放在她

的眼裏？所以把他只當做有些兒神經病看待，一笑置之。博文在女人身上固然是色迷迷，但對待年輕的小伙子面前，却是老氣橫秋，尤其是對目下這般大學生更覺看不入眼。所以他見了胡宗林之後，無形之中會起了妬忌之心。便存心要坍塌大學生的台，故意和宗林互相討論文學，咬文嚼字，引用古典，預備難倒宗林，在志萬的面前，可以賣弄自己的才學。不料宗林這個青年，因為從小是苦出身，對於讀書，向來十分認真。平日在學校裏，同學們花天酒地，約女朋友上咖啡館，到跳舞廳，沈迷於歌台舞榭，他却埋頭苦幹，悉心研究。所以他不但英語好，而對於國學也著實有些根蒂。所以博文和他討論文學，他是對答如流，素有心得。這麼一來，把個志萬反而敬愛他萬分，連連點頭，稱贊不絕的說道：

「胡先生真不愧少年老成，學貫中西，將來鵬程萬里，真不可限量。使人敬佩得很！小龍有此良師，我是一百十二分放心的了。」

「那裏那裏？承蒙老伯褒獎，實使小姪慚愧之至！」

志萬一聽宗林忽然改呼自己為老伯了，心中這就更加歡喜，臉上的笑容老是有平復。只是把個博文氣得一個半死，心中暗想，我竟弄巧成拙，反而給他造成了一個被東翁得寵的機會了。但是在氣憤之中，却又感到十分的擔憂。因為宗林既然學貫中西，東翁，自然要節省開銷，萬一把我辭退的話，這叫我不是馬上要失業了嗎？想到這裏，他悔恨極了，不該存心害人，現在害人害己，這叫自己怎麼的好？……他在一急之下，神情不覺木然，額角上的汗點也會像落雨一般的滾下來。幸而這時天色漸黑，人家沒有發覺。志萬命月娟亮燈的時候，他才慌忙拭去了汗點。

吃過了晚飯之後，宗林由志萬陪伴到西廳廂房。只見裏面佈置幽雅，收拾得窗明几淨，十分清潔。志萬說這兒給胡先生住下，小龍上英文課的時候，也到這裏來作爲教室好了。宗林也是一個靈活的人，當下口口聲聲的呼着老伯，說承蒙如此厚待，叫小姪感銘心版。常言道，千穿萬穿，只有馬屁不穿。志萬聽他橫一句老伯，豎一句老伯，被他叫得拉開了嘴兒笑得合不攏來。其實宗林如何會改口呢？原來他也有他的目的。因爲他見到了月娟之後，一顆心靈，便有了愛慕之意。既然月娟是志萬的女兒，那麼自己應該快點改口，對於將來事實的發展，當然可以佔到許多的便利。不過志萬如何會料得這一點呢？他以爲宗林完全是看重自己，所以才有這樣的尊稱。當時志萬和宗林略談片刻，便道晚安退出。這兒宗林把自己皮箱取出，把所有書籍，都陳列在寫字檯上。正在一個人忙碌的時候，忽然見博文悄悄地進來。這就連忙讓坐，招呼道：

「趙先生！你還沒有回府嗎？快請坐吧！」

「唔！我一見胡先生之後，我就覺得你非常的好，不但和藹可親，而且非常的年少英俊，若和老朽相較，誠使老朽望塵莫及，甘拜下風。」

博文忽然又佩服得五體投地的神情來對待宗林，這叫宗林的心中真是感到意料之外的驚奇。暗想，這符老先生倒有些奇怪，剛才那種老氣橫秋，輕視自己的態度，好像目中無人，唯我獨尊。誰知現在他却前倨而後恭起來，那可不是叫人笑話？一時連忙謙虛地說道：

「趙先生！你何必這麼客氣呀？你是我們的老前輩，心中才學，博古通今。我們年輕小伙子，真所謂血毛未乾，懂得些什麼呢？所以一切之事，還得你老先生多多指教才好。」



「那裏那裏？老朽不學無術，比不得胡先生學貫中西，誠所謂後生可畏。老朽剛才只有眼不識，多有冒瀆之處，還希特別原諒是幸。」

宗林聽他之乎者也，咬文嚼字，大有負荆請罪之意，一時倒忍不住暗暗好笑。遂連連搖手，却越顯得毫不介意的樣子。說道：

「剛才你也並沒有冒瀆我呀！趙先生！請你不用太認真，我是一些兒也沒有覺得什麼呀！想我們同是寄人籬下，爲人作嫁，彼此彼此，大家只有互相同情，互相幫忙。只要老先生心中不存芥蒂，晚輩決不記在心裏。」

「啊！胡先生真是賢明過人，叫老朽頓開茅塞，敬佩敬佩。」

「豈敢！豈敢！」

宗林也學着他那種迂腐鈍鈍的態度，一本正經的回答。博文呆呆地站立了一回，忽然他向宗林跪了下來。這把宗林倒猛吃一驚，慌忙伸手去扶他。說道：

「胡先生！我有一事相求，千萬請你答應我。」

「是什麼事情？你快站起來說吧！你若行這麼大禮，豈不是要活活的折死我嗎？」

「不！你先答應了我，我方才敢站起來，否則，我就跪死在你的面前。」

「啊呀！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莫明其妙的叫我答應，我如何可以答應你呢？難道你叫我去死，我也能答應你嗎？」

博文這樣說，宗林聽了，當然也急了起來。他向博文急急的辯白，表示事情也有一個大小，

自己決不能盲目的答應。博文聽他這麼懷疑，遂呀了一聲。說道：

「胡先生！我是一個吃飯的人，豈有這樣不合情理的請求嗎？我要你答應的事情，是希望你能夠救八個人，使這八個人不會受到飢寒的苦楚，那豈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情嗎？」

「哦！原來是救人性命，但我答應你原不妨事，有沒有這個能力實在還是一個問題呀！假使我能力及得到的話，我對於救人性命，當然也是應盡的義務呀！」

「只要你肯答應，事情絕對沒有問題。憑你一句話，就可以救了八個人的性命。胡先生！你是一個大慈大悲的慈愛之神，你一定會可憐我吧！」

「我真弄不懂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好！我就答應了你，那麼你快點站起來，把這事情詳詳細細的告訴我吧！」

胡宗林被他纏繞得沒有辦法，因此也只好權且先答應了他，然後叫他站起來說一個明白，博文方才如得皇恩大赦地叩頭不已，一面站起身子，一面用了慚愧的表情。低低的說道：

「胡先生！你是一個新時代的人物，你懂得外國話，而且你又知道中國的古文，那麼你的才學，比老朽就好上了十倍。既然你是學貫中西，那麼憑你一個人就可以担任小龍的教師，何必還要中西兩科請兩個教師呢？一個人的脾氣都是這樣，好節省的地方總要節省起來。東翁不是一個呆笨的人，他有了胡先生之後，便可以用不到我這個老朽了。所以照我的猜測，將來國文一科，恐怕也會由你而兼教的。假使果然這樣，那麼老朽便得滾

蛋！我不瞞胡先生說，舍間除了一個黃臉婆之外，還有男女小犬共六個；萬一被東翁而辭退，試問這一家八口將何以度日呢？嗚呼！豈不是都要束緊褲帶而束手待斃了嗎？所以我此刻來向你懇求，假使東翁要你兼教國文，你千萬要抱好生之德，而向他堅決的拒絕。你若不教國文，我的飯碗也決不會因此而打碎，那麼我這八口之家的生命也不會作街頭之餓殍。胡先生！你……聽了我這一番話，你心裏總可以有個恍然大悟吧！」

「哦！哦！哦！原來是爲了這一個緣故。那你可以儘管的放心，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我們同是寄人籬下，我爲什麼要搶你的飯碗呢？就是這老伯伯要我兼教國文，我也決不答應。」

胡宗林聽了他這一番滔滔不絕夾痢夾尿的話，心中這才完全明白。一時想想，真覺得又好氣又好笑。遂用了認真的口吻，向他安慰。博文感激涕零的樣子，猛可的又向他跪了下來。宗林急忙扶住，連連說道：

「怎麼？怎麼？難道還有什麼別的要求嗎？」

「沒有，沒有，別的沒有什麼了。我因爲胡先生這麼的夠朋友交情，所以叫老朽不得不長跪而謝之。」

「這又何必，這又何必，趙先生！你起來，我們坐下來談談吧！」

「不！不！時候不早，我該走了，胡先生！承蒙金諾，此恩此德，沒齒不忘。」

「言重，言重了！」

博又連說了兩聲不字，便把手一拱，長揖作別，跨步而出。宗林也索性客串平劇的模樣，拱

着手兒，送出房門，鄭重其事的回答。直待博文不見了影子，他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暗自想着，覺得博文這人真也令人有些兒可憐。那麼他當初向我責難，顯然是完全妬忌的緣故了。一面想，一面不由自主的走到院子外面來。初夏的晚上，天氣當然是十分涼爽。天空中浮雲密密，來往不停，所可惜的。是今夜沒有明月。宗林是個天涯遊子，對此飄泊無蹤的浮雲，心頭自然頗爲感慨。他一步一步的踱出小院子，而走到外面的花園來。這一座洋房是很寬大的，洋房的四周，是一個花園，點綴着亭台樓閣，雖沒有天然的景緻來得雅緻清幽，但也玲瓏剔透，具見匠心。宗林沿着那無棵高大的梧桐樹，慢慢地踱到那邊一個小小的池塘旁。只見池面上芰荷張蓋，綠油油的蓮蓬，襯着紅粉的花蕾，十分鮮麗。他站住了腳，對那微微動蕩的池水正在出神的當兒；忽聽有人在嘆氣的聲音，隨風吹送到耳鼓。宗林心中奇怪，遂回眸四望，果然見有一個少女，慢步地由那邊假山旁走了過來。因爲沒有月色的緣故，一時看不清楚她是個怎麼樣的臉兒？正在用目細瞧，忽聽那個少女呀的一聲叫起來。連連問道：

「是誰？是誰？」

「哦！是我，是胡宗林，這小姐！你不要害怕呀！」

宗林靈敏的聽覺已經知道了那個少女就是志萬的女兒月娟小姐了，這就連忙迎了上去，一面向她招呼，一面低低的報告姓名。月娟一聽是宗林，她那顆芳心裏雖然是不害怕了，不過還是跳躍得快速。直待宗林走到她的面前，方才鎮靜了態度，很不好意思的斜乜了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今夜沒有月色，我見你一個黑影子，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所以我害怕得竭叫起來。誰知道是胡先生！我倒被我唬了一跳吧？」

「沒有，沒有，我的膽子是很大的。這小姐！你一個人在院子裏納涼嗎？」

「唔！時候還早，睡不着，散一回步。胡先生！你……」

「我也睡不着，四月裏天氣，倒底很悶熱的。」

宗林不待她問下去，便忙也微笑着回答，一面望着她的粉臉兒，因為是站立得很近的緣故，自不免細細的打量起來。月娟身穿一件湖青的麻紗旗袍，袖子很短，露着兩條玉臂，雪白的肌膚上除了三顆小小的牛痘疤之外，可說像洗過了一般的潔淨。粉搓玉琢，真是令人可愛。她的胸部並不十分的高，但麻紗旗袍薄的緣故，在兩個像奶油麵包上的中心點凸起了紫葡萄似的一顆。望過去是顯得十分的結實，十足表現出處女的健美來。她的頭髮很長，不過並不做着最新的式樣，只是彎曲地攏在腦後。臉龐兒是鵝蛋形的，白白胖胖地，十分豐腴。鼻子很直，鼻樑很高，襯着一雙深凹的亮晶晶明眸，和那張小小的櫻唇，完全有中西合璧之美。再下視她的那雙腳兒，此刻却拖着一隻月白繡花的拖鞋，赤足，沒有穿襪子，那扁扁薄薄的俏腳兒，叫人看了實在可愛。幾乎有些神魂顛倒，不免想入非非起來。月娟被他這一陣子呆呆的打量，自然十分的難為情，紅暈了嬌靨，逗給他一個媚眼。低低的笑道：

「胡先生！你幹麼呆住了？」

「不！我……我在想……」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這小姐做人真是太幸福了。」

宗林被月娟問住了，一時無話可答，心中十分不好意思，臉上也立刻紅了起來。不過他是個轉機靈敏的人，立刻拿話來這麼搭訕着回答。這似乎出於意料之外的事情，月娟聽了，却並無喜悅的神色，相反地還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宗林自然十分奇怪，遂望了她一眼，繼續問道：

「怎麼？難道像這小姐這樣的環境，還不能算是一個幸福的人嗎？」

「胡先生！你瞧我幸福在那兒呢？」

「嘿！這還用問嗎？你有這麼一個地位高的好爸爸，他老人家又這樣的疼愛你們。你們不愁吃，不愁穿，只要用功努力自己的學業。而且你的本身，又長得那麼的美麗動人，我覺得你什麼地方都顯得是個幸福之人呀！」

月娟聽他很認真的說，一時芳心裏也不知是酸是甜？對他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因為和宗林到底是個陌生的認識，當然，有許多的話是不便說出來的。宗林却得意地笑起來，一轉眼珠。說道：

「可不是？我沒有說錯吧！」

「……………」

「這小姐！你爲什麼不回答我？」

「我也在想……………」

「你想什麼呢？」

「我想你中西才學既然是這麼的好，那你就應該為國家去幹一點有意義的工作。怎麼倒願意在這裏教授一個小孩子的書本？我認為這未免是大材小用，所以我倒替你很感覺有些兒可惜。」

宗林再也想不到月娟會說出這幾句話來，一時滿面顯出羞慚的顏色，也輕輕地嘆了一聲，若有無限隱痛的樣子。月娟見他不作答，遂把秋波向他逗了一瞥懷疑的目光。追問說道：

「胡先生！你為什麼也不回答我呢？」

「你代我可惜，我很感激你。不過世界上真不知有多多少少的人？因不得其時，不得其所，鬱鬱悶悶的埋沒一生，恐怕也是不乏其人。何止只有我一個呢？英雄末路，也有甚至於賣報度日，擦皮鞋為生。我今日在這兒公館裏執教為西席，我已經認為是很滿足的了。」

宗林覺得月娟真可說是自己的知音，她竟然對我這樣的關心。所以明眸裏充滿了熱情的光芒，望着她低低的回答。月娟知道他的環境並不好，是個窮途落魄的人，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的。遂用了同情的語氣，說道：

「是的，昔日韓信受胯下之辱，也是英雄落魄，無可奈何。不過只要有堅定的忍耐性，有努力奮鬥的精神，那麼胡先生總也不是一個池中之物。」

「慚愧得很！我是個普通的青年，那裏有資格和這般英雄相提並論呢？這小姐！你這麼一

說，倒反而叫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這又有什麼不好意思呢？我以為一個人誰都可以做英雄。只要自己有精神，表現出偉大的力量，這就是英雄呀！難道英雄生下來就是個英雄嗎？」

「這小姐！你這話很對，我覺得你真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你現在那兒求學呢？」

宗林敬佩得什麼似的，連連點頭，趁此又向她輕輕的問。月娟却微微的一笑，回答的却出人意料之外。她搖頭說道：

「不！我沒有在讀書，我閒在家裏。」

「什麼？你閒在家裏？那你爲什麼不上學校去讀書呀？」

「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呀？我真覺得有些兒奇怪，你這麼輕的年紀，而且你又這麼好的環境，你不上學校讀書，難道却喜歡在家裏蹉跎光陰嗎？」

「……………」

「你幹麼老是不回答我呢？你爲我可惜，我也爲你可惜呀！這小姐！噢！你好好兒的怎麼又哭起來了？難道你心中還有什麼說不出的苦衷嗎？」

月娟被他這一陣子急急的逼問，她心中只覺無限的悲酸，因此眼皮兒一紅，却忍不住盈盈地落下眼淚來。宗林見她哭了，心裏就覺得其中必定有蹊蹺，遂緩和了口吻，用了同情她的樣子，又低聲兒問她。但月娟却背過身子去，似乎怕羞地在拭眼淚。宗林挨近了兩步，站在月娟背後。



這時一陣微風吹來，有股子細細的幽香，從月娟的頸項內發散出來，觸入到宗林的鼻子管裏，那顆心兒倒由不得一陣子蕩漾，竟然呆呆地愣住了。月娟因為不聽見他有什麼動靜，心中也感到有些奇怪，遂回過身子來。猛可見到宗林站在她背後發呆，一時倒驚退了兩步。宗林慌忙說道：

「這小姐！我想你心中一定有什麼難以告人之隱吧！假使你不當我是外人看待，那麼請你向我告訴一點知道好嗎？」

「胡先生既然已到我家來做教授了，那我總也瞞不了你。因為……因為……我不是父親親生的女兒。」

宗林見月娟緋紅了兩頰，吱吱唔唔的終於說出了這幾句話。一時哦哦了兩聲，方才恍然大悟，望着她抑鬱的神色，心中更激起了一陣楚楚可憐。這就說道：

「雖然你不是他們親生的女兒，但既然承認你是女兒，我以為他們應該對你有疼愛之心呀！這小姐！我很想知道你一點身世，但是，你願不願意跟我談談呢？」

「和你談談原不妨，只不過你聽了之後，不要輕視我，因為我是一個貧苦人家的女孩子，到這裏還不上三個月的日子呢！」

「不！我絕對不會輕視你，況且……人家不輕視我，我也已經是很歡喜了。我怎麼還有資格去輕視別人呢？窮苦算得了什麼呢？我也是一個窮苦的人呀！」

「這樣說來，我們是同病相憐。天下唯有可憐的人會同情可憐人，胡先生！那麼我們就在這裏坐下來談談吧！」

月娟久站似乎有些吃力，遂在池塘旁的石欄上預備坐下去。宗林慌忙取了一方手帕，先給她鋪好了，說不會受涼。月娟很感激的望了他一眼，含了一絲欣慰的微笑。低低的說道：

「胡先生！你站着不覺得吃力嗎？要不我們一同坐下來。」

「我能坐在你的身旁嗎？」

「這……有什麼關係？比方說，我們不認識的，在電車上碰着了，坐在同一排的坐椅上，難道也得避什麼嫌疑不成？」

「這話不錯，我也許是過分小心的緣故。」

兩人說着，便在石欄干上坐了下來。月娟的粉臉是低垂着，她兩眼望着自己並在一處的腳兒，坐得必恭必正的樣子，似乎正在憧憬着她過去悲慘的一幕。宗林的心中當然是另有一番神秘的滋味，這滋味少不得是包含了甜蜜的成分。靜靜的過了一回，宗林見她並不開口，這就想到了似的。又向她溫和地問道：

「這小姐！你既然不是老伯親生養的，那麼你一定是別人家女兒了。你的本姓什麼呢？」

「我本姓蔣，名叫月娟，是南京人，爸爸蔣顯庭，是個雜貨店裏小伙計。在我下面還有弟弟兩個，妹妹兩個，我算是老大了。去年我母親得了病，病勢十分沈重，拖延到今年春天裏，便一病身亡。我爸爸沒有辦法，連入殮的費用都沒處去借。我在這樣情形之下，只好賣身葬母。現在這個爸爸就是把我買了回來的。剛才胡先生說我是個最幸福的人，你叫我聽了，怎麼不要感到心痛如割呢？雖然我這裏是過着好日子，但我想起了我家中

的爸爸和弟弟妹妹，我恐怕就要日日夜夜的痛哭呢！」

月娟哽咽了喉嚨，絮絮地向他告訴到這裏，一時又勾引起無限的傷心，她的眼淚便忍不住撲簌簌的直滾落下來了。宗林聽了，不免也激起了同情的悲哀，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真沒有想到你的身世竟是可憐到這一分樣兒的程度，唉！的確，你的遭遇是太以悲慘了。……」

「悲慘？簡直是個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了。」

「不過，你現在做這家的女兒了，以後的生活，不是可以舒服一點了嗎？況且這老伯待你也不算壞，我想慢慢兒的你可以向他要求去讀書呀！」

「讀書？我也這麼的想，可是我的年紀不小了，這麼老大個子兒，再去丟臉，真有些不好意思。」

月娟說到這裏，粉臉兒一陣緋紅，她似乎十分感觸的樣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宗林聽她這樣說，不免有些奇怪起來。遂急急的問道：

「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哦！你難道從小就沒有讀過書嗎？」

「八歲上學，讀到十二歲，小學剛肄業，就輟學在家裏，幫着母親料理家務，照顧弟妹，這整整六個年頭來，就把書本荒廢完了。難道我到十八歲的年紀，還再上高小五年級裏去讀書嗎？那不是丟我的臉？」

「不過你是一個聰明的姑娘，在家裏可以先自修自修，等下學期你不是可以去考中學嗎？」

假使你有這個志願的話，我在這學期之內，一定負起教導你的責任，你的意思以為怎樣呢？」

「胡先生：你這話可是真的嗎？」

「當然真的，我對任何人不說假話，尤其是在你的面前，那我更應該表示忠實一點。就怕我才疎學淺，不夠資格做你的教員。」

宗林見她臉部上的表情，顯然是這一分樣兒驚喜的樣子。遂也十二分認真地回答，不過他說到後面的時候，還故意這廝的客氣着說。月娟呀了一聲，秋波逗給他一個白眼，有些嬌嗔的神態。說道：

「胡先生！你這話不是在挖苦我？我是一個比小學生還知識淺薄的女子，你是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生，就怕我沒有資格做你的學生子吧！」

「那裏那裏？這是……噯！我稱呼你這小姐好呢？還是稱呼你蔣小姐好？」

月娟聽他忽然把話又轉變到另一個問題上去，這就凝眸含顰的沈思了一回。方才紅暈了玫瑰花兒似的粉臉，赧赧然的笑道：

「其實這兩個稱呼都不很妥當，因為我現在不是已認你做老師了嗎？你想！那個老師呼學生子為小姐呢？所以我的意思，你就叫我一聲月娟！比較切實一點，你說對不？」

「你這話雖然很對，但我也長不了你多少年紀，假使一本正經的做你老師，那我實在也有些兒不敢當。」

「這倒並不是這麼說的，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難道老師和學生的分別，就是以年齡爲標準嗎？這到底是錯了，胡先生！你不要再鬧客氣，否則，你就是不情願有我這一個學生子。」

宗林聽她很會說話，一時倒弄得無話可答。笑了一笑，似乎在想什麼的樣子。月娟倒誤會了他，鼓着小嘴，大有生氣的樣子。說道：

「怎麼啦？胡先生！你難道真不願意……」

「不！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你……」

「我想，你是孤零零的一個可憐人，我也是孤單單的一個淒涼人。在我們這可以說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識？所以我的意思，我們不妨結爲一對……」

「啊！一對什麼？」

「一對異姓的兄妹，那麼以後大家可以真心的互相幫助。怎麼啦？你幹嗎要這樣驚駭的表情呢？」

宗林知道月娟誤會了自己的話兒，這就連忙接下去回答。他說到後面，又故意對她問了一句。月娟心中這一羞澀，兩頰好像喝過了酒似的會熱辣辣起來。不過她也不得不鎮靜了態度，微微一笑。很欣慰的說道：

「因爲我想不到一個大學生會需要和一個沒有知識的姑娘結拜兄妹，那叫我不是感到無限

的驚奇嗎？」

「何必這麼客氣呢？你到底贊成不贊成？」

「只要你歡喜，我沒有不贊成的理由。那麼我該呼你爲大哥。」

「不錯，我也該叫你一聲娟妹。娟妹！我有你這麼一個美麗的妹妹，那在我的生命之中好像有着暖意的安慰了。」

宗林樂得什麼似的，拉開了嘴兒，忍不住嘻嘻的笑起來。月娟又喜又羞，俏眼兒斜了他一眼，多少包含了一點嬌嗔的成分。但她粉臉上浮現着笑容，那個酒渦兒深深地掀起着更沒有平復過。過了一回，月娟方才又低低的問道：

「大哥！我們既然成了兄妹，那麼你的身世不是也應該向我告訴一點知道嗎？」

「這是當然囉！我是生長在廣東中山縣翠亨村的。」

「唔！和 孫總理還是同鄉人，那麼你在故鄉還有什麼人嗎？」

「我從小就死了父母，由叔父養我成人的。後來叔父不喜歡我了，他就狠心地把我趕出了。」

「他爲什麼要不喜歡你呢？」

「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也許你做了不端的行爲，所以惹你叔父生了氣。」

月娟見宗林紅了臉兒，吱吱唔唔的好像回答不出的樣子，一時便引起了無限的猜疑，她故意

向宗林這麼激動着問。宗林聽她這樣說，心中一急，便說出來道：

「不！不！你不要冤枉我，我怎麼會做了不端的行爲？」

「那麼你快點告訴我一個原因呀！無緣無故的，你叔父總不見得就會把你趕了。」

「因爲……我不肯結婚的緣故。……」

「不肯結婚？這……你不成個大傻瓜了嗎？」

宗林告訴的這一個原因，倒是出乎月娟意料之外的，一時忍不住笑嘻嘻的向他打趣着說。宗林的兩頰，也會微微的紅起來。說道：

「娟妹！你不要跟我開玩笑，那時候我還在大學兩年級讀書，叔父就要叫我結婚，對方是個漢奸的女兒。你想，我怎麼能夠做漢奸的女婿？這不是污辱了我清白的一生嗎？所以我向叔父竭力反對，不料叔父便大怒起來。說不聽他的話，便叫我馬上滾蛋！我覺得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辱。所以我只好有負叔父老人家養育之恩，從此流浪到上海來了。果然，沒有多久，抗戰勝利，從前威風凜凜做漢奸的人，現在都打入監獄裏去。假使當初我沒有堅強的意志來拒絕這一頭婚姻，你想，我是不是還有出頭的日子呢？所以我被叔父趕出，這是我奮關精神的表現。」

「哦！我剛才錯怪了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起來真覺得有些兒慚愧。大哥！你真不愧是個有血性有勇氣的好男兒！」

「豈敢，豈敢，在這個年頭兒做人，最要緊就是認清目標，我雖然不能稱爲一個有作爲的

青年，但我也肯隨俗浮沈醉夢死罷了。

月娟聽他這麼回答，便鬢鎖翠眉的點點頭兒。一寸芳心，也就深深地印上了宗林一個影子。她的明眸充滿了熱情的目光，很溫柔地逗在宗林的臉上，好像有說不出愛慕的樣子。

夜是深沉了，四周更顯得靜悄悄地，只得萬籟俱寂。宗林在這四下無人的環境之下，雖然覺得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幾次三番要想跟月娟有個親熱的舉動，但他天性渾厚的心境，却始終鼓不起這個勇氣。直到臨別的時候，兩人方才擁了擁手兒，各道晚安回去了。

宗林這晚睡在床上，他手兒的感覺，好像保留了溫柔的餘味。情不自禁地，把手兒按放在鼻子的上面，聞了細細的一股子幽香，很欣慰的入夢鄉去了。

第二天早晨，宗林開始教小龍上英文課。鐘點的分配，上午宗林教兩小時，博文教一小時。下午宗林教一小時，博文教兩小時。宗林在空餘的時間，就向月娟教授書本。在工作的時間內，那光陰是過得特別快。一回兒之間，已經中午了。宗林由西廳廂房走到會客室來，不料在室門口却和一個花信年華的婦人撞了一個滿懷。他慌得倒退了兩步，因此不免愣住了。

### 三 心猿意馬落花多情空有意

胡宗林突然和錦花撞了一個滿懷，因為見是一個陌生的婦女，他未免窘得倒退了兩步，漲紅了臉兒，不知說些什麼才好？錦花對於家裏多了一個年青貌美的男子，芳心之中，也感到相當的驚奇。遂一撩眼皮，顯出很老練的態度。向他猜疑地問道：



「請問貴姓？你是那裏來的？」

「哦！我叫胡宗林，是這裏宓老伯請我來教授小龍英文的。你……你這位太太，莫非就是小龍的媽嗎？」

宗林是個聰明的男子，他聽錦花這樣問，憑她這一種語氣，當然知道她是個主人的身份。於是她很小心的樣子，一面告訴，一面又低低的反問。錦花聽了，這才想到昨夜臨睡的時候，模模糊糊的好像聽志萬對自己這麼說過。當時因為急於要睡覺，所以沒有理會，此刻被他一提，當然有些記起來了。遂點點頭兒，笑道：

「對了，我昨天因為不在家，晚上又回來得遲一點，所以沒有見到你。胡先生！聽說你剛從大學裏畢業嗎？」

「是的？」

宗林點頭回答，他有些像女孩兒家怕羞的意態，連望錦花一眼的勇氣都沒有的樣子。錦花覺得這個青年老實得可愛，和學海相較，學海的外形，似乎不及他的漂亮和風流。因此盈盈秋波，更加在他臉兒上多逗了幾瞥。低低的又搭訕笑道：

「胡先生，昨天我沒有遠迎你，更沒有替你接風，真對不起！請你不要怪我怠慢了你。」

「宓太太！你真會客氣，叫我聽了，很不好意思。」

宗林益發通紅了臉兒，有些偏促不安起來。他說話的聲音很低沉，身子幾乎也有些忸怩的模樣。錦花見他越是羞澀的模樣，心裏也越加感到他的可愛。因此她的腦海裏便想入非非地起了一

個神祕的幻想，假使宗林能夠投入自己的懷抱，那我不是比得了學海更覺得幸福和安慰了嗎？錦花心中呆呆的癡想，粉臉上是只當微微的嬌笑。宗林正在感到走開又不好站着也不好的當兒，幸虧阿秀匆匆的奔來了。她見了錦花，便笑着叫道：

「呀！太太和胡先生都在這裏嗎？姑太太，大小姐，小少爺都等着太太去用飯哩！胡先生！趙先生等你在書房裏，你們也可以用飯去了。」

「胡先生！那麼你請到書房用飯去吧！」

錦花聽阿秀這樣說，遂向宗林點點頭叮囑，好像有些命令式的樣子。宗林似乎巴不得她有這一句吩咐，他便很快的走向書房裏去了。一面心裏却在暗暗的奇怪，志萬是個五十左右的年紀了，他的太太怎麼還是這樣年輕呢？看她長得固然肉感而美艷，而且眉宇之間，實足地還顯出無限風流的情意。看起來當然不是元配，一定是填房或者姨太太之流了。不過假使是姨太太的話，了頭不肯稱呼太太兩字，況且這屋子裏至少也還有一位太太了。那麼她一定是個填房無疑，我回頭問了月娟，當然可以完全的明白。宗林想着，他已跨進書房。只見博文坐在桌子旁邊，望着桌子上的飯菜，好像饑涎欲滴的樣子。手裏還拿了一雙筷，滴滴嗒嗒的敲着桌沿。口裏唸唸有詞地說道：

「肚子肚子不要叫，英文教授就好到，你何必要搭洋架子，老夫快要餓死了。」

「啊！趙老先生！對不起！對不起！我並不是搭架子，實在這太太把我叫住了在問話呀！其實你可以不必等我，自己獨個兒先吃起來好了。」

博文想不到自己感慨了幾句，却齊巧會被宗林聽見了。一時真有些兒難為情，兩頰漲得像豬肝的顏色，把他老花眼鏡向鼻樑上抬了抬。笑道：

「胡先生！我是說着玩玩的，你可千萬不要生氣。」

「不！不！我絕對不會生你的氣。趙先生！你這個人很有趣，我倒覺得你真令人可愛。」

「可愛？哈哈！胡先生！你在和老朽大開玩笑了。像我這麼又老又醜的人，會令人可愛嗎？不！你在譏笑我了。嗟！像你這一副小白臉兒，才叫任河那一個個人見了歡喜呢！看小龍才和你認識了一天，他在我面前就誇胡先生人兒好，你想，這個年頭兒做人，老而不死，恐怕被人真的要呼爲賊了。」

「趙老先生！你何必大發牢騷呢？一個人誰都有過黃金時代，年輕時代，像趙先生從前，也有我們現在的年青時代，同時我們將來，也要有像趙先生那麼老年時代，其實這是無論誰都要經過的旅程。假使年青的人要討厭老年人，那麼他自己除非短命而死，否則，到將來豈不是也是被年青人討厭了嗎？況且像世界上的偉人，大都在五十歲的年紀幹偉大的事業。所以趙先生事業的成就，正得其時，誰要罵你老而不死是爲賊者，此人一定是個短命鬼！」

「胡先生這篇宏論，實在令人敬佩得很！你真不愧是個有道德有智勇的好青年。好了，我們吃飯要緊，我們吃飯要緊。」

宗林聽他這樣說，好像是怪別人在說他年老無用的意思，一時便向他十分認真的申明，表示

自己對他絕無妬忌的意思。博文聽了，自覺十分滿意，遂向他竭力的奉承。一面把飯碗握着，拿了筷子，便迫不及待的去應付他這怪叫如雷的肚子了。

飯後，大家休息了一回，一點鐘敲過了，小龍又到宗林那兒來上英語課。以下這兩個鐘點的課程，該是挨到博文教授了。宗林趁空便教授月娟的英文，月娟是個學上進的姑娘，所以十分用心研究，把宗林教她的都牢牢地記在心裏。這時太陽的光綫十分強烈，雖然窗外是掛了湘簾，但無濟於事，坐在室內還是那麼的炎熱。月娟見宗林的額角上冒着點點的汗珠，這就很憐惜他的意思。低低的說道：

「胡先生！天氣太熱了，你休息一回再教我吧！」

「月娟！你怎麼又叫我先生了呢？」

「那麼我難道真的叫你哥哥嗎？」

「你不情願？」

「唔！我太情願了，可是我不配資格。……」

月娟撒嬌似的逗了他一瞥媚眼，但又難為情地垂下了粉臉。宗林拿手帕兒拭了拭自己的額角，笑嘻嘻地似乎十分得意的樣子。說道：

「要末我沒有資格做你的哥哥。……」

「這樣吧！我就叫你一聲大哥。」

「大哥也好，月娟！我問你，你這個媽還很年輕呀！是你爸爸元配的妻子嗎？」

宗林想起了這一個疑問，遂又低低的問。月娟搖了搖頭，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低低的說道：

「是姑媽告訴我的，我這個媽是爸爸在重慶娶的填房。爸爸元配的妻子，在重慶死了。」

「哦！我當初也這麼的猜想，你說姑媽是誰呀？」

「就是這個叫可卿的，她今年三十多歲，還是一個處女哩！」

「不知道她爲什麼不嫁人呢？」

「這個……我倒不知道，其實是她想得明白。一個女子嫁了人，多麻煩的！」

月娟見他追根究底的問下去，心裏有些不好意思，忍不住紅了粉臉兒，微笑着回答。宗林聽

了她後面這兩句話，心中倒不免奇怪起來。遂又問道：

「你看世界上抱獨身的女子到底能有幾個呢？你說一個女子嫁人多麻煩，我却要問你，這

又有什麼麻煩可說呢？」

「你一定要問我什麼理由？我可說不出。不過嫁了人之後，一個女子就會失了自由，一舉

一動，好像都會受了拘束似的。」

「其實你說的，不但女子如此，就是一個男子結了婚後也是這個樣子。比方說，你晚上遲

回來幾個鐘點，做妻子的必定也有一番疑問。」

「可不是？爲了這樣，我才說姑媽想得明白。」

宗林聽她很靈活的回答，而且還微微的憨笑。一時覺得她雖然還只有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可

是那顆心兒倒也不算小了。因為自己是個年青的男子，和一個姑娘談着婚嫁的問題，這在彼此心中大家都會覺得難爲情。於是他轉變話鋒，說道：

「月娟！你在這兒做了乾女兒之後，你媽待你還好嗎？」

「因為我是一個才到這裏的女孩子，我覺得這裏的人都待我好，憑良心而說，我是應該感到滿足的了。」

月娟平靜了臉色，一本正經的樣子回答。宗林覺得她是一個純厚的姑娘，即使她受了什麼委屈的話，恐怕她也不肯從嘴裏說出來。一時對她有些可憐的意思，脈脈地望着她出了一回子神。不料正在這個當兒，阿秀匆匆的進來，說太太請胡先生去一次，有幾句話談談。宗林聽了，只好向月娟說你且等一回。他便抱了一顆很懷疑的心兒，跟着阿秀去見錦花了。

阿秀陪了宗林，不是向會客室走，而且也不是向書房裏走，却帶領了宗林向花園內的假山旁來。那邊有一叢修竹，高可參天，竹林裏有一個園地，裏面種着綠綠的菜蔬，紅紅的花卉，遠遠望去，綠的碧綠，紅的血紅，十分好看。園地旁有石櫬一隻，這時却坐了一個婦人，那就是這太太了。只見她手裏拿了一柄小小的檀香扇，旁邊放置一盆紅紅果綠綠梗子的櫻桃，正在一顆一顆很安閒地放在她小嘴裏吃着。阿秀老遠就叫了一聲太太！胡先生來了。錦花聞聲，便笑盈盈的站起身子來，表示相迎的意思。不料阿秀在錦花站起身子之後，她便不再把宗林陪過去，便即翻身就走。宗林因爲在一個年齡比自己大的女子面前，尤其是這位太太面部露着十分風流之情的意態，這叫宗林的心中老是感到一種莫明的不安，會像小鹿似的亂撞起來。此刻見阿秀一走，那

麼在這清靜的環境之下，便只留了自己和宓太太兩個人。她叫自己到來，究竟有什麼事情呢？這還是一個疑問。萬一有什麼意外事情的發生，那叫我用什麼話來回答才好？宗林在這樣考慮之下，他簡直有些停步不敢向前的樣子。但錦花却招手笑道：

「胡先生！你教小龍的功課不是已經完畢了嗎？大熱的天氣，不要老是悶在屋子裏。你瞧這裏的境地多清幽涼爽的，快來休息一回吧！」

「是！宓太太！」

宗林聽她這樣說，好像顯出無限多情的樣子。一時覺得一個主婦，對待一個家裏的西席，何必要這麼的關心？那似乎總有些近乎範圍之外的事情。不過人家已經這麼招呼，難道能叫自己不理不睬嗎？因此也只好慢慢地走了過去，很恭敬的鞠了一躬，還叫了一聲宓太太。因了這一低下頭去，宗林發覺她的脚上是並沒有穿襪子。其實在夏大的季節，一般太太小姐們大都是裸腿赤脚的，所以這原也不足為奇。不過錦花的那雙脚是多麼的白嫩，比昨夜在月娟身上看見的那雙脚還要豐腴肉感。配上了那雙繡花的拖鞋，實在令人可愛。宗林低了頭兒，木然了一回，他那顆年青的心兒更加忐忑的不定起來。錦花見他神情有些呆住的樣子，遂又笑着道：

「胡先生！我們在這裏石檯上坐一回，我還沒有跟你詳細的談過話，好像並不太熟。現在我想跟你談談，你願意嗎？」

「我……」

「你現在很怕陌生，我知道。但是，我這個人很開通，沒有什麼主人的架子，在我家不管

做教授做傭人，我都希望大家像一家人的樣子。胡先生！你再過些日子，一定也會把這兒當作你家裏一樣隨便了。」

錦花見他還沒有開口說話，那張臉龐兒就紅暈得好看；好像是塗過了胭脂的模樣。想不到一個男人家，也會這樣的怕羞。一時芳心裏也把他更感到可愛起來。笑了一笑，不等他說下去，便先低低的告訴他關於自己的個性。宗林聽她話中明明是說自己有些娘兒態，因此也只好竭力顯出洒脱的態度。說道：

「我倒並非是怕着陌生，因為我這個人的口齒不大伶俐，所以總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才好。」

「那沒有關係，我也不大會說話的。不大會說話的人和不大會說話的人談談，我覺得程度就很相等了。胡先生！這兒坐吧！」

錦花含了微笑，一面說，一面又叫他坐。宗林聽她第二次叫自己坐了，一時沒有再延遲的勇氣，遂在石櫓的一端坐了下來。不過他聽了錦花這兩句話，他却忍不住撲哧的一聲笑了。錦花見他這一笑，好像有什麼神祕的作用樣子。遂忙問道：

「胡先生！你笑什麼呀！」

「我覺得這太太是很會說話的。」

「何以知道呢？」

「憑剛才這兩句話，我就聽出來了。」



「真的嗎？那你倒是一個怪聰明的孩子。」

錦花似乎十分喜悅，她嫣然的一笑。却在石櫬的另一端坐下了，在他們兩人的中間，就放了一盆紅紅的櫻桃。宗林見她也在石櫬上坐下了，心中已經感到極度的侷促，此刻又聽她說自己是個孩子，因此他的兩頰更加紅暈起來了。遂忸忸地說道：

「這太太！你取笑我了！」

「不！我並沒有取笑你，你不是才從學校裏出來嗎？一個剛畢業的學生那還不是只好算爲小孩子嗎 胡先生！你今年幾歲了？」

錦花搖了搖頭，這會子她却又顯出十分認真的態度，向他加以否認着回答。宗林覺得這位太太是個很難弄的脚色，於是他就頂着一貫很恭敬而小心的作風。低低的回答道：

「我今年二十二歲。」

「哦！還這麼年輕嗎？想不到就大學畢業了，我想你一定是很用功的。」

「不見得，我們年輕人讀書，就像還債一樣。」

「胡先生！你也很會說話呀！要不，就不會這麼客氣了。」

錦花秋波斜乜了他一眼說，她似乎含了俏皮的樣子。宗林把目光在她笑盈盈臉上掠過一瞥之後，却又回過頭兒去，微笑着不作聲。兩人靜默了一回，四周是很幽靜，只有微風吹着竹葉兒，發出了一陣長長婆婆的響聲，倒頗含有些兒音樂的成分。錦花似乎竭力的在找尋話題，她把櫻桃揀了一顆，放在自己的嘴裏。忽然她想到了似的，又揀了幾顆大的，親自交到宗林的手裏。說

道：

「胡先生！這櫻桃你愛吃嗎？」

「我愛吃的。」

「那麼你試試看，滋味還甜嗎？」

「唔，很甜！大的還是小的甜。」

「味！那麼我給你多吃幾顆小櫻桃吧！」

錦花說了這兩句話，却忍熬不住的噗味一聲笑起來了。宗林倒被她笑得有些莫明其妙的，望着她呆呆地愣住了。低低的說道：

「宓太太！你幹嗎這樣好笑呢？難道……」

「沒有什麼，我覺得你這人也很不老實，你愛吃小櫻桃，你又說小的比大的甜。這些話在我們女人的耳朵裏聽起來，噯！也可想你在過去的生活中是那麼的愛風流貪女色了。」

「啊呀！宓太太！你這話是打從那兒說起的？豈不是叫我太冤枉了嗎？我……我……」

宗林想不到錦花會說出這幾句話來，一時心中窘極了，而且也急極了。他啊呀了一聲，兩頰便像櫻桃似的通紅起來。他說話的聲音是那麼的急促，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但錦花却還是笑嘻嘻的說道：

「胡先生！你不要叫冤枉呀！我可以解釋理由給你聽的。櫻桃這樣東西在文人筆墨形容女人的小嘴兒，你總可以看見小說裏說的，什麼櫻桃小嘴呀！什麼柳眉杏眼呀！現在

你自己親口這麼說，愛吃小櫻桃，小的比大的甜，這……這……還不是把你的個性和生活都不打自招出來了嗎？」

「不！不！我剛才說的完全是無意的，因為宓太太問我愛吃嗎？我就是不愛吃，也應該說愛吃呀！至於小的比大的甜，剛才我吃的一顆小一顆大，在事實上也真的是小的甜。萬不料宓太太誤會了，又跟我大開玩笑起來，這叫我心中未免是受着一點兒委屈了。」

經錦花這麼的一解釋，宗林方才有個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說的無心，她却聽了有意。一時連連說了兩聲不字，用了十二分認真的口吻，表示自己並沒有這個意思。錦花秋波逗了他一個媚眼，神祕的一笑。說道：

「我問你愛吃嗎？你就不愛吃，也應該說愛吃。你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那叫我倒有些兒不懂起來了。」

「因為你是一番待人的高興，我怎麼能不接受來掃你的興呢？」

「你這話仔細的想起來，我又要說你未免太不誠實了。因為我既然真心的對待你，你當然也得真心的對待我。你說即使不愛吃的，也回答說愛吃的，那你不是明明的在敷衍我嗎？」

錦花說着，她鼓起了粉腮，大有生氣的表情。宗林聽了她話中好像含有骨子，心頭不免暗暗吃驚。低了頭兒，却在愁眉苦臉的擔憂起來。但錦花又等不及的說道：

「爲什麼？胡先生！你不回答我？」

「這太太！對不起！我並不是敷衍你的意思，還得請你原諒。」

「那麼你是什麼意思呢？請你說給我聽聽。」

「因為……因為……你是主人，我是站在客人的地位，所以我無非表示一點尊敬的意見。」

宗林被她逼問得沒有辦法，遂只好急中生智的想出這兩句話兒來回答。錦花的臉上，忽然顯現了一種痛苦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我覺得你這是一種強辯而已，事實上，你也許還是爲了有些怕我的意思。不過我早就跟你說過，我雖然是個主人的地位，但我不希望你存了怕我的心理。因爲我不是什麼毒蛇猛獸，我爲什麼要別人來怕我呢？」

「這太太！你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怕你的意思。不是我捧你的話，我覺得你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太太。」

「胡先生！你這話可是從心眼兒上說出來的？」

錦花聽宗林又這麼說，她的粉臉兒方才痛苦的表情而浮現一點喜悅的形色。她情不自禁的猛可伸過手去，把宗林的手兒緊緊地握住了。用了急促的口吻，向他笑盈盈的問。宗林對於她這一下子舉動，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時倒不免呆住了。他在想錦花的手兒，比昨夜月娟和我握的手還要軟綿一點，這當然因爲錦花比月娟肥胖的緣故。錦花被宗林這一陣子出神，她方才理會到自己對待一個年輕男子舉動，不免有些兒過分的熱情。因此兩頰也浮現了一層玫瑰的色彩，很

快的把手縮了回來。但她口裏還繼續的問道：

「胡先生！你爲什麼不回答我？」

「哦！這太太！我說的並沒有半句虛僞的作用，當然完全是真實的感覺上體會出來的。」  
「啊！我和你才不過今天見面，想不到你就把我這個人認識得這麼清楚了，那你不是我的知音了嗎？」

「不敢，不敢，這太太！我……」

「嘿！這又有什麼不敢呢？我心裏就有這麼一個感覺，胡先生真像我的知心人一樣。」

錦花見他這麼老實的態度，她內心的熱情再也壓制不住的奔流出來了。眉花眼笑似的向他逗了一瞥勾人靈魂的媚眼，好像需要宗林有所慰藉的樣子，真摯的說。宗林是個聰明的人，他對於錦花的熱情已經有個很清楚的認識了。雖然這是意外的艷遇，然而宗林有正義的理智，純潔的思想。他並沒有感到絲毫的歡喜，而只有感到無限的恐怖。因爲這可說是一個青年在前途上最大的危機，失足的遺恨，都在這一霎那之間可以造成的。於是他搓着兩手，眼睛呆呆地望着西首那個池塘，却故作沒有聽到錦花說話的樣子，大有木然無知像一根呆木頭的神情。錦花知道他是故意裝腔，而所以裝腔的原因，也許正是爲了他胆小害怕的緣故。她想用一種明顯的表示去鼓勵他，但到底不能太失了一個官家太太的身份。好在宗林已經是住在自己的家裏了，憑自己那股子動人的美色，那麼要一個年青小伙子投入到自己的懷抱，這也無非是時間上的遲早問題而已。所以錦花又不敢過分的躁急，立刻又轉變了話鋒，用了一本正經的口吻，來調和這四周發窘的空氣。低

的說道：

「胡先生！你府上是……」

「哦！原籍廣東。」

「不錯，昨天晚上志萬向我告訴過，我記性真壞，過了一夜就忘了。那麼你的家庭都在廣東？還是在上海呀？」

「我可說沒有家，因為上海就只有我這末一個孤零零的人。」

「你的令尊令堂是……」

「都故世很久了。」

「啊！真是一個怪可憐身世的孩子，你沒有一個兄弟姊妹嗎？」

錦花與宗林的神情好像有些兒黯然，這就顯出十分同情他的口吻，感嘆地說。宗林這回並不說話，他只把頭兒搖了兩搖。錦花知道是觸痛了他的心事，遂又溫和的語氣。低低的說道：

「胡先生！你在上海就只有這末一個孤零零的人，不覺太淒涼嗎？」

「我已經成了一個天涯的遊子，那也沒有辦法呀！唉！人生本來是空虛的！」

宗林這才抬起頭來，望了她一眼，頹傷的說，他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錦花搖搖頭兒，不以為然的樣子。說道：

「胡先生！你不要太消極，一個青年不能無春夏之氣的。只要有抱負，有思想，那你將來總有得意的日子，何況你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宓太太！我很感激你，你這麼鼓勵我，使我的心頭會滋長了不少的勇氣。」

「是嗎？那很好，你在上海雖然沒有家，不過你既然住在這裏了，你就只管把這裏當作家一樣。要什麼用，要什麼吃，你跟我說，我都可以弄給你。因為我生平就沒有有一個弟妹，見了比我年輕的人，我都想給我做一個弟妹。尤其是見了你，因為你身世太可憐了，我會代你表示同情，所以我很願意認你做一個弟弟，不知道你心中也願意有我這麼一個姊姊嗎？」

錦花見他很感激自己的說，這就趁此機會，用了極溫和多情的語氣，向他低低的問。宗林聽了，心頭倒是很感動，方欲向她道謝。忽然想起自己和月娟已經認作了兄妹，那我怎麼還能夠和宓太太再認做姊弟呢？這叫她們母女兩人不是變成姊妹了嗎？在這麼一想之下，那就不免顯出爲難的樣子。說道：

「承蒙宓太太看得起我，我當然十分感激。不過……你是金枝玉葉那般的尊貴，我却是一個窮苦的子弟，實在難以高攀，故而不敢有此妄想。」

「呀！胡先生！虧你還是一個新時代的大學生，那你的思想未免太以陳舊落伍了。同是大地上的人類，富人是人，窮人也是人，我最不要聽是什麼貧富不同的分出這些階級制度的話來。假使你不肯答應把我做你的姊姊，我覺得你是完全的看不起我。」

「這個……宓太太！我覺得……」

宗林聽她說到後面，披了披小嘴，大有嬌嗔的表情。一時倒弄得爲難極了，他吱吱唔唔的，

似乎還想再有所解釋的意思。不料錦花却攔阻着又說道：

「請你不必再有所辯白，你到底看得起我嗎？」

「這……我不但看得起，而且還十分的敬仰。」

「看得起我就好了，那麼你答應給我做弟弟了，我就叫你一聲弟弟！從今以後，我們便是姊弟的關係。小龍不僅是你的學生，而且還是你的外甥兒，所以我希望你千萬的要加倍愛護他才好。」

錦花這些話完全是自說自話，自作主意。聽在宗林的耳鼓內，真不免弄得有些啼笑皆非起來。他要想對錦花再加以否認，然而話在喉嚨口，他却再也沒有勇氣說出來。只好含糊的答道：

「小龍是個好孩子，他不但聰明，而且還十分的用功。」

「真的嗎？你教了他還有幾個鐘點的書，你怎麼都知道了呢？」

「聰明的孩子，一看就看得出來的。」

「不過還得靠你做娘舅的盡力教導他，我希望他將來成功一個能幹的人，可是我不知道我這個希望能否達到？我以為一個人幼年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特別又請了弟弟來教小龍的功課。我對於目前這種學校教育實在不能滿意，學費貴得不得了，好像和學子們也成了一個買賣的商品市場。但結果，還叫苦連天，大熱的天氣，學校裏不上課，一般教師反而利用學生到大街小巷去奔波募款，名之為尊師運動。學生們跑了一身臭汗，出了教育費，却在馬路上晒太陽「逼熱」。這般市儈式的教育家却坐在家裏坐享其成，



說不定蹺起腳兒，還在泰泰山山打風扇，吃汽水呢！所以這種情形，要如給二千年前的孔老夫子知道了，真要氣得暴跳如雷，大罵敗類了！」

「你這些話雖亦有理，不過也稍有錯誤。我並非庇護他們，做教員實在是非常的清苦。中國的教育界最窮苦，這是的確的情形。不過開學校的身爲校長者，却比開銀行還要賺錢。就是目前之尊師運動，所募之款，也都給校長揩油撈足，至於分到教員們的手裏，恐怕是只有吃一隻大餅錢而已。所以這般市儈式的校長，可以完全說是教育界中的敗類。」

「你說的，比我分得清楚一點，其實我的意思，也就是說這些校長實在太混賬了。」

兩人正在表示感嘆的當兒，忽然見小龍急匆匆的奔了過來。口裏還叫着胡先生！好像十分親熱的樣子。宗林趁此機會，很快的站起身子。笑着叫道：

「小龍！你下課了嗎？叫我什麼事情呀？」

「胡先生！你剛才不是說給我做風箏玩嗎？我們快去搭竹竿子，糊紙兒好嗎？噢！媽也在這兒。」

小龍邊說邊奔，跑到宗林的面前，他方才發現竹林下還有媽坐着，於是又向錦花叫了一聲媽！宗林似乎巴不得小龍有這一個要求，好像遇到什麼救星似的。連連點頭說好。他拉了小龍的手，回頭又向錦花說聲您太太再見，他便和小龍匆匆的走了。錦花眼望着他的身子，在樹梢蓬裏消失了後。她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心頭至少有些哀怨的思緒。有氣無力的站起身子，拿了

櫻桃盆子，向自己臥房裏移步走去。不料這個時候，又見月娟從西廳小院子裏奔出來，她的口裏却叫着大哥大哥！好像在找什麼人的樣子。當她一見了錦花之後，臉部上立刻浮現了慌張的神色。但她還竭力鎮靜了態度，站住了步，向錦花叫了一聲媽。錦花聽她口裏叫着大哥，因為不知道她叫的究竟是誰？所以望着她紅暈的粉臉兒，倒是怔怔地愣住了。

#### 四 水性楊花熊掌與魚均所欲

月娟當時見了錦花之後，她的粉臉便紅暈起來，好像有些羞澀的樣子。低低的叫了一聲媽，便即垂下螓首，默不作聲。這叫錦花看了，少不得引起了無限的猜疑。心中暗想，她口叫大哥，這大哥兩字到底是指點誰呢？於是故作奇怪的口吻，低低的問道：

「月娟！你在叫誰是大哥呀？」

「媽！我……我……叫……」

「沒有關係，媽又不是外人，你只管告訴我好了。」

錦花見她畏畏縮縮的不肯說出來，遂走上兩步，把她拉到懷內，很慈愛的樣子哄她。月娟似乎瞞不住了，也只好含羞地說道：

「我在叫胡先生呀！媽！」

「叫胡先生？你怎麼稱呼他是大哥呢？」

「因為……因為……胡先生教我讀書，他很同情我，說我沒有唸過幾年書，他要灌溉我知

識。他又說，他沒有一個姊妹兄弟，所以要認我做一個妹妹，我見他很誠懇的樣子，不忍拂他的意思，所以只好向他呼大哥了。」

月娟見錦花雖沒有聲色俱厲的責問，但她那種語氣，至少是包含了一點不以爲然的意思，這就更漲紅了粉臉，向她絮絮地告訴了這一大篇的道理。錦花聽了，點了點頭，心中這才有了一個恍然大悟。暗想，原來宗林已經把月娟認做妹妹了，所以他不肯再認我做姊妹。照此看來，他顯然已經是愛上了月娟。哼！這小子倒可惡的！但轉念一想，其實也怪不了宗林。因爲我和月娟的身份大大不同，他們可以無拘無束的親熱。然而和我，宗林就不免顯出稍有畏懼的樣子了。那麼他即使有愛我的心，表面上也不敢向我表示出來呀！想到這裏，她心中的怨恨，又轉移了目標。從宗林的身上而恨到月娟身上去了。起初的妬忌月娟，是怕志萬愛上了她。不過現在她的思想又不同了，她希望志萬能夠把月娟收作小星，使宗林心中感到了失望。那麼我再向宗林一步一步的誘惑，我想日久生情，宗林當然是逃不過我柔媚的手腕之中的。錦花在這樣考慮之下，她便轉了轉烏圓的眸珠。故意和顏悅色的神情，對月娟說道：

「月娟！你的年紀也不小了，爲什麼尊鄙長幼都分不明白呢？胡先生他是你弟弟的教師，雖然年紀還輕，但輩分是早已注定了。你若叫他大哥，那麼我們不是成了他的長輩了嗎？所以這對於一個外客似乎太不恭敬了。況且胡先生又很熱心的教你讀書，那你自然更應該以師相待。月娟！你要聽從娘的話，以後切不要再太沒有禮貌了。」

「媽！我知道了，我以後一定不再這麼的叫。」

錦花這一番話，在表面上看來，當然極有道理。月娟通紅了兩頰，也覺得自己未免有些越了階級，所以低低的回答，表示認錯了的意思。其實月娟到底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她的心兒至少還有些天真成分，所以對於男女間的事情，自然還是不大透澈。她以為叫大哥和叫胡先生原沒有什麼關係，故而她是樂而接受錦花的勸告。錦花見她很柔順的並不反對，芳心倒又暗暗歡喜，恨她的成分減少了許多。撫摸着她的纖手兒，笑道：

「月娟！你肯聽從媽的話，媽很疼你。」

「做女兒的不是應該要聽媽的話嗎？因為女兒以後有什麼事，不也全都靠你媽來照顧我嗎？」

「是的，媽總不會委曲你，月娟！你好好兒的回房去吧！」

錦花微微的點了一下頭，她的臉上是含了勝利的微笑。月娟自從到這裏之後，聽媽這樣溫和的口吻對自己，那實在還只有第一次，所以心中也很歡喜，便一跳一跳的走遠了。錦花望着她去遠了的身影，她不知有了個什麼感覺，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也踱進到屋子裏去了。

錦花在浴室裏開湯浴罷，一個人靜悄悄的坐在會客室裏，似乎感到納悶。遂在書櫥裏取了一本紅樓夢小說，一面坐到沙發上去，翻閱着看。她手裏夾了一支煙捲，湊在嘴邊吸着。從她口內噴出來的煙圈子，絲絲嫋嫋的飛騰上去，散佈在整個會客室的空氣裏。就在這個時候，忽然一陣步履之聲，錦花抬頭去望，原來是學海，不知爲什麼？今天見了學海，並不像以前覺得他那麼的可愛。站也不站起來，只問了一聲，你下辦公室了嗎？她依然低下頭來看書。學海見她這一種態

度，心中少不得有些兒奇怪。因為室內沒有第三個人，他便大了胆子在錦花身旁坐下來。微笑着問道：

「錦花！爲什麼悶悶不樂的樣子？你今天有些兒心事嗎？」

「不！我有什麼心事？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那一個女人像我這麼的舒服？」

「可不是？照理，像你決不會有什麼心事。但，我見你面色很不好看，也許是誰不聽你的指揮，嘔了你的氣？」

「不！在這個家裏，除了志萬之外，誰敢不聽我的話？就是志萬吧！他也不敢違拗我的意思，你不要嘮嘮叨叨的瞎猜了，叫人聽了頭痛。」

錦花蹙了眉尖兒，那種說話的語氣，完全是包含了一點討厭的成分。這叫學海倒不禁爲之愕然，暗想，照這情形看來，倒是在我嘔她的氣了。因此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不覺默然了。過了一會，才又低低的問道：

「錦花！你在看什麼書呀？」

「紅樓夢。」

「哦！原來是這部紅樓夢小說，紅樓夢一名石頭記，裏面有金陵十二釵。都是傾國傾城，美麗非凡的女子，這部小說我最熟悉。」

學海要引逗錦花的高興，遂故作很興奮的樣子，絮絮地回答。錦花聽了，遂把書本合上，抬頭向他睜了一眼。說道：

「既然你很熟悉，那麼我不用了，還是你來講給我聽吧！這樣可省却我許多的麻煩。」

「你看到什麼地方呢？」

「我看到林黛玉剛進榮國府，賈母因她女兒女婿死了，只剩了一個外甥女兒，一時心中十分悲傷，便抱着黛玉哭起來了。」

錦花把看到的故事情節，向他敘述了一遍。學海點點頭，略加思索了一遍，在袋內也摸出捲煙來，自己吸了一支，又給錦花換去了一支。方才說道：

「黛玉到了榮國府之後，寶玉就多了一個小朋友，那時候他們年紀還小，都跟在賈母的身旁，食則同桌，眠則同榻，兩小無猜，賈母又愛之若珍寶，所以他們時在一起，日久情生，在寶玉的心中固然只有黛玉一個人，就是在黛玉的芳心裏，好像世界上除了寶玉之外，再沒有第二個的男子了。」

「那時候他們也不過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難道他們也懂得愛情嗎？」

「男女之間，本來就是一件神祕的事情，他們雖然不懂得什麼叫做愛情，但是表兄妹之間，一個寶哥哥，一個林妹妹，就呼得十二分親熱了。」

「我聽人家說，紅樓夢這部小說是很淫的，其實我看看倒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呀！還是金瓶梅，反倭袍比較浪漫得多。」

學海聽錦花這麼說，便微微的一笑，把手指夾着的香烟灰彈了一下。有些色迷迷的樣子，望着她粉臉兒。低低的說道：「紅樓夢是意淫，他寫的並不十分露骨，但看下去，就知道和金瓶梅

差不多。比方說，寶玉睡在可卿的房中，雖然他們是叔叔和姪媳婦關係，不過一個才十二歲的小叔叔，原也不算希奇，誰知寶玉竟做了一個夢。……」

「夢見什麼呢？……」

「夢中和一個女子在尋歡，那女子面目酷肖可卿，經了這一次夢後，寶玉回到自己家裏，小婢襲人，服侍寶玉換衣袴的時候，發現他袴內有污物，因而寶玉和襲人便偷偷地初試雲雨之情了。」

「該死，該死，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怎麼……可以？……那個襲人多大年紀了？」

錦花聽到這裏，滿頰像桃花兒似的嬌紅起來，芳心忐忑的亂跳，連說了兩聲該死，便笑着問。學海笑道：

「襲人年紀大了，已經十五六歲了。其實紅樓夢裏最淫的是王熙鳳，她和賈璉竟然白晝宣淫，還有這些小兄弟們，無不偷偷摸摸。所以焦大在喝醉了酒後，就大罵榮國府除了門口兩隻石獅子外，就沒有一個清潔的了。」

「這些廢話少說了，後來寶玉和黛玉又怎麼樣了？」

「後來，後來，竟會又來了一個薛寶釵，寶釵的容貌，和黛玉相較，一個是閉月羞花，一個是沉魚落雁，兩人都是國色天香，美艷非凡。而且寶釵外表爲人厚道，不如黛玉尖酸，氣量狹窄，所以榮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歡寶釵。其實寶釵內心奸詐，做人圓滑，處處地方，無非是向人家討好而已。……」

「那麼寶玉見了寶釵，難道就忘記黛玉了嗎？」

「寶玉本身是沒有忘記，但外界都說寶釵好，因此便造成了這一頭金玉因緣的話來，把一個多愁善病的林黛玉活活的氣死了。」

「噯！噯！你今天看見過志萬沒有？」

錦花口裏啣着煙捲，她此刻腦海裏好像在另轉別的念頭，所以對於學海後面說的幾句話，却没有聽進耳朵裏去。忽然她打斷了學海的話，又從中打岔着問。學海遂轉了話鋒，說道：

「我剛才市府裏碰見過他，他正在忙碌着，說要召集全體科員訓話呢！他跑來跑去，真有精神。我說一個國家的做官人，要個個像他那麼認真做事，政治才會上軌道呢！」

「他在外面做事起勁，可是，對於家裏，他却百事不管，完全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你想，叫我一個人怎麼能夠管得過來呢？」

「是的。」

「志萬這人的脾氣真古怪，他回家之後，總是說外面辦事吃力，我要和他說話，他就阻止我，叫我無論什麼事都自己作主，不用跟他商量。有時候，我有事情，總悶在肚子裏，弄得十分痛苦。」

「是的。」

「其實夫婦之間，有什麼事情是應該大家加以商量的，所以我說這便是他的毛病。」

「是的。」



「怎麼老是回答是的，是的，難道除了是的這兩個字，就沒有別的可以回答了嗎？假使你把我也當作是你上司在訓話你，你乾脆地還不是說『噠！噠！』比較有意思嗎？」

錦花因為他並不發差意見，而專門回答是的，所以不免有些生氣的樣子。秋波恨恨的連給他一個白眼，這語氣大有責問的樣子。學海對於錦花今天對待自己老是發脾氣的態度感到了驚奇，覺得在過去是絕對沒有的。因此他侷促不安的苦笑了一下，很溫和的說道：

「因為你說的很有道理，所以我當然只好說是的。難道你願意我跟你吵嘴嗎？」

「算了，你把紅樓夢講下去吧！」

學海這兩句話把錦花問住了，遂只好平靜了臉色回答。學海正欲繼續講下去的時候，只見趙博文從外面走進來。學海難免有些虛心，遂挺直了胸脯，表示坐得很嚴肅的樣子。錦花便向博文問道：

「趙先生！小龍呢？」

「哦！小龍跟胡先生玩去了。任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我剛來了不多一回，你說胡先生是誰呀？」

「啊！對了，我忘記告訴了你，昨天我們又請了一位新教員，是教小龍英文的，他是住在這兒的。」

錦花不等博文告訴，遂也搶着回答。看她的神情，好像有些興奮的樣子。學海心中猜疑了一回，遂忍熬不住的問道：

「是個什麼樣的人兒？年紀跟趙先生差不多嗎？」

「不！不！那裏和我一樣的老背？是個翩翩風流的美少年，生得真是漂亮極了。若和任先生相較，恐怕任先生也會感到望塵莫及哩！」

博文連連的搖頭，似乎有些感觸的說。聽到學海的耳朵裏，這好像是一枚尖銳的利箭，刺疼了他的心兒一樣的難過。暗自想道，這就無怪其然了。錦花今天對我冷淡，對我顯出討厭的神態，原來都是有緣故的。照此看來，她是轉移目光，把我這個人將拋棄到腦後去了。想到這裏，當然非常的憤怒。不過他心中雖然憤怒，表面上當然絕對不敢顯露出來。他低垂了頭兒，把口裏吸進去的香煙，却往地板上吐了一口。錦花却並不理會到學海那種悶悶不樂的樣子，還含了滿面春風得意的微笑。說道：

「學海！你不是素來喜歡考察人的嗎？那你不妨向他注意着看看，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才？」

「我想你的眼光向來也很準確，你看他是個怎麼樣的人才呢？」

學海要試探試探錦花到底有沒有愛上了這個新教員？所以抬頭望了她一眼，故意向她這麼的  
反問。錦花不知他的用意何在？遂很高興的說道：

「胡先生這個人，生得很適中的身材，並不十分強壯，但精神却很飽滿，他的皮膚很白，而且也很細膩，在英俊之中還包含了一點女孩兒家的嫵媚。他的外形雖然已經是這樣的美，而且他的才學也相當不錯，剛從大學裏畢業出來的。」

「憑你這麼說，他已經是個十全十美的人了？」

學海心頭不免有些酸意的感到難受，他含了勉強的苦笑，低低的說。博文在旁邊也插嘴說道：

「這太太說的倒是實話，任先生！你回頭見了他，一定也相信了。」

「你們既然這樣說，我當然也相信。不過我怕他內心的美，未必和他外形一樣的美。因為這個年頭兒的大學生，比不了從前，都是玩舞廳，瞧電影，對於書本根本置之腦後。所以我的意思，小龍的教育問題很要緊，非鄭重地加以考慮不可。」

錦花不是一個糊塗的人，她聽學海這樣說，顯然是已經包含了妬忌的成分，至少有些進讒的意思。一時淡淡的笑了笑，却並不作答。但博文却很老實的回答道：

「不！任先生！這位胡先生倒並不是一個荒唐的大學生。」

「你何以見得呢？」

「昨天我和他討論舊文學，他却對答如流，可見他在學校裏的時候，對書本方面是相當用功，所以我覺得胡先生真不愧是個現代青年。」

學海被博文這麼的一捧，因此倒弄得啞口無言。錦花似乎相當的得意，粉頰兒上浮現了喜悅的微笑。說道：

「趙老先生也這麼的說，那可見胡先生真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了。學海！你真的可以把他注意一下，而且你不妨和他交一個朋友。」

「是的，我一定要和他交一個朋友。」

學海這時的心中，把這個胡先生真是恨入了骨髓。雖然自己還沒有見過他的臉兒，但在腦海裏已經是刻劃了一個惡劣的印象。不過在錦花的面前，當然是不得不這麼的敷衍着說。正在這時，小龍拉了宗林，嘻嘻哈哈的笑進來。錦花遂站起身子，給學海介紹道：

「學海！我來給你介紹，這位就是胡宗林先生，這位是任學海先生，你們都是大學畢業的，倒很可以做個朋友。」

「任先生！久仰久仰！」

「豈敢，豈敢，胡先生果然是個英俊的青年。」

宗林聽了錦花的介紹之後，他便搶上一步。學海在錦花介紹的時候，也不得不站起身子來，當時兩人握了一陣手，彼此都特別的客氣。錦花見他們說了這兩句話兒之後，却呆呆地站着。於是笑道：

「胡先生！請坐吧！小龍真頑皮，儘纏着胡先生玩，不怪吃力的嗎？」

「胡先生！我們不要坐了，姊姊不是等在花園裏嗎？我們拿了線，快放風箏去吧！今天風大，一定放得很高的。」

小龍在書櫥抽屉裏取了一團風箏線，然後又拉了宗林急急的說，似乎怕他坐下來跟他們談話的意思。宗林的心中也很怕應酬，便含笑向大家點點頭，就給小龍拖着又向花園裏走了。這時錦花聽了小龍說的姊姊等在花園裏的一句話，她的心頭不免有些兒刺激。暗想，月娟和宗林這麼的廝混在一起，這總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此她的心中，由喜悅而轉變憂愁，懶洋洋地在沙發上又

坐了下來，神情有些木然的成分。學海不知道她心中是什麼意思？因此也不說什麼話。博文覺得室內空氣很沈悶，遂插嘴笑道：

「無論什麼都是一個緣，比方說，小龍見了胡先生竟會這麼的親熱，一點不怕陌生，那也可說是他們的緣分了。」

「不錯，一個人的人緣最要緊，胡先生的一舉一動，似乎令人感到和藹可親，最有趣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好像還有些怕難為情。但是在小龍的面前，他又顯出很老練，我說他真是一個大孩子。」

「我說這也許是因為陌生的緣故，其實一個大學裏讀書的青年，外面女朋友那是沒有一個不結交的。尤其是像胡先生這麼漂亮的青年，難道會沒有女朋友嗎？說不定他早已有對象的了。」

學海聽錦花說這幾句話的表情，顯然是把宗林愛到十二分的意思。這就又用俏皮的話兒，使錦花感到心灰。但錦花微蹙了眉尖兒，低低的說道：

「胡先生的女朋友倒不見得會有，因為他和月娟很親熱，我覺得年輕的男女在一起，彼此少不得總有一點情感作用的。」

「照你這麼一說，我想胡先生也許有些愛上你們的月娟了？」

錦花這兩句話聽到學海的耳裏，他心中方才有個恍然了，暗想，莫非此刻錦花也和我一樣的患着妬忌病嗎？因為我怕宗林奪了我的愛，而錦花又怕月娟奪了她的愛。那麼照這情形看來，錦

花對宗林也無非是片面相思，也許宗林還莫明其妙。學海在這樣感覺之下，他還有一點希望，遂一再的去刺激錦花，無非是叫錦花可以死了這條心的意思。錦花被他這麼一點明，心頭更有些兒難受。遂蹙了眉尖，並不作答。博文到底是個老背的人，他一點也不會鑑貌辨色。還笑嘻嘻的說道：

「要如月娟小姐和胡先生配成一對的話，那倒真可以說是郎才女貌，一對玉人，我們可以喝這一杯喜酒了。」

博文說完了這兩句話，還自以為十分的得意，臉上嘻嘻的笑着。但錦花聽了，就覺得這老頭兒太令人討厭了。遂並不睬他，還是低頭作沉思的樣子。學海心裏是十分的明白，但他並不敢多說什麼，爲的是怕得罪了錦花。過了一會，錦花抬頭望望院子外的天色。說道：

「此刻差不多已經五點了吧！」

「唔！唔！差不多了，宓太太！我該走了，明兒見罷！」

博文這回子倒又聰明起來，覺得錦花這句話多少有些討厭自己的成分。於是很識相的站起身子，點點頭兒走了。錦花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遂笑道：

「怎麼？我問了一個鐘點倒把趙先生趕跑了？」

「不！不！我原想回家了，因爲我還有些事情哩！」

錦花眼看着博文走了，暗暗地唸了一聲討厭的老東西。她伸張了兩手，打了一個呵欠，似乎很倦怠的樣子。說道：

「四月裏的天氣最悶人，懶洋洋地叫人倦得得！」

「我想你也許有些不舒服吧！」

「怎麼？你咒我生病？」

學海沖口說了這一句話，不料錦花却很生氣的瞟了他一眼，嚴肅的問。學海紅了兩頰，急得額角上冒出汗點來。說道：

「這……這是打那裏說起？錦花！你不要太冤枉了我，我爲什麼要咒念的？」

「你不咒念我，怎麼好好兒的說我生了病？」

「我是猜想罷了，錦花！請你原諒我吧！我要如存心咒念你，那我一定沒有好死的！」

「這又有何苦？我覺得你這人真有些兒變了。」

「我變了？唉！……」

學海再也想不到她自己變了不說，倒反而來說我變了，一時覺得女子的得新忘舊，其心之殘酷，實在是有甚於男子。他茫然地問了三個字，接着又深長地嘆了一口氣。錦花却不解地問道：

「你爲什麼嘆氣？」

「我覺得自己太愚笨，太不善說話，所以老是叫你生氣。比方說，昨天晚上，我們的熱情是在沸點之上，那時候你曾經這麼說，但願我們永遠的不分開。可是隔不了一天，你就把我討厭得這個樣兒，我心裏覺得有些傷感罷了。」

錦花聽他提起昨晚在滄洲飯店的一幕情形，她的粉臉立刻會紅得像喝過了酒一般的通紅，芳

心一陣子亂跳，不禁有些嬌羞的樣子。但她還鎮靜了態度，搖頭加以否認。說道：

「我並沒有討厭你，其實這是你自己的多心病。」

「這也許是我神經過敏的緣故，我總覺得你今天對待我的態度，和從前是大不相同了。」

「學海！你昨天跟我說，志萬不是要給你娶女人嗎？」

「是的，我爲了你，我已決心的不再跟別人結婚。」

「你這話是說錯了！」

「怎麼？我昨天跟你商量，你不是贊成我這麼做嗎？」

學海聽她這樣說，覺得她要拋棄自己的意思更顯明了。這就面紅耳赤的顯出無限驚慌的樣子，好像要哭出來的問她。錦花却點點頭兒，很自然的態度。說道：

「雖然我曾經贊成你這麼做，不過我昨晚回家，又替你細細的打算一下，覺得你不能爲了我而喪失你終身的幸福，同時使你絕了任家的香烟。學海！你還是一個年青的人，你不要再留戀着我一個有夫之婦吧！」

「我知道你此刻會對我說這幾句話，不過我希望你再三的一想一想，舊的雖沒有新的好，但新的到底沒有像舊的那麼知心。……」

「學海！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錦花忽然有些惱怒起來，猛可的站起身子，她在這時却一面孔顯出官家太太的態度，冷冷的問。就在這當兒，忽見一個身穿中服的男子，他還罩了一件馬褂，笑嘻嘻的走了進來。一面又叫



善道：

「這太太！你好啊！哦！任先生也在這兒！」

「我道是誰？原來是牛醫生，你身體好嗎？」

錦花回頭一見是這兒常來走動的牛依仁醫生，因為恐怕被他發覺自己和學海吵嘴的情形，所以慌忙顯出自然的表情，也向他笑盈盈的搭訕。牛依仁拱着兩手，連喊托福托福。接着又拍手笑道：

「好！好！這太太！你這句話問得有意思，可見我這個醫生的身體向來桂花得很。這太太！我老實告訴你，我每月小病三次，拒絕出診，躲在家裏陪伴小姐太太們打牌玩兒，那倒是真逍遙的。只有那些倒霉的醫生，才一年到頭像牛一般的強壯，連傷風咳嗽也沒有。」

依仁一面說，一面又哈哈地笑了一陣。錦花把手擺了擺，說道：

「你請坐吧！牛醫生！我今兒好像有些心緒不寧似的，也許真有了病嗎？你倒給我診治診治。」

「給我按按脈息看。……唔！唔！這也許是神經關係，其實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病情。瞧你紅紅的氣色，比我這桂花身子的醫生就好得多。我說你不要老是悶在家裏，也應該到外面去散散心。古人說，每日大笑三次，就可以延年益壽。任先生！你說這話是不是？」

依仁說着話，把錦花拉到桌旁一同坐下，給她按了脈息，然後笑着說：「說到後面，又向學海

望了一眼。學海這時心頭好像有刀在割一樣的疼痛。他毫不在意的點點頭，呆若木鷄地顯然是心事重重的樣子。錦花這時向依仁說道：

「牛醫生！你是一個會說笑話的人，那麼請你說幾個給我聽聽。因為學海今天老是說些叫人喪氣的話，我真有些頭痛。」

「什麼？任先生說不出討人喜歡的話，那我就覺得更困難了。……不過讓我試試看，我先抽支煙。」

「看你好大的派頭！」

錦花見他一面說，一面在茶几上的烟罐子裏取了一支烟捲，點了火柴，吸了一口，然後又一本正經很故作地坐到椅子上。看他那種樣子，就覺得惹氣。遂秋波斜乜了他一眼，諷刺地說。依仁聽了，便笑道：

「你不知道，說笑話就得這末正襟危坐，我記得大慈善家徐連雄，他每晚等這樣靜坐兩個鐘點。兩腿盤起，啞！是這個樣子的。哈哈！哈哈！」

「你講笑話本領真大，聽的人不笑，講的人却大笑起來，那你真不愧是個笑話大王。」

牛依仁被錦花這麼俏皮地譏諷着說，一時停止了笑，窘得臉兒像血噴豬頭似的紅，汗水也從額角上流了下來。只好又急急的說道：

「這太太！別忙，別忙，我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笑話。」

「請說吧！我一定洗耳恭聽。」

「海上聞人李伯民，你們總該知道吧！他有一個女兒，是他獨養的女兒。生得傾國傾城，美艷非凡。看看她的年紀，一年一年的大起來了，可是還沒有人家。因為有人來做媒，都是高不成，低不就。你不曉得這個李老頭子是個最最固執的老學究，但是爲了女兒的婚姻問題，沒有辦法，也只好學起文明派來了，他叫女兒到外面去交際，說只要她自己揀中的，做父親的決定成全。於是那些油頭粉面的小光棍，就都到她家中來走動了。最先，她跟一個大學生很要好，後來又遇見一個投機商，年紀也不大，家裏很有錢，這位小姐覺得他也很可愛。不多日子，忽然又有一個軍官朋友，聽說還是團長的職位，和小姐打得火熱，十分恩愛。但沒有幾天，又有一位飛機師，也和這位小姐愛上了，大有相見恨晚。李老頭子見女兒朋友越弄越多，每天在家裏進進出出，真可說門庭若市，他實在看不過去。於是向女兒探問，到底揀中了那個？預備可以訂婚。不料這位小姐回答說道：『爸爸！我還沒有打定主意呢！因爲我覺得這四個人都很可愛，實在捨不得放棄那一個呀！』你想這位小姐的思想有趣不有趣？可笑不可笑？哈哈！哈哈！……」

牛依仁一口氣的說着，他說到這位小姐說話的時候，還逼尖了喉嚨，裝做女人的聲音。在他以爲是很滑稽了，所以說完了話之後，自己又哈哈地大笑起來。可是回看錦花和學海，却仍然一點沒有笑。依仁恐怕錦花再諷刺自己，他慌忙的站起身子。急急的說道：

「哦！我忘記了，我忘記了，我還得給你們廚師傅去看毛病哩！宓太太！回頭見！回頭見！見！」

牛依仁這回子好像怕有什麼人拉住他一樣，拔腳向外走，一溜煙似的跨出會客室去了。依仁走後，室內又顯得分外的靜寂。錦花聽了依仁這個故事之後，雖然覺得並不好笑，但在無形之中好像給自己一個啓示。因為李老頭子的女兒，她可以愛上四個男子，那麼我若打一個對折，那也算不得什麼呀！錦花在這樣一想之後，她便回頭向學海望了一眼。只見學海垂了臉兒，似乎喪然若失的樣子。於是走了上去，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學海！你爲什麼顯出這樣沒有精神的態度呀？」

「錦花！我心裏空洞洞的，恐怕已失却了一件什麼貴重的東西。錦花！請你可憐我吧！我假使沒有了你，我的生命將像風前殘燭那麼的消滅了。」

「噯！可憐的孩子！你爲什麼要這樣的說呢？放心吧！我決不會拋了你的。」

錦花聽他這樣說，心中有些感動，就把手去撫摸他的臉兒回答。學海想不到錦花忽然又愛憐自己起來，他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驚喜，立刻堆下了笑容，把兩手抱住錦花的腿兒，說道：

「我的天哪！你……你真的不會拋棄我嗎？」

「啊呀！你瘋了？這像什麼樣子？把我摔了一交，我可不依你！」

錦花被他抱住了兩腿，身子幾乎搖搖欲倒，這就薄怒嬌嗔的說着。學海慌忙放了手，站起身子，正欲和錦花有個親熱的舉動，忽聽牛醫生又哈哈地笑着進來了。

## 五 拆字兼看相如此醫生

錦花和學海正欲有個親熱的舉動，忽聽牛依仁的聲音又哈哈地笑進來。兩人這就立刻又分開在兩旁，只見牛依仁一面跨進會客室，一面還嚷着道：

「宓太太！這回子是真的笑話來了。」

「是怎麼的一回事？你不要活見鬼？」

「哈哈！我做醫生到現在，病人也見得不少，可是從來也沒見過像你們府上這位貴廚師傅的病兒。我到他房間裏去看病，你猜這位病人在幹些兒什麼？原來却在吃大肉包子呢！他一見了我，慌忙又跳到床上去哼起來。但是因為他嘴裏有了包子的緣故，哼的聲音倒有些像流行小曲兒似的成分。你們想，這還不是一件新鮮的笑話兒嗎？」

牛依仁這一個消息聽到錦花和學海的耳朵裏，兩人方才覺得好笑起來。不過學海所以發笑，還並不是爲了廚師傅生病吃肉包子的緣故，他是因爲錦花對自己又發生愛憐的意思，所以他的心頭才感到歡喜起來。但錦花笑了一笑之後，馬上又顯出憤怒的神情。恨恨的說道：

「該死！該死！想不到阿王還會裝生病偷懶，這傢伙太豈有此理了。」

「宓太太！你不要生氣，我後面還有話呢！阿王的病倒是真的，因爲我一測量他的熱度，是一百度出關，可見熱度也不輕，但是這傢伙病中還貪嘴，你想，這種人不生病，誰才生病呢？」

「大概閻羅王請客帖子到了，所以他不去有些不好意思，才這樣的自作自受。」

學海在旁邊也插嘴着說，他臉上不像剛才那麼的抑鬱，至少是含了一點春風得意的微笑。這

時牛依仁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對錦花笑嘻嘻的說道：

「這太太！我想着了，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談談。」

「什麼事情？什麼事情？」

錦花見他神情有些神祕似的，遂很急促的追問。但依仁還不肯直說，吱唔了一回，才微微的  
笑道：

「我想跟你單獨的談談，你有工夫嗎？」

「瞧你這牛鼻子醫生專喜歡賣野人頭，你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要跟我這樣秘密的樣子呢！學海不是外人，你有事只管說吧！難道你還預備講什麼鬼話來嚇嚇我嗎？」

錦花被他這麼的一來，心頭倒不免真的亂跳了幾下。但她表面上還顯出很自然的態度，向仙  
含笑着嬌嗔。學海也忍不住說道：

「牛醫生！你要如真正有什麼秘密的話，我可以暫時到外面去避一避的。」

「那可不必，那可不必，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任先生聽了也沒有關係。」

「我這個人的脾氣，最怕是嚕哩嚕噓的纏不清。但你偏偏還要小題大做的一本三正經，既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你鬼鬼祟祟幹嗎？爽爽快快的說了不就行了嗎？真叫人討厭。」

牛依仁見錦花回過身子去，在那邊沙發上坐下，鼓着臉兒，有些生氣的樣子。這就急得紅了  
臉兒，顛着屁股，蹬着肩膀走上去，打躬作揖，笑道：

「宓太太！對不起，我馬上就說了，不過，我在未說話之前，先向你道喜。」

錦花不免又驚奇起來，她猛可站起身子，用了猜疑的目光，向他逗了那麼一瞥，急急的問。牛依仁像小丑似的笑着說道：

「是這樣的，我有一個朋友，他……請我來問問你，不知你們對月娟小姐作怎麼樣的打算。」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請你能不能說得明白一點？」

「可以，可以，我這個朋友，他實在在的愛上了你們的月娟小姐。不過，我可以完全的担保，他有錢，他有地位，他有……」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原來你牛醫生改行了，現在是做媒來的對不對？」

學海聽錦花這麼說，倒忍不住在旁邊也笑起來了。牛依仁被學海這麼一笑，這就把臉兒漲得像血噴豬頭那麼的紅。急急的說道：

「不！不！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那裏我是改了行，常言道，成人之美，人皆同心，我……也就是這個意思呀！」

「可是，我真覺得有些兒奇怪，月娟在我這兒還不到一個月的日子，怎麼連你的朋友都會知道了呢？」

「這……這……是因爲我……偶然的跟他說起，他一聽月娟小姐長得美麗，所以……所以……他便深深的愛上了。宓太太！你……能不能答應我呢？」

錦花由不得暗暗的沈吟了一回，覺得牛依仁來和月娟做媒，這不啻是拔去了自己一枚眼中

釘，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為月娟有了婆家，宗林當然不能再和她親熱了。我可以用柔媚的手腕去攏絡他，宗林在孤單單感到寂寞之餘，他一定會投入我的懷抱了。錦花心中雖然是這麼的想，不過她還恐怕被外界引起議論，說自己爲了討厭月娟，才把她嫁出去的。她要避免這個嫌疑起見，所以表面上還故作不答應的樣子。搖搖頭兒，說道：

「牛醫生！你不要來跟我開玩笑了？」

「宓太太！我可以罰誓，我絕對不開玩笑。要不然，天打雷劈！」

「得了罷！開玩笑也罷，不開玩笑也罷，我們月娟還是一個小孩子，她早哩！」

「宓太太！我瞧月娟小姐已經發育健全了，怎麼還能說小孩子呢？今年嫁了人，明年保險她養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寶寶。」

牛依仁雖然感到有些失望的難過，但他還竭力用媒婆的口吻，向錦花一再的慫恿。學海在旁邊又插嘴說道：

「牛醫生！我說你這個人做媒還是外行，怎麼說了半天，還沒有把對方是個姓什麼？在那兒做事？家境怎樣？這些情形不告訴一個明白呢？」

「對，對，對！我這人就塗糊在這個上面，幸虧任先生提醒了我。宓太太！我詳詳細細的對你說，說起對方小官人，真是大名鼎鼎，恐怕你們都聽見過他的名字。姓屠名叫許明，是現代爲民喉舌的參議員。是……參議員！聽了這三個响亮的名字，你們也可以曉得他的地位和名望了。至於他的本身容貌和才學，真是貌如宋玉，才高子建，在整個的



上海，不！不！在整個的中國，可以說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

牛依仁說到參議員的時候，他還提高了喉嚨，重複地說了一遍。他唾沫橫飛地，顯然是這一分樣兒的興奮。錦花似乎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自管抽煙，並不理睬。學海却有些不瞭解的樣子，說道：

「我不相信，那個姓屠的難道沒有娶過妻子嗎？」

「妻子是娶過了，上個月剛死去，他是討填房。不過年紀還輕，只有三十出關。孩子也沒有一個，這……還不是和頭婚差不多嗎？宓太太！你別老是不理我呀！你覺得這個親事怎麼樣？不是很可以說十全十美嗎？」

「好倒是一頭好因緣，不過我就沒有權力可以作這個主意。」

錦花方才抬起粉臉，秋波斜掠了他一眼，低低的回答。牛依仁愣住了一回，呀了一聲。笑起來說道：

「宓太太！你又說笑話了，你是月娟的母親，女兒的婚姻，娘不作主，誰有權力才好作主呢？我想，我想，只有你才可以作主，你肯點點頭，事情就絕對沒有問題了。」

「牛醫生！你真是太糊塗了，月娟可不是我親生的女兒，假使她是我生養的，那我馬上就可以答應你。不過，現在我就不便作主，因為她年紀還小，我若把她嫁了人，外界說起來，還以為是我多着她。再說我答應了你，志萬心中也不見得會肯。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牛依仁聽了她這一篇話，仔細的一想，覺得倒也未始不是沒有道理。這就皺了眉毛，搓着手兒，沉思了一回。說道：

「這太太！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是，我認爲還得看情形而論。比方說，你把月娟小姐嫁個貧苦的夫婿，那麼說起來，好像你未免有些惡意。但現在你給她配一個堂堂的參議員，不但地位高，名望響，人品好；而且家裏還有成千成萬的錢財，這……不是千載難逢的一個好機會嗎？所以只管作主好了，就是月娟小姐的本身，她一定也十二分的感激你呢！」

「牛醫生！你別忙，讓我跟志萬商量商量，過幾天再給你答覆好不好？」

「這太太這話不錯，志萬老伯是一家之主，她總要問過了他才是。牛醫生！你做媒莫非有什麼好處不成？否則，何以這麼的起勁呢？」

「那裏那裏？任先生！你又跟我大開玩笑了，我還不是爲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緣故嗎？」

學海一句開玩笑的話，想不到竟說在牛依仁的心眼兒裏去，一時顯出侷促不安的態度，只好連聲的辯白。過了一回，覺得沒有什麼再可以在這兒逗留下去，於是又向錦花叮囑着說道：

「這太太！我走了。」

「不在這兒吃了晚飯再回去嗎？」

「因爲……因爲……我還要出去出診。……」

「啊呀！你真是一個死人也不關的醫生，既然還要出診去看病人，如何還安安閒閒的逗留在這兒說白話呀？要知道病家等醫生到來，心中是多麼的焦急呢！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牛醫生！你做醫生的也副業，生意很會做，還帶做媒，令人敬佩！敬佩！」

牛依仁聽錦花這麼說，已經感到十二分不好意思，再被學海這麼的一取笑，他的額角上也忍不住冒出汗點來了。遂苦笑着說道：

「任先生！你不要挖苦我，我今天到這兒來的目的，是給這裏廚師傳看毛病。跟月娟小姐做媒，無非是偶然提起而已。你怎麼說我做媒是當副業？那未免是太侮辱我了。」

「不！牛醫生！那你倒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侮辱你，我無非是贊美你有多方面的才能罷了。假使你要認爲我有侮辱你的意思，那你倒是真的太委曲了我。」

「牛醫生！你有空閒工夫在這兒多爭論，我覺得你還是早點到病家那裏去診治病人比較功德無量。」

「這太太這幾句話有道理，有道理，那麼我們再見！」

錦花說的話，牛依仁是不敢說一句不是的，遂連連點頭回答，他一面已跨出會客室去了。但他不知有了個什麼感覺之後？忽然又回過身子一隻腳在門檻外，一隻腳又跨了回來。含笑問道：

「噯！噯！這太太！我這一頭婚姻，你什麼時候給我一個回音呢？」

「說不定，反正我早晚總有一個回音給你。」

「明天好不好？」

「太性急，沒有這麼的快。」

「那麼後天吧！我想後天總有個解決了。」

「再後一天，三天後給你回音。」

「好！好！準定大後天，我來聽你回音。這太太！可是你千萬不要給我那個朋友失望。」

「不要多嚕囉了，喂！牛醫生！你等回兒開藥方的時候，別把明天後天寫進裏面去，知道

嗎？」

「哈哈！哈哈！這太太！你又跟我開玩笑了。」

牛醫生受不住也只好受下來的哈哈地笑了一陣，他便三腳兩步的走出院子外去了。錦花微微的嘆的一口氣，似乎有些感慨的樣子。說道：

「一個在醫院裏學習了三年看護的人，居然也掛牌做起醫師來，那就無怪他醜態百出了」

「不過，做醫生的人就靠着命運，運兒來了，這種人也會成了名醫。假使在報紙上宣傳說

是海外留學回來的醫學博士，誰知道他們的祕密呢？」

學海微微的一笑，也附和着回答。錦花却並不表示什麼，他垂了粉臉，好像有所深思的樣子。學海於是接近她的身子，低低的說道：

「錦花！屋子裏太悶，要不到花園裏去散一回步？」

「也好，太陽完全落山了，院子裏一定很涼爽的。」

錦花點點頭，遂和學海慢步地踱到花園裏來。兩人靜靜地並不說話，只有一步一步的脚步在地上擦過激起了一點細碎的聲響。這裏有一叢月季花，綠綠的葉子兒中探着紅噴噴的花朵，頗覺艷麗。但是泥地上也散了幾瓣已經退色的花瓣，那當然是顯出十分憔悴的樣子。錦花從樹梢蓬中遠遠望過去，見宗林，月娟，小龍三人正在那邊草地上放風箏遊玩，看他們嘻嘻哈哈的情景，至少還帶了一點天真的成分。錦花心中多少有些感觸，遂情不自禁的脫口說道：

「他們年青，他們還過着黃金時代，和這花朵一樣，他們像這含苞待放的花蕾，我却已經成爲將凋謝的花兒了，我和他們似乎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不過各人的目光不同，環境不同，我覺得你還年輕，你是一朵開得剛茂盛的花朵，我覺得這怒放的花朵，和還未展放的花蕾相較，那就可愛得多了。比方說胡先生，他比我們年青，他見了我們會顯出下一輩的樣子。因此他和我們之間，也就永遠地刻劃着一條遼闊的鴻溝了。」

學海說這幾句話是有着深刻的含蓄，錦花聽了，在芳裏好像有什麼東西猛擊了一下。她的粉臉兒沉默了，呆住了一回後。忽然轉身握了握學海的手，明眸充滿了熱情的光芒。誠懇地說道：

「學海！我覺得我的心，只有你能瞭解。我的性情，也只有你能懂得，你真是太好了。」

……

「錦花！你……爲什麼要掉淚呢？」

「不！你不要打斷我的話，你又謙恭，你又溫和，你更有忍耐心。頂重要的，你會順着

我，我有時候對你發了脾氣，你還會跟我說好話。我想，世界上比你好的人，恐怕是沒有的了。」

「錦花！我做夢想不到你會跟我說這兩句話，我真的太高興了，我……不知道該怎麼樣來感激你一番知己之情才好呢？」

學海對於錦花這幾句話，不免有些兒受寵若驚。他握着錦花的手，他拭着錦花頰上的眼淚，他幾乎向錦花要跪下來叩頭的樣子。就在這個時候，阿秀在遠處呼太太的聲音，觸送到錦花的耳朵裏。她慌忙收束了淚痕，說道：

「也許是志萬回來了。」

「我不進去見他了，錦花！我走了。」

「你什麼時候再來？」

「假使你需要我慰藉的話，明天晚上八點鐘，我在米高美舞廳等你。」

「好！我們明兒再見！」

錦花點頭回答，學海便匆匆的走了。果然不出錦花所料，阿秀到了面前，報告說老爺回來。錦花於是回到房中，只見志萬已寬了長衫，坐在沙發上吹風扇。他一見錦花，便笑嘻嘻叫道：

「太太！是不是阿秀來叫你的？我關照阿秀，不用叫你，她這小丫頭却不聽我的話。因為我知道你怕熱，洗好了浴，在花園裏納涼是很舒服的。」

「沒有關係，我已經在花園裏吹過一回風了。志萬！你肚子餓了沒有？」

錦花明白志萬處處地方都顯出愛惜自己的意思，而且至少還包含了一點畏懼的成分。一時也顯出十分溫和體貼的樣子，向他含笑回答。志萬笑道：

「你給我弄好了什麼點心嗎？我就吃一點，回頭吳局長還要請我吃晚飯。」

「陰涼綠豆湯，你不是愛吃嗎？怎麼？你晚飯還到外面去吃？」

「是的，他有些事情跟我談談，爲了公事，真沒有辦法。」

「你也太忙了！」

志萬感嘆地說，兩眼望着錦花的臉兒，他在担心着太太會不高興的意思。今聽錦花果然生氣地回答，他急了，微微一笑。說道：

「你覺得我太沒有工夫陪伴你了吧？」

「不！我們老夫老妻了，倒不需要像年青夫妻似的常伴在一起了。」

「那你爲什麼？」

「我說你才回家坐不了一回兒，你又得到外面應酬去，你究竟不是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你也得休養身子要緊呀！」

志萬聽她這樣說，方才明白她是爲了愛惜自己身子的意思，一時十分的感激，頻頻的點頭，望着她粉臉兒，好像有說不出可愛的模樣。說道：

「我明白你是關懷我的身體，我很激謝你。」

「啊呀！你越發跟我鬧客氣了，自己夫妻，還說什麼感謝兩個字，那可不是笑話嗎？」

「我覺得是應該相敬如賓的。」

志萬見錦花笑了一笑，他也笑起來。就在這時，阿秀盛了一碗陰涼綠荳湯進來。放在沙發旁的茶几上，叫聲老爺好吃了，志萬伸手拿了羹匙，在碗裏淘了淘。向錦花含笑問道：

「太太！你不用一點嗎？」

「我不要吃，你覺得還甜甜嗎？要不夠甜的話，我給你再加一點白糖。」

「唔！已經很甜了，哦！太太！小龍跟月娟呢？」

「胡先生來了，做了小孩頭腦，他們一塊兒在花園裏放風箏遊玩呢！」

「胡先生這孩子很好，他是一個有爲的青年。」

「你怎麼叫人家孩子呢？」

「啊呀！你以爲我養他不出來嗎？我的大兒子要如在世上的話，現在已經二十六歲了，那比胡先生不是更大了幾年嗎？唉！可是他在十五歲的時候竟死了。」

志萬說到後面，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大有感傷的意思。但錦花聽了這話，芳心裏也好像刺上  
了一枚利箭般的難過。她覺得自己的希望，也許慢慢地會變成泡影了。志萬見她也低了粉臉，默  
默無語。一時倒又笑道：

「太太！怎麼？你代我難過嗎？」

「唔！當然囉！你想起兒子傷心，我總不見得相反地高興呀！」

「不過，整整地已經死去了十一年的人了，我們還傷心他做什麼？那不是太傻了嗎？好太



「太！你不要傷心吧！好在我們小龍是很聰明可愛的。」

志萬聽錦花這樣說，反而含了微笑，向她低低的安慰。錦花在志萬身旁坐下，取了一支烟捲，微微的吸着。志萬吃完綠荳湯，阿秀擰上手巾，然後把碗匙收拾出去。志萬回身過來，覺得有陣細細的幽香，撲鼻芬芳，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望着心愛的妻子，他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得意。情不自禁的把她手兒拉了過來，輕輕地撫摸了一回。他說說幾句柔情蜜意的話，但總因為自己年齡的關係，似乎不好意思說出口來。錦花這時却低低的說道：

「我想起了一件事，回頭你又要出去了，我就沒有機會再跟你說了。」

「是件什麼事情？」

「剛才牛醫生來給我們做媒。……」

「哦！他給誰做媒？」

「當然給月娟囉！總不見得給小龍來做媒的。」

錦花見志萬似乎顯出很驚異的樣子，遂把秋波逗給他一個媚眼，俏皮地回答。志萬聽她語氣，大有醋意的成分。遂慌忙平靜了臉色，低低的問道：

「是誰家的孩子呢？」

「姓屠名叫許明，他還是參議員呢！你這個名字聽見過了沒有？」

「屠許明，哦！是的，他是參議員，不知他今年幾歲了？」

志萬想了一回，點點頭說。錦花被他這句話倒是問得愣住了，呀了一聲，笑道：

「到底是你仔細，我這個年紀倒沒有問他。不過牛醫生說，他是討壞房，看來年齡方面比較大一點，好在沒有小孩子，這和頭婚原差不多。我當時對他說，這頭婚姻，我不敢作主，要和志萬商量商量。現在我跟你提了這麼一聲，你的意思怎麼樣呢？」

「我的意思，最好還要徵求月娟自己的同意，因為這個年頭兒，兒女的婚姻，做父母的不過是一個顧問而已。何況月娟不是我們親生養的，這當然更不能有所強迫她，你說對不對？」

「你這話很有道理，那麼我且問了月娟自己之後，再作道理吧！」

「唔！對了，只要月娟自己歡喜，我絕對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姓屠的既然是參議員，我倒很歡喜，彼此有了一層親戚關係之後，我們爲官的就可以避免許多攻擊。這是院長所說，無論什麼事應該隱惡揚善才對。」

志萬說到這裏，他已站起身子來。錦花知道他要走的意思，遂把長衫取過，提了衣領，服侍他穿上，並低低的問道：

「什麼時候回來？」

「大概九十點鐘回來，沒有什麼事情，我一定早回家的。」

志萬後面這兩句話，是包含了安慰她的意思。錦花點點頭，遂送他出房。不多一回，阿秀已把晚飯開在飯廳裏了。待錦花到了飯廳，只見桌子旁已坐了可卿，月娟小龍三個人。小龍見了錦花，便高聲叫道：

「媽！快來吃飯，人家肚子餓了。」

「瞧這孩子！你肚子餓，你只管自己先吃好了，爲什麼要等我呢？你們洗了浴沒有？」

錦花一面坐下，一面向月娟望了一眼，低低的問。月娟點點頭，小龍却搶着說道：

「我浴早洗過了，是姑媽給我洗的。」

「還說哩！要不如我來叫你們，你們就玩得忘記了時間了。」

「阿秀！胡先生飯開去了沒有？」

「開去了，怕他早吃完了。」

錦花聽可卿這樣說，便望着月娟微笑。月娟似乎有些怕羞，垂了粉臉，只管吃飯。錦花想到了宗林，又回頭問阿秀。阿秀一面給他們盛飯，一面笑着回答。經過這一番談話之後，大家便靜靜的吃飯了。

晚上，錦花獨個兒坐在臥房裏，手托香腮，胡思亂想的忖了一回。一個年輕的少婦，在這四月裏熱情的天氣，一個人悶在這死沈沈的閨房內，她的心境是多麼的痛苦。她看了一回小說，但越看越煩惱。把小說恨恨的在桌子上丟，她站起身子，又在室內踱了一回步。她此刻腦海裏，浮現了兩個男子的臉龐，一個是學海，一個是宗林。學海雖然可愛，但宗林比學海更可愛。況且學海已經是成爲自己懷抱中的情倖了，宗林還是自己正在渴望之中的愛人。尤其在沒有想到之前，那似乎更覺得可愛，她此刻呆呆地起了幻想，假使我和宗林能夠接吻一次，這叫自己死也甘心的了。想到這裏，她會伸張了兩手，猛可撲了上去。當她撲了一個空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未

免癡心得太以可憐，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正在懶洋洋地感到十分頹傷的當兒，忽然在夜風中播送過來一陣雄壯的歌聲。使錦花不免呆住了一回，立刻走到洋台外，伏了石欄杆向花園裏一望，那不是宗林的聲音嗎？想不到他還會唱這樣好聽的歌聲，她那顆芳心好像被一塊吸鐵石所吸引了；於是在一陣情感衝動之下，她便急匆匆的向樓下直奔了。

## 六 情花難自禁這般豔婦

宗林吃完了晚飯，有僕婦王媽端了面水進書房來，同時把飯菜的碗收拾出去。宗林洗過了臉，他把襯衫馬夾脫去，索性揩身起來。就在這個時候，忽見月娟匆匆的進來。當她瞥眼到宗林赤着膊的時候，因為自己是個女孩兒家，宗林是個小伙子，那麼多少總覺得有些兒難爲情。不禁啊呀了一聲，她把一隻跨進去的脚又縮了回來。宗林回眸見了月娟，便笑嘻嘻的說道：

「月娟！你幹麼進來又出去了？」

「我不知道你在揩身，對不起！我回頭再來罷！」

「那沒有關係，我可不是一個小姑娘，難道還害羞不成？況且我們不是認作兄妹了嗎？娟妹！謝謝你，你能不能幫幫我的忙，給我擦個背兒。」

宗林拿了手巾，望着月娟含了笑容，低低的央求。月娟是富於情感的姑娘，況且對宗林本有着十分的愛憐之心。因此微紅了臉兒，竟沒有拒絕他的勇氣。遂把手巾接過，秋波脈脈地逗了他一瞥媚眼。低低的笑道：

「好大的架子！你又不是小孩兒，還要人家給你擦背，難道不怕難爲情嗎？」

「好妹妹！馬馬虎虎好了，我手臂太短一點，挽不到背脊上去，你給我擦兩把就行了。」

月娟聽他撒嬌似的央求着，這神情有些嗲得令人可愛。其實事情是相對的，女子在男子面前發嗲，使男子會心神欲醉，但男子在女子面前發嗲，使女子的芳心中同樣地會感到甜蜜而舒服。當時月娟便拿了手巾，給宗林輕輕的擦背。一面擦着，一面心中就暗暗的想着。宗林不但容貌美，而且人體更美。皮膚是那麼白皙，肌肉是那麼強健。這樣男子，是多麼的令人可愛呢！宗林被她擦得有些兒肉癢，把身子向左側了過去，而且忍不住嗤嗤的笑起來。月娟好笑問道：

「幹麼這樣好笑呢？」

「人家怪肉癢的，你擦得重一點吧！」

「瞧你，人家服侍你擦了背，你還儘管不稱心，我不會擦了，你去叫別人給你擦好了，那你就稱心了。」

月娟聽他這樣說，遂把手巾在桌子上一丟，鼓着小嘴兒，故作生氣的樣子，恨恨的回答。宗林一面套上了汗馬夾，一面又披上了襯衫。笑道：

「好妹妹！我說錯了話，請你原諒我吧！」

「誰是你的好妹妹？你不要涎臉了！」

月娟見他向自己打躬作揖的樣子，一時又喜又羞，忍不住通紅了臉兒。但表面上還竭力綑住了粉頰，似乎怒氣未消的意態。宗林走近她的身旁，把她手兒緊緊地握了握。難受地問道：

「娟妹！難道你不承認我是你的大哥了嗎？」

「唉！並非我不承認，也許事實上不允許我承認你是大哥。……」

宗林這一句話，倒是觸動了月娟的心事，她的粉臉由紅暈而轉變淡白，很哀怨而且淒涼的嘆了一口氣，她低低的回答了之後便把身子背過去了。宗林當然是感到無限的驚奇，嘆了一聲。急急問道：

「月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請你向我告訴一個詳細吧！」

「……………」

「月娟！你為什麼不回答我？……啊！你怎麼哭起來了？你說呀！你說呀！」

宗林見月娟並不作聲，而且兩肩一聳一聳，拿了手帕，在臉上擦抹。一時便扳轉她的肩頭，果然見她臉上沾了無數的淚痕，於是益發向她驚奇的追問。月娟慌忙收束淚痕，還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

「誰在哭？你別胡說白道。」

「你還要賴？臉上的眼淚剛被你揩乾了呢！月娟！你不要隱瞞我，你說事實上不允許你叫我大哥，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月娟聽宗林問這幾句的神情，好像也要哭出來的樣子。一時更加的悲酸，幾次要把眼淚滾了下來，但竭力又熬住了。低低的說道：

「這是很簡單的意思，你是小龍的老師，我是小龍的姊姊，況且你也教授我的書本。那麼

師生的階級，已經是分得清清楚楚了，我怎麼能叫你大哥呢？」

「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我們年齡僅僅只差了四年，而且同是天涯淪落之人。我們在這異鄉客地的上海，豈可說一見如故。況且我和你師生關係也無非掛名而已，至於我教你書本，彼此算爲互相研究，也無不可呀！月娟！昨天晚上，好像你十分喜歡的答應了我。但今天忽然又變卦起來，我覺其中一定有道理，難道有誰來阻止你這樣的叫我嗎？」

月娟被他後面這一句話直猜到心眼兒上去，一時倒默默地說不出什麼話來。秋波哀怨地逗了他一瞥，似乎想說話而又說不出來。宗林是個聰明的人，他在細細轉念之下，心中便已經有些明白過來了。遂繼續的說道：

「月娟！我和你認做兄妹的事，你爸爸知道了嗎？」

「沒有？」

「那麼你媽知道了是不是？……唔！你不回答，那準是你媽知道了。可是叫我感到有些兒奇怪，難道是你自己向她告訴的嗎？」

宗林故意先從她爸問起，然後問到她的媽。因爲月娟並不作答，遂又向她接着問下去。月娟到這個時候，她再也隱瞞不下去了。遂哀怨地說道：

「我告訴你吧！剛才我到花園裏去找你，叫了幾聲大哥，齊巧被媽聽到了。她問我叫誰？我老實的說了。不料她聽了，對我很嚴肅的勸告，說一個人階級要分清楚，我和你是師生關係，如何可以稱呼大哥？這不是太沒有禮貌了嗎？我心裏一想，媽這話也不錯，

是我答應媽以後不再呼你大哥了。」

「我也早猜到是你媽向你勸阻的，可是，你上了她圈套了。」

宗林對於這一點，原有意料中的事情。遂淡淡的一笑，很俏皮的說。月娟有些奇怪的情態，微蹙了兩條細長的眉毛。低低的說道：

「你這是什麼話？我上了媽的圈套？」

「唔！她所以這樣的勸阻你，在她的心中原有作用的。」

「你這話益發稀奇了，她還有什麼作用呢？」

「我不便說出來，好在你將來總會明白的。」

月娟聽他這麼回答，芳心中更加的孤疑不定，雪白的牙齒，微咬了殷紅的嘴唇皮子，倒是怔地出了一回子神。宗林這時心裏也很難受，他覺得自己和月娟的愛情，顯然是已經有了阻礙。遂嘆了一口氣，又低低的說道：

「月娟！爲了避免我們終身煩惱和痛苦起見，我覺得我們不認作兄妹了也好。而且，……而且，我更希望我們從此應該疏遠一點。」

「我的年紀還小，我懂的事情不多，所以你這幾句話，叫我聽了真有些兒莫明其妙，胡先生！那麼……你……難道不預備教我書本了嗎？」

宗林見月娟一面顫抖着說，一面大有盈盈淚下的神氣。他心中也覺悽然，呆住了一回。眼皮兒也微微的紅起來，伸手拍拍她的肩胛。說道：



「我所以這麼說，那和你不叫我大哥了是有着一樣的苦衷。因為事實上不允許我們常在一起，那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假使我要在這裏想多做幾天家庭教授的話，那麼我們還是疏遠一點的好。」

「胡先生！我媽……難道……會妬忌我們嗎？」

「這個……月娟！我覺得你是一個孝順的女兒，我不希望你和家庭發生感情上的破裂，所以……」

「胡先生！我們再見！」

宗林說到所以兩字，他却說不下去，兩眼望着月娟的粉臉，却又低下頭來。月娟的芳心裏也說不出是悲酸還是苦辣？她好像覺得宗林對自己已經是不愛護了，因此感到十二分失望。有氣無力的移動着懶洋洋的步伐，向房門外走了。宗林直待看不見了她的影子，身子不由向房門口趕上兩步。但立刻又停止了步，輕輕的嘆了一聲。他心中一陣陣的細想，覺得這太太這個婦人，似乎太降低了她自己的身份。雖然她嫁了一個年纔已經半百的丈夫了，在生活上感到這樣的苦悶，但是是一個人首重名譽，難道她竟然不顧全丈夫的地位和名譽，要我給她一種不合理的慰藉嗎？因為她剛才會經要和我結為姊弟，此刻她又阻止月娟來叫我大哥，那麼她心中的用意不是已經很顯明了嗎？想到這裏，不免對這太太有了一種輕視之意。覺得自己在這裏做教授下去，將來難免還有尷尬的事情發生，萬一這種尷尬情形臨到頭上的時候，那麼我將怎樣來擺脫才好呢？宗林在這樣憂慮之下，他心裏非常沉悶，遂情不自禁的踱到花園裏來散步了。

宗林在花園裏，一個人坐在池塘旁邊，望了一回天上的銀河，心裏甚爲惆悵。他有些情不自禁的，遂放開喉嚨，唱起熱血歌來。誰知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見一個艷婦，姍姍含笑而來。並且把纖掌輕輕的拍着，連聲的說道：

「唱得好！唱得好！真是一位金嗓子的歌王。」

「啊呀！宓太太！你不要跟我開玩笑，那叫我不是太不好意思了嗎？」

宗林回頭去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這位熱情的太太。一時慌忙站起身子，紅了臉兒，低低的回答。錦花覺得今天夜裏，在這四下無人的環境裏，能夠和宗林單獨的遇見了，這總是一個親熱的好機會。遂眉花眼笑的說道：

「不要再客氣，不要再客氣，你唱得真好，我沒有瞎捧你，假使你願意再唱幾曲雄壯的歌兒給我聽，我一定洗耳恭聽。」

「我唱得不好，而且我……也不敢放肆，宓太太！請你原諒我！」

「爲什麼你老是這樣的客氣？來！我們別這麼的站着，還是坐下來談談吧！」

錦花見他彎了腰肢，好像下屬見了上司那麼恭敬的樣子，一時又好氣又好笑。但仔細想想，總是他老實忠厚的緣故，遂以大胆的作風，伸手拉了宗林的手，叫他一同在池塘邊的石欄上坐下來。宗林的心頭是跳躍得厲害，他好像是臨到了什麼危險事情一樣，真感到十二分的偏促不安。錦花伸手又搭在宗林的肩上笑盈盈的說道：

「白天裏，我和你談的話，似乎還沒有告一個結束。……」

「我們談了些什麼話呢？」

「什麼？你難道忘記了嗎？」

「我……委實有些想不起來了。」

宗林簡直有些目定口呆的神情，茫無頭緒的回答。錦花的眉宇之間，是透露了無限的風流之情。秋波逗了他一瞥，勾人靈魂的目光，嫣然的一笑。低低的問道：

「你真的想不起來了？還是假的想不起來？」

「當然是真的，我們在白天裏不是也隨便談談嗎？根本沒有一件什麼正經的事情呀！」

「嘿！我和你要結成一對異姓的姊弟，這不是一件很正經的事情嗎？因為小龍來找你了，所以我們沒有繼續談下去。現在我需要你一個回答，你心中願不願意有我這麼一個難看的姊姊呢？」

「這個……我實在難以高攀，第一，我是一個貧窮的子弟，第二，我把宓老伯當作長輩一般看待，所以事實上也不能這麼做呀！」

宗林被錦花問得漲紅了臉兒，他吱吱唔唔的過了好一回。才鼓作了勇氣，總於毫無情感作用的加以拒絕。錦花把笑容慢慢地收起了，同時顯現了無限怨恨的表情。低低的說道：

「你不用這樣的藉口來拒絕我，我很明白，大概你嫌我老了，所以不肯把我認作你的姊姊！哼！我覺得在你的心中，明明是我看不起！」

「宓太太！我怎麼敢看不起你？」

「不許你再叫我這太太，我沒有福氣給你這麼的稱呼。」

錦花冷笑了一聲，她故意竭力的做作，扳起了粉臉，顯出無限憤怒的樣子，嬌嗔地回答。宗林被她這麼的一來，真弄得有些兒啼笑皆非。呆呆地木然了一回，方才小心翼翼地說道：

「這太太！哦！不！不！這女士！……」

「什麼？我可不是志萬的妹妹，如何稱呼我姓這起來？告訴你，我娘家姓范，名字叫錦花。」

「那麼我叫你范女士吧！」

「不行，我不愛聽你這麼的叫。宗林！我警告你，你若侮辱我，我決不饒放你的。」

「你……你……這話不是太冤枉了我？我長了幾顆腦袋？敢侮辱你。這太太！不！范女士！不！不！唉！我真不知該稱呼你什麼才好？」

宗林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弄得有些兒神智不清的，幾乎急得要哭出來的樣子。錦花見了，倒忍不住又暗暗的好笑。遂低低的說道：

「這很容易的事，你叫我一聲姊姊不就得了嗎？」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我真能夠這麼叫嗎？」

「親愛的弟弟！你放大了胆子叫吧！我心裏喜歡着你叫呢！」

「哦！我放肆了，姊姊！」

宗林的理智，到底還抵不過錦花熱情的魔力底勾引，他忍不住向她叫出姊姊兩個字來。錦花

聽到了這一聲姊姊的叫喊，她是感到了勝利的得意。也許是關不住她內心春情的爆發，她把兩臂伏在宗林的肩胛上，却不禁格格地笑起來了。宗林被她這樣一來，心裏真有些混陶陶的，要想推開她，心裏又不敢，怕她生氣。假使去抱她吧！那當然更不可能。因此他有些木然的樣子，怔怔地愣住了。偶然他的眼睛向地下望去，這把他一顆心兒更刺激得別別地跳躍起來。原來錦花此刻是穿了一件妃紅色薄綢的睡衣，這衣服是不用鈕子，在腰肢間只繫了一條絲帶。被她一陣子笑，那絲帶散了，睡衣披了開來，因此露出了她粉嫩的大腿，好像羊脂白玉，榨得出水兒來一樣。更因為見不到她的褲腳管，所以在一個未婚的小伙子眼裏看起來，當然是更覺得有些兒想入非非。遂急促的說道：

「你……你……衣帶子散了。」

「真是嗎？……」

「真的，我沒有騙你。」

「好！原來你是假充老實人，好好的繫着怎麼會散開來？那一定是你給我解散的了。」

錦花故意這麼的咬他一口，媚眼兒水汪汪的向他瞟。宗林想不到自己好意關照了她，反而被她咬了一口。一時急得紅了臉兒，有些口吃的成分。說道：

「我……我……決不會這樣沒有禮貌，你……不要委屈了我。」

「其實弟弟要向姊姊頑皮，那也算不了一回希奇的事，你何必急得這個樣兒呢？」

錦花方才又温情蜜意的樣子，笑盈盈的說。她不但沒有把帶子繫好，而且還把睡衣更披開一

點。眼睛是透明的，除了閉着之外，當然什麼都可以看見。因此宗林見到錦花裏面並沒有穿着小衣，那兩堆高高的乳峯，已經一半顯露了出來。於是想像到她的下身，難道也沒有穿了褲子不成？宗林在這麼一轉念之下，他全身像火煨似的熱脹起來。心頭的跳躍，真像小鹿般的亂撞，他幾乎連呼吸也要迫促起來了。

這時錦花內心的熱情，也已到了不可壓制的地步。她見宗林木然地出神，遂嫣然的一笑，便過身子去。說道：

「弟弟！你看我什麼呀？姊姊身上有什麼東西值得你這麼的注視呢？」

「我……我……沒有看什麼呀！現在雖然是初夏的季節，但晚風也有些涼意，姊姊穿得這麼單薄的衣服，恐怕也要受寒的。我想時候不早，你應該回房去安置了。」

「不！我此刻內心的熱，好像是喝過了酒一樣的發燒。弟弟！你不信，你可以摸摸我的皮膚，那你知道我是熱得快瘋狂了。」

錦花真是一個風流的女子，她爲了要勾引宗林，竟大膽把他手兒拉來，放到她自己的睡衣裏面胸部上去。還眯了眼睛，向他噙噙的笑。宗林的手兒，他已是迷醉了。他心頭的甜蜜，已經使他神智有些糊塗起來。不過理智最後的警告他，你是一個有作爲的青年，你不應該造下了這個罪惡！於是他猛可的縮回手兒，預備急急的站起身子。不料道高一丈，魔高十丈，錦花好像餓虎撲羊似的把宗林脖子抱住了，同時用她靈敏的小舌尖兒，在宗林的嘴上緊緊地吮吻住了。

「姊姊！姊姊！你……你……這算什麼意思？」

「弟弟！我親愛的弟弟！我老實的對你說，我愛你！」

「你愛我？這……這是打那兒說起？你是一位貴族的太太，而且……而且……你又是我的姊姊，你……你……怎麼能夠愛我呢？」

經過良久的吮吻，宗林深深地透了一口氣。他連忙推開錦花的身子，很焦急的問。錦花此刻已忘記了什麼叫做廉恥？她通紅了臉兒，還是緊緊地偎住了他，說出我愛你三個字。宗林對於她這句話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愁眉不展的神情，向她還是用正義的態度勸解。然而錦花此刻已經像一條瘋狂的狗兒，她已經是無可再理喻了。還是急促的說道：

「就是因為你承認我是你的姊姊了，那麼我們就可以相愛了呀！傻孩子！你難道不懂得男女之愛的樂趣嗎？」

「是的，我一些兒也不懂得。」

「哼！我知道了，你是存心不良！」

錦花見他正了臉色，有些不知抬舉的樣子。一時也不免惱羞成怒起來，遂冷笑着回答。宗林有些茫然的神情，把手指了一下自己鼻子。說道：

「我存心不良？……」

「是的，你要看中我的女兒月娟是不是？」

「這個……你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這個意思？你還想賴嗎？哼！既然你沒有愛她的意思，為什麼你要和她結成兄妹

呢？你……明明是引誘她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子！」

錦花怒氣沖沖的樣子，把引誘的罪名，加到宗林的頭上。宗林聽她這樣說，心中倒也別別的一跳。不過他還竭力鎮靜了態度，說道：

「你不要冤枉我，我沒有引誘她，因為我沒有和她做出苟且的行爲來。至於和她結爲兄妹，是因爲她的身世很可憐，我沒有兄弟姊妹，也是一個可憐的人，彼此既然同病相憐，所以認個兄妹，無非大家有個幫助的意思，我根本沒有不良的存心，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對天罰誓給你聽的。」

「哼！這都是你一種巧辯，我決不會相信你的。老實跟你說，你要愛月娟的話，你得先孝敬我。」

「可是，我並不愛月娟。」

宗林覺得她這話中大有威脅和要挾的成分，這就不甘屈服的顯出強硬的態度，正色的回答。錦花一時倒奈何他不得，遂只好向他甜蜜的一笑，把手挽了他的脖子。嫵媚的說道：

「弟弟！我……是一片真心的愛你，你應該答應我呀！」

「答應你原可以，不過我們要想個安全的辦法。」

錦花這神態，大有今夜放不過他的樣子。宗林在沒有抵拒辦法之下，只好暫時用了一個緩兵之計。錦花見他有些心動了，遂驚喜萬分的笑起來。說道：

「你真的答應了嗎？那好極了，反正志萬今夜沒有在家，我們……」



「在這公館裏？那可不行，萬一被什麼人撞見了。我犯了罪，送官究辦，那倒沒有關係。使你名譽掃地，這可不是一件遊玩的事情。」

「那麼你的意思是？」

「我想明天……不！後天吧！我和你到外面去幽敘，這樣無拘無束的可以不必偷偷摸摸的担心了。」

「也好，那麼準定後天晚上，弟弟！此刻……你再給我一點兒安慰吧！」

錦花說到這裏，似乎尚有留戀之情，猛可的又把宗林抱住了，小嘴兒湊在宗林的口旁，又吻了一個鉤。宗林覺得照此下去，難免發生更尷尬的事情，他心生一計，猛可推開她的身子啊呀了一聲。說道：

「你看，你看，那邊有人來了，我們明兒見吧！」

宗林話還沒有說完，身子先一溜煙似的奔回到書房裏去了。錦花回頭四望，見沒有什麼人兒，知道他是胆小的緣故，所以脫身回房。不過他已經和自己約好，當然不至於會失信用，遂笑了一笑，也很滿意的回房去了。

這天晚上，錦花睡在床上想了一夜心事。覺得宗林中愛的當然是月娟，月娟在一日，我是永遠沒有得到宗林真心愛的希望。那麼換句話說，月娟好像是我的情敵，也好像是我的眼中釘一樣。爲了我自己的快樂，我可管不了月娟的幸福了。錦花既然在這樣打算之下，第二天早晨，便打了一個電話給牛依仁。依仁聽了錦花的電話，樂得什麼似的。問道：

「是宓太太嗎？我是牛依仁，你有什麼事情？莫非有好消息給我嗎？」

「不錯，志萬對於這頭親事很贊成，我也很歡喜。」

「哈哈！那麼事情不就成功了嗎？」

「但是，還沒有問過月娟本人的意思。」

「她是個小姑娘，懂得了什麼，我說女孩子的婚姻大事，應該由父母作主才是。」

「話雖這樣說，不過她並非是我們親生的女兒，我們若是強迫了她，恐怕會引起外界的議論。」

「宓太太！那麼你的意思……」

「我想，你……跟姓屠的去說，叫他到我們家裏來遊玩，看機會讓他先親自向月娟去求愛，假使月娟沒有討厭的樣子，我就可以向月娟提起這頭親事了。」

「這辦法好極了，我馬上就跟姓屠的去說。」

「噯！你也不必太急，你爲了做媒，不能忘了門診時間啊！」

「毫無問題，我立刻可以推說醫生有病，暫停營業……噯噯！不！不！我說錯了，暫不門診。哦！宓太太！那麼我們回頭見，回頭見！」

錦花聽他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口吻，一面說，一面已擱了聽筒。遂想想好笑，方才也把聽筒放下，坐到沙發上去，很得意的吸着烟捲。大約有半個鐘點的時間，忽見阿秀匆匆走來報告，說牛醫生和一個屠先生已在會客室裏等太太去談話了。

## 七 哭笑皆備求婚演醜態

錦花聽了阿秀的報告，遂點了點頭，她走到梳妝檯前，對了鏡子，還略加修飾了一回，方才姍姍地走到會客室裏來。這是出乎錦花意料之外的事情，想不到屠許明是個大胖子，胖得像電影上胖明星一樣的難看。錦花微蹙了眉尖，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想，這麼一個醜樣子，那叫月媚心裏如何會愛上他呢？就在這時，牛依仁早已笑着擺了擺手。給他們介紹道：

「這位是宓太太！這位是屠許明先生，是……現代……大名鼎鼎的參議員。」

「宓太太！我……我……來得很歪浪，請你還得特別的原諒才好。」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屠先生的大名，報紙上我早已時常的看見，你真是位為民嚙舌的正義者，我希望你將來還得替我們老百姓多多的造福才好。」

錦花見他一本正經的向自己鞠躬行禮，遂連忙彎了彎腰肢，也笑盈盈的回答。屠許明看了臉兒，似乎不好意思得很的樣子，搖搖頭，却說不上什麼話來。這時阿秀端上茶來，錦花向她問道：

「小姐在那裏？」

「在花園裏吧！要不去叫她？」

「不用，……牛醫生！我說你陪伴屠先生也到花園裏去遊玩吧！說不定遇見月媚，就相煩你介紹介紹。屠先生！你不用受拘束，沒有關係，只管和我女兒談談好了。」

牛依仁聽說，遂點頭連說好的好的。他便帶了屠許明，和錦花作別，一同到花園裏來。許明

似乎很有點担心的樣子，皺了兩條濃眉。說道：

「噯！噯！老牛！你覺得這事情可有些希望沒有？我看這位宓太太好像和我很淡漠的樣子，只怕事情有些兒靠不住。」

「許明！我說你這個人太會多疑了。今天原是宓太太打電話來關照我的，她說志萬和她都很贊成這個婚姻，不過她的情願強迫女兒答應這頭親事。因為現在講究文明，老古板的方法不時行了。所以特地叫我來請你到這裏來遊玩，假使你能夠求得小姐的同意……」牛依仁見他擔憂，遂向他竭力的安慰並鼓勵。屠許明伸手摸摸自己的頭皮，顯出很為難的樣子。瞪了眼睛，急道：

「什麼？要我自己去徵求小姐的同意？」

「唔！唔！不錯啊！向女人求愛，這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就是騃子也會呀！何況你是過來之人，那你更是個中老手了。」

「老牛！你真和我在大開玩笑了，我……從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裏曾經親自向女人求過愛呢？這……這……我可不會呀！」

許明急紅了臉兒，連連的搖手，表示不會求愛的意思。牛依仁搓了搓手，沉吟了一回，便拍拍他的肩頭，故作輕易得很的表示。笑道：

「許明！我說你不要胆小。現在第一步計劃，你先和月娟交一個朋友，然後你再向她求婚，再後就可以結婚。這是愛情三部曲，做完了這三步之後，她不是就成了你的太太了

嗎？我說這是最最便當的事情，你如何不會呢？」

「這……這……可怎麼辦？那真是要我的性命了。老牛！你是我的老朋友，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嗎？我一見了女人，臉就會通紅起來。就是一些普通的話，我也說不出來。何況叫我向女人求愛，那是更加的死脫外國人了。」

牛依仁聽他這樣說，心中也不免暗暗憂煎起來。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便笑了一笑，用了激將之法，對他譏笑地問道：

「你既然這樣怕難為情，我真不懂你參議員是怎麼樣做的？這幾天開大會，你在這麼許多人們面前難道沒有發表過什麼意見嗎？」

「這……這……我做了參議員，我當然發表過意見的。」

「那麼你貢獻了一點什麼意見呢？」

「無論什麼家庭，公司，團體甚至國家，要思想一致，行動一致，這實在是真不容易。單說我們參議員，也要分爲兩三派。前幾天開大會，從早晨九點到下午兩點多了，爲了一件議案，彼此爭執，大家弄得面紅耳赤。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始終沒有一個結論來。」

「那麼後來怎樣解決的呢？」

「後來還是我說了一句話，總算把這件議案解決了。」

屠許明一本正經的回答，表示他的才能超越了一切的參議員。牛依仁顯出十二分

子，連連點頭，贊不絕口的說道：

「大才！大才！真是了不得的大才！那麼你說了一句什麼話？總算才坳雙方爭論解決了呢？」

「我說的話很簡單，你聽着，現在時候不早，大家要議決案件，還是延到下午再作道理。

此刻我們肚子餓了，應該可以散會了。」

「哦！你提議的原來是這幾句話？」

牛依仁還聚精會神的聽他告訴，直等他說出了這些話，一時也忍不住啞然失笑起來。但屠許明還十二分得意的表情，鼻子管內哼了一聲。說道：

「真的，我這幾句話發生了很大的效力，被我這麼一提呀！大家肚子都咕嚕咕嚕的叫起來。憑良心說，午飯餓到兩點鐘吃，誰也受不了呀！」

「唔！大才！大才！在參議員開大會的時候，你尚且說一句話可以解決困難問題，那何況一件小小求愛問題，我想在你是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了。」

牛依仁不願有所諷刺他，還一味的向他奉承。但許明聽了，却又抱了兩拳，向依仁連連的拱手。顯出尷尬的面孔，說道：

「老牛！你不要捧我，你不要捧我，開大會，發表意見，我倒很會。只有向女人求愛，我實在一點兒也不會。」

「你膽子只管放大一點兒好了，她是一個小姑娘，你難道還怕她不成？」

「並不是我怕她，但我見了女人，我的舌頭就好像故意和我作對起來，那可怎麼辦呢？」  
「不會的，現在你是參議員了，比不了從前，你在大庭廣眾之間，尚且敢發表議論，那何況在一個小姑娘的面前呢！你放心罷。」

「噯！向女人求愛，這完全是新派，我簡直是做不出來。」

屠許明自言自語的說着，他皺了眉頭，搓着雙手，表示難以實行。牛依仁故作生氣的樣子，把脚一頓。說道：

「好了，好了，我也不希罕你送我一輛三輪車了，既然你這樣沒有勇氣，我看你啊！一生一世就討不着老婆了。」

「噯！噯！噯！老牛！你不要生氣，你不要走呀！我們慢慢兒再商量，慢慢兒再商量罷！」  
屠許明見依仁回身要走的模樣，那就不免急了起來。遂趕上一步，拉住了他，又低低的央求。牛依仁有些怨恨的神氣，埋怨他道：

「瞧你這人，還是那麼一點兒主意都拿不穩。我什麼事情都已經給你安排好了，你還有什麼可商量的呢？」

「老牛！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教我一個辦法呢？」

「你要我怎麼樣的教你？」

「比方說，我見了這位小姐，第一句該說些什麼話？第二句又該說些什麼話？那預先不是都要有個計劃嗎？老牛！你是個足智多謀，你教教我，我一定重重的酬謝你，除了這一

輛三輪車之外，我一定再送一枚鑽戒給你太太戴，你看怎麼樣？」

牛依仁聽他這樣懇求，而且還有這麼一個交換條件。心裏一歡喜，把綑住了的臉兒立刻又浮現笑容出來。說道：

「你這話當真的嗎？」

「不！不！不騙你，孫子王八蛋才說一句假話。」

屠許明唾沫橫飛的回答，他臉兒是漲得那麼紅紅的，牛依仁想想倒又覺得不好意思起來，遂搖搖頭兒。笑道：

「其實我們是老朋友，對於酬謝兩字，那可談不到，我也無非跟你開玩笑而已。」

「這是應該的事情，我記得頭一個女人結婚的時候，媒人要二十四罇老酒，三十二隻火腿。照現在市價計算，也許還是一輛三輪車，一枚鑽戒，便宜得多呢！」

「不過，鑽戒也有大小分別，內人原有一枚一克拉半的鑽戒，她嫌光頭不好，所以沒有戴在手上。……」

「這個你放心，我要末不送，送給你太太起碼三克拉獨粒鑽一枚。……」

「老屠！我和你隨便說說的，你不用聽在耳朵裏，我怎麼會叫你真的大大破鈔呢？那我們也不成爲老朋友了。」

牛依仁的心裏是樂得什麼似的，不免喜形於色，拉開了嘴兒，嘻嘻的笑起來。但是他口裏還這麼的辯白着，因爲他還怕有些難爲情的意思。屠許明連連搖手，也笑嘻嘻的說道：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只要事情成功，那是絕對不成問題的。老牛！那麼你快點兒教教我呀！第一句先怎麼說呢？」

「這是很便當的事情，你可以先誇獎她一番呀！」

「可是，怎麼樣誇獎呢？你最好先裝個樣子給我看看。趁這個時候四下無人，我馬上可以實習實習。」

屠許明向四周張望了一下，急急的追問。牛依仁伸手摸着自己的下巴，沈吟了一回。方才若有心得般的笑嘻嘻說道：

「比方說，你見到了月娟小姐，我給你介紹了之後，你向她先恭恭敬敬的一鞠躬，含笑贊美她說：啊！小姐！你長得多俊呀！」

「啊！小姐！你長得多俊呀！」

牛依仁見他彎倒了腰肢，好像在地上尋找什麼東西的樣子。這就搖搖頭兒，忍不住笑起來。

說道：

「不用彎得太倒，你又不是日本人，何必行九十度鞠躬禮，四十五度很夠標準了。」

「唔！曉得，曉得，那麼以後怎麼樣呢？」

「以後，以後……以後你再說，你長得太漂亮了，好像天上的安琪兒，好像地下的西施女。我見過女人也不少，除了你小姐之外，我眼睛裏就沒有第二個女人了。」

「那麼……那麼我見了小姐之後，難道連我自己的母親也沒有了？……」

「唉！你這人真笨，那是捧捧她的意思，難道你真的見了小姐，把世界上女人都當作男子看待了嗎？」

「唔唔！我知道了，那麼以下再說些什麼呀？」

屠許明被他這麼一埋怨，才唔唔了兩聲，他牢牢地記在心裏，又繼續地向他追問。牛依仁想了一回，忽然一本正經的態度。說道：

「今日得見小姐，真是三生有幸。」

「今日得見小姐，真是三生有幸。」

「你說這兩句話的時候，態度要溫和，語氣要柔軟，臉上要帶些笑容，表示非常高興的樣子。」

「我全記得，那麼還有呢？」

「還有，要說到你自己的身上了。」

「說我自己？怎麼說說呢？」

「你不是有幾百畝田嗎？」

「是的，五百畝。」

「房子多少？」

「在鄉下有好幾條街的房子，在上海也有幾十幢。不過這次選舉參議員的時候，我把鄉下一條街的房子賣了，都化在運動費上面的。」

「你這些嚕哩嚕噓的話是不用說的，被人家聽見了，不坍台嗎？你只說我在上海也有幾十幢房子是了。」

「曉得，曉得，我是和你老朋友說說，和小姐當然不會說了。」

「那麼你銀行裏不是還有現款嗎？」

「是的，大約有幾千萬。」

牛依仁把他家產都查點了，遂沈思了一回，點點頭兒。很興奮的樣子，拍了他一下肩胛。笑嘻嘻說道：

「你接着說自己，先介紹自己的脾氣很溫和，性情很忠實，尤其對待女人，不敢有所違抗的。於是你再說，這裏你要注意，顯出隨隨便便的口吻，說我家的田產倒也不多，只有一千畝。」

「我家裏田產倒也不多，只有一千畝。噯！不行，不行！」

屠許明照着他語氣，學着說了。但說到一千畝之時，忽又噯了聲，却連連的搖頭，回答不行，牛依仁倒有些莫明其妙的樣子，定住了眸珠。問道：

「爲什麼不行呢？」

「我家明明只有五百畝田，如何可以說一千畝呢？」

「你這人又傻了，求婚不加點虛頭怎麼行？」

「噯！你不是說我的性情很忠實嗎？」

「嗐！你這人就太老實了，常言道，世事宜假不宜真。比方說，你們做了參議員，現在好像很有地位，但在沒有做到之前，都是行賄，運動，賣通，你想，誰不是用了欺詐不忠實的手段而得到呢？這和向女人求愛是一樣的道理，只要老婆騙到手，管他忠實不忠實呢？」

「對！對！你這話有意思，那麼你重新教我一遍，對她怎麼說？」

「你說，我房屋除了故鄉的不算，在上海有一百多幢。」

「我房屋除了故鄉的不算，在上海有一百多幢。」

「說到現款方面，我在銀行裏有戶頭，小說也有一萬萬以上。」

「說到現款方面，我在銀行裏有戶頭，小說也有一萬萬以上。」

「這就到了重要關頭了。」

「這就到了重要關頭了。」

牛依仁說一句，屠許明跟着學一句。但依仁聽到這裏，却又連連的搖頭，笑了一笑。說道：

「這話不是對她說的。」

「那麼你對誰說的？」

「我是對你說的。」

「哦！我還以為是……」

屠許明起初有些目定口呆，到此方才恍然有悟，遂哦了一聲，表示很不好意思的回答。牛依

仁不等他說下去，便接口說道：

「你聽着，於是你就說，我還沒有結婚。」

「我還沒有結婚。……不過，我對她說的話，她都能相信我嗎？」

「你不要懷疑呀！你可以再補充一句說，小姐！你不相信，你可以問你的媽，她全都知道，我沒有說一句謊話。你記着，記着，這是最後的關頭到了，你要顯出十二分誠懇的樣子，向她跪了下去。……你看到了沒有？像我這樣的跪下。把你兩手向她伸張着，作擁抱的姿勢，你口裏要非常虔誠的語氣，好像一個信徒，在主耶穌面前作禱告的神氣。你說：哦！我的小姐！我的心愛的小姐！我不能再瞞騙你了，我愛你，我愛你快要發狂了。我沒有了你，我好像失了靈魂，我沒有了你，我簡直再也活不下去了。老屠！你看過電影話劇沒有？就像戲劇裏主角那麼認真懇切的表情，最好你要流下眼淚來。」

牛依仁一面滔滔不絕的說，一面真的在泥地上跪了下來。屠許明見了，當然也只好跟着跪。聽他嚕嚕嚕的說了一大套，一時記不清這麼許多，正欲叫他重複地說一遍。忽然聽他又叫自己流眼淚，一時倒不免皺了雙眉，顯出為難的樣子。說道：

「老牛！你叫我流眼淚，這可不行啊！我流不出來怎麼辦？」

「你可以想你生平最傷心的事情，比方說，你爸爸死了，你媽死了，這些都是最傷心的事，你一想起來，保險會流眼淚。」

「你不要胡說白道，我父母好好兒的還在着，我怎麼能想到他們死呢？老實說，我

沒有一件傷心的事，叫我流眼淚，那倒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個……你不流眼淚也不要緊。……哦！有了，你可以裝假哭，兩手掩了臉兒裝哭吧！這比流淚當然更要進一步。啊……老屠！不行，快起來，你瞧，那邊月娟小姐不是來了嗎？」

牛依仁說到這裏，忽然瞥見月娟從那邊池塘旁走了過來。他慌張地站起身子，忙又急急的說。屠許明好像是臨到了什麼大敵的樣子，他簡直有些兒害怕。雖然是站起了身子，但却是瑟瑟地抖得厲害。就在這個當兒，月娟已走近了過來。她見到了兩人，似乎欲回身避走。但牛依仁早已招手叫道：

「月娟小姐！月娟小姐！」

「哦！牛伯伯！你叫我幹嗎？」

「我聽你媽說，你有些兒頭痛，叫我來按按你的脈息。」

月娟被依仁一招呼，只好含笑走過來問。牛依仁倒是愣住了，幸虧他轉機還算靈敏，便笑嘻嘻的圓了一個謊回答。月娟有些莫明其妙的神情，搖搖頭兒。說道：

「牛伯伯！你弄錯了，我沒有頭痛呀！」

「沒有頭痛嗎？那更好了。來，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屠先生，這位是宓大小姐。」

「屠先生！」

「宓……宓……大小姐！」

牛依仁口齒很伶俐的立刻又掉轉話頭，把手一擺，給他們兩人含笑介紹。月娟並不會想到其中還有這些花樣精，所以她顯出很大方的態度，向許明點頭招呼。但屠許明却漲紅了豬肝色那麼的臉兒，他鞠了一個四十五度的躬，口吃地也還叫了一聲。牛依仁很快的又接口說道：

「大小姐！你一定晚上食了涼，所以傷風頭痛了，我給你馬上去開一張草頭藥方來，保險你一吃就好。」

「噯！牛伯伯！你別費心，我……我……沒有什麼呀！」

「開一張方子又不費什麼，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屠先生！你們談談，你們談談吧！」

牛依仁被月娟一阻攔，他心中就急了。遂一面說，一面身子已向屋子裏匆匆走了。於是這裏就只剩了許明和月娟兩個人，許明的心頭是像小鹿般的亂撞，他急得滿頭大汗地呆住着。因為心中一急，把剛才牛依仁教他的這幾句話全都忘得一乾二淨了，所以吱吱唔唔的欲說而又說不出來。月娟見他神色有異，心中很是奇怪，正欲回身走開。只見許明撲的向自己跪倒，口裏喃喃地說道：

「我……我……你……你……大小姐！我全跟你說了吧！我愛你，我要娶你，我要自殺！」

「啊！你……瘋了？」

月娟聽他說完了這幾句癡頭怪腦的話，而且還掩着臉兒，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這種出其不料的舉動，叫月娟心中真是驚奇萬分，而又無限的羞澀，一時不免手足失措，啊了一聲大叫起

來。齊巧宗林博文小龍三人從櫥簾裏走出，一聽月娟叫聲，便都奔上來問什麼事？牛依仁其實沒有走遠，他在假山後面窺張，一見事情弄僵了，他便匆匆的奔回來，急中生智的把許明扶起。連連說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屠先生不當心摔了一交！」

「喔唷！喔唷！老牛！你扶我到屋子裏去吧！我這一交可跌得不輕呀！喔唷！喔唷！」

屠許明到此，也不得不裝出跌傷的樣子，連頭兒也不敢抬一抬的，叫牛依仁扶着向屋子裏走了。月娟通紅了粉臉兒，她目送着兩人走遠，但她的神態還有些木然無知的模樣，怔怔地愣住着。宗林奇怪地問道：

「月娟！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沒有什麼，他和我撞了一下。」

「姊姊！你的氣力好大，這麼一個大胖子被你撞倒了，你却好好兒站着沒有跌倒嗎？」

月娟因為不願意把這件求婚的事向大家告訴，遂紅了臉兒，低低的掩飾。宗林似乎有些不大相信，正欲再問，却被小龍說上了這兩句話，倒引逗得大家都忍不住好笑起來了。因為小龍上課的時間到了，宗林等遂到書房裏去。這裏月娟一個人便回到自己臥房來，想起了剛才這一回事，不禁鑿鎖了翠眉，由不得暗暗地猜想了一回。午後三點光景的時候，月娟正在房中習字，忽然阿秀來請她，說太太有話跟大小姐商量。月娟心頭別別的一跳，因為不知道和自己要商量些什麼？她便急匆匆的奔到上房裏來了。



## 八 花月爭豔逼嫁鬧情奔

月娟急匆匆的奔到錦花的臥房，只見錦花坐在桌子旁吃蓮子湯。旁邊還有一碗放着，錦花指了指那碗蓮子。含笑說道：

「月娟！你肚子餓了沒有？快坐下來吃蓮子湯吧！」

「媽！阿秀來叫我，不是說媽有些兒事情跟我商量嗎？」

錦花叫月娟到來是爲了吃這碗蓮子湯，一時倒出乎意料之外。她坐下吃了幾匙之後，便忍不住的又向她低低的問。錦花笑了一笑，說道：

「我們且吃完了點心，慢慢的再談吧！」

月娟聽媽這樣說，遂不再再問什麼。低了頭兒，只管匆匆的吃蓮子。不過芳心中由不得暗暗地猜疑了一回，覺得媽今天對待自己的態度，至少是包含了一點神秘的成分。兩人吃完了蓮子，錦花方才拉了月娟的手，一同坐到長沙發上去。她把兩道秋波，脈脈地向月娟望了良久。才笑着說道：

「月娟！我叫你到來，因爲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媽！是什麼事情？」

「你聽着，好孩子！你今年幾歲了？」

「怎麼？媽！你連我的年紀都忘了？我不是十八歲了？」

「可不是？十八歲了，論年齡就不算小了。你應該想想你將來終身的事情，所以我做媽的就多麼的給你關心哪！」

月娟想不到她會談起自己的終身問題上去，一時那顆芳心更像小鹿似的亂撞。同時全身一陣子發燒，兩頰會熱辣辣的發紅起來。遂羞澀地逗了她那麼一瞥嫵媚的目光，低垂了頭兒，却默不作答。錦花溫和地撫摸着她纖手兒，顯出慈母疼愛兒女樣的神情。繼續地說道：

「我老是這麼的想，女孩子長大了，就難免要離開我，到別人的家裏去，因此我心裏就時常的很難過。月娟！你也曾經想到過這一層嗎？」

「媽！你愛我，我知道。可是，我可以一輩子不離開你啊！」

「噯！你又說孩子話了，瞧那一個姑娘長大了不嫁人的？」

「姑媽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哦！你姑媽……她……也許是另有緣故的。……」

錦花想不到她會提起可卿這個人來，一時倒不免被她問住了。愕了一愕，方才吱吱唔唔的作答。月娟却奇怪地問道：

「媽！你說姑媽她又有什麼緣故呢？」

「你是小孩子！我不好對你說。月娟！因為你長得美，所以有人來跟你說親呢！我知道你一定還沒有想到結婚這一回事，就是我也覺得你還沒有到離開我的時候，所以我似乎有些兒捨不得。但是，但是，那個孩子就癡心得不得了，而且你爸爸認為很滿意，所以……」

……所以……」

月娟聽她一回兒這樣，一回兒那樣，反覆無常的說到這裏。因為想起剛才花園裏這個姓屠的曾經對自己有過一回求婚的事，所以她苦心裏這一急，不免掩着臉兒哭起來了。錦花慌忙拍着她的肩胛，溫和地問道：

「啊！好孩子！你別傻了，好好兒哭起來幹嗎？」

「媽！我……我……」

「月娟！你怎麼樣？你說呀？你全身有些發抖，你說話吞吞吐吐的，你難道怕我嗎？」

「不！我沒有怕你，因為媽是疼愛我的。」

月娟掛了絲絲的淚痕，她搖搖頭兒，低低的回答。在她這後面一句話中，多少是包含了一點畏懼她而所以奉承她的成分。錦花拿了手帕，假作慈祥地去擦揩她的眼淚。點點頭兒，笑道：

「你知道我疼愛你，那就很好。月娟！你聽從媽的話嗎？」

「我……我……總聽從媽的話。」

錦花在問到後面這一句話的時候，她把臉上的笑容收起了，兩眼似乎顯現了兇險的光芒。這叫月娟回答什麼好呢？她想不答應，但是她又不敢，因此她口裏雖然這麼的說，不過她心裏是十二分的不願意。錦花聽了，却立刻又堆下笑容來。拍着她的肩頭，說道：

「好孩子！你聽從媽的話，媽心裏非常的歡喜你。那麼你不要老是顯出愁眉苦臉的樣子呀！你應該對媽笑一笑。」

「媽！我不是在笑嗎？」

錦花抱着月娟的身子，把手去拾她的下巴。月娟那顆處女的芳心中也弄不懂她是什麼意思？又像慈愛，又像妬忌着自己。在這無可奈何之中，也只好勉強地笑了一笑。錦花見她這一笑是相當的嫵媚，令人十二分的可愛。因了她的可愛，不知為什麼就更想到了宗林英俊的臉龐，於是她的心頭又開始妬恨起來。覺得在這情形之下，有了我，就沒有她了。但表面上還含笑說道：

「月娟！好孩子！你雖然不是我親生養的，不過你要把我看成親娘一樣才好。最好你要把我當作姊姊般的看待，因為我原也長不了你幾歲，所以讓我們來像姊妹似的談談，你說好嗎？」

「我不敢說好，但聽從媽的話，我又不說不好。」

「那末聽着，你不要存了害怕的心理，你要把我先當作大姊般的看待，什麼都不要瞞騙我，把你心裏的意思全都說出來。比方說，有一天你大姊跑來問你，月娟！有人來給你做媒了，你覺得怎麼樣？那時候你怎麼回答姊姊呢？」

「……………」

「爲什麼不說？我想你一定會這麼回答，自己還年輕，婚姻覺得太早，是嗎？」

「是的……………」

月娟紅了臉兒，第一次固然怕難爲情不好意思說，而且一個女孩兒家也說不出口，因此默不作答。直待錦花猜到她的意思代說了，方才頻頻的點了一下頭，低聲兒說了是的兩個字。錦花撫

摸着她手兒，笑道：

「你不要說是的，難道你對待姊姊也是恭恭敬敬的只回答是的兩個字，而不再說別的話了嗎？」

「……………」

「傻孩子！你怎麼老是望着我笑呢？我說假使你姊姊同意你拒絕這頭親事，那麼這件事也就完了。不過，對方這男子假使很好，很有地位，很有家產，而且很有學問，並且他願意等着你，先跟你交一個朋友，然後慢慢兒的提親，那麼你心中也有這個意思嗎？」

錦花這一番話，把月娟似乎說動了心，她暗暗想道，媽說的對方是誰？難道就是這個胡先生嗎？她這麼的一想，兩頰紅暈得好看，而且也十分的喜悅，遂情不自禁的把秋波斜乜了她一眼。低低的問道：

「媽！你說的這個男子是誰呢？」

「哦！你想知道他嗎？可是，我要你猜一猜。」

「我…………我…………實在猜不出…………」

「噢！你不是已經見過了嗎？」

錦花見她赧赧然的樣子，便嘆味的一笑，低低的回答。月娟凝眸含顰的沈思了一回，却搖搖頭兒，表示猜不出誰來。錦花遂又正經地說道：

「這個男子雖然年紀大一點，不過良心很好，而且有財有地位，就是剛才牛依仁在花園裏

給你介紹的這個屠許明先生。」

「啊！就是那個滿嘴裏胡說的大胖子嗎？」

「怎麼？他跟你說什麼話？」

「他……他……向我跪下來求婚，我真被他弄得難爲情極了。」

月娟見錦花的臉色又不大好看了，心頭是別別的亂跳。她吱吱唔唔的回答，似乎受了很大委屈的樣子，垂下了粉臉。但錦花却笑起來了，拍拍她的肩胛。說道：

「原來他向你求婚，這不錯啊！一個女子能夠有資格被人家求婚，我覺得那是很光榮的事。情呀！況且屠先生的用情很真摯，你若嫁給了他，恐怕往後的福氣就無窮盡的了。」

「媽！你……不在跟我開玩笑嗎？」

「什麼？我爲了你終身的幸福問題，很關懷的照顧你，怎麼反說我跟你開玩笑呢？月娟！真的，屠先生是一個多情的男子。」

月娟覺得她對自己的態度，又硬又軟，而且更帶了哄騙的成分，竟然是把自己當作小孩子般的看待，一時十二分難過，她沒有回答，低了頭兒，連眼皮也不禁紅起來了。錦花見她盈盈欲淚的樣子，遂忙又溫和了語氣。說道：

「你有什麼意見？你只管跟我說吧！是不是說屠先生年齡太大？」

「媽！我心裏很奇怪着，他這麼大的年紀了，難道還沒有娶過妻子嗎？」

「怎麼？你以爲他多大年紀？三十才出關呢！那算得了什麼？不是正當娶親的時候嗎？」

「我並不是說他年紀大，我是說他那副討人厭的嘴臉！」

「啊！你嫌他長得不俊是嗎？不過你年輕不懂世故人情，世界上這種人最忠厚，最老實。越是俊的男子，越靠不住。我心裏也早料到這麼一層，像你這麼一個姑娘，當然是不會愛上屠先生這種人，大概你要和人家憑愛情而結合的吧！」

錦花見她撇了小嘴，似乎有些怨恨的回答。雖然對於月娟的話，錦花的心中也有同感，不過她嘴裏却偏偏違背着良心說話。月娟想了一回，她便反問道：

「我覺得兩性的結合，要憑着愛情而結成夫妻，這樣才有真正的幸福。比方說，媽和爹的結合，不是也憑着愛情嗎？」

「這……是的，不過，我和你爹的年紀相差也很遠，當初我父母作主的時候，好像我中心中也有些不大願意。後來因為要服從父母的命令，我是只好歡歡喜喜的答應了。好在如今我們倆之間的感情也不算怎麼壞，況且他是個有地位的男子。沒有了他，我那兒有官太太做？我那兒有這麼舒服的日子過？這和屠先生跟你一樣，哦！我想起了，屠先生還是一個參議員，他將來有希望，假使官運一亨通，在政治舞臺上弄上個什麼位置，那真算不了什麼稀奇。月娟！我是一番好意，你要仔細的考慮一下才是。」

錦花現身說法的，用了溫和的語氣，向她又低低的勸告。月娟任她說得天花亂墜，她心裏就是這麼抱定宗旨的一個不歡喜。但是要口裏完全堅決的拒絕，這又怕她不快樂，因此她垂了粉臉，只是裝作沒有聽見似的不理睬。錦花竭力忍住了氣憤，她還溫顏悅色的問道：

「月娟！我想你不願意嫁給屠許明的緣故，大概不單是爲了他長得那麼的醜惡，我猜你少還有別種的原因吧！」

「不！我沒有別的原因。」

「真的沒有嗎？我要你仔細的想一想，我也承認姓屠的不大可愛，但他總還不算是一個壞人。所以，你如果已經愛上別人的話，那就是另外的一件事了。月娟！你想一想，你還愛上了別人沒有？」

「我……沒有呀！」

「爲什麼你又胆子小了？我不是跟你說過嗎？你要把我當作姊姊一樣，切不要存了畏懼的心理。比方說，你愛我嗎？」

錦花見她吱吱唔唔的神情，顯然是不敢說出來的樣子，這就用了俏皮的話兒，預備兜了圈子去套她。月娟聽了，當然是點點頭。說道：

「媽待我好，我怎麼會不愛呢？」

「是的，那麼假使還有些別的人也待你好，你也愛他們嗎？」

「當然啦！比方說，爸爸，姑媽，弟弟，他們都很好，我心裏也十分的愛他們。」

「這是你家庭裏的人，那不用說，假使家庭以外的人呢？比方說，胡先生這一個青年，他教你書本，很關心你的前途，他不是也待你很好嗎？」

「是的。……」



月娟被她一提起了宗林，她的芳心更會忐忑地跳得厲害起來。紅暈了嬌靨，低低的只說了一聲是的，她便顯出羞人答答的樣子。錦花覺得事情是已經有個很明顯的表示了，不知怎麼？她鼻子管裏就覺得有陣酸溜溜的氣味。遂追問她說道：

「那麼你是不是心中也有了愛他的意思了呢？」

「這……」

「這什麼呢？月娟！你不要隱瞞我，你只管跟我老實說好了。」

「我心裏就只覺得他的人很熱心，很肯幫助人很好罷了，但我却不敢說是已經有了愛上他的意思。」

月娟被她逼問得緊了，沒有辦法，只好說出了這兩句話。錦花淡淡的一笑，望着她粉臉，內心好像有什麼燃料在燒似的，她的臉也通紅起來。說道：

「憑你這兩句話，就顯出你是已經有愛他的意思了。不過我要問你，他是不是同樣地也愛上了你呢？」

「媽！我委實不知道愛不愛，因為胡先生肯同情我，所以我覺得他很好。不過，……現在的情形又有變化了。」

「又有什麼變化呢？……」

「媽！你不是叫我不能呼他爲大哥嗎？但是胡先生聽我不叫他大哥了，他心中很生氣，說從此以後，我們還是疎遠一點，而且他也不願意再教我讀書了。……」

「你這話可是真的嗎？」

月娟說完了這幾句話，她到底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姑娘，心中一陣悲酸，眼淚會撲簌簌的滾落下來。但月娟的傷心，却反而使錦花心中感到十二分的得意，很驚喜地問她。月娟的喉間已經哽咽住了，她說不上什麼話，只頻頻的一點頭，還是顯出那麼悲哀的樣子。錦花眉尖一蹙，她便計上心來。遂索性假作慈悲的神情，低低的說道：

「月娟！你不要傷心呀！我可以老實的告訴你，胡先生已經對我說過了，他並不愛你，因為他心目中已經是另外愛上一個人了。而且他在我面前又說了許多關於你不好聽的壞話，他說你沒有千金小姐的身份，他又說你舉止太輕狂，是個太不穩重的姑娘！不料這些話又被你爸爸聽見了，你爸爸十分憤怒，他要把你叫來痛罵一頓，是我把你爸爸勸住了。我說小女孩知道什麼男女間的愛情，她奔奔跳跳跟了胡先生遊玩，也無非是不脫天真的成分。你要把她責罵，那事情也未免看得太認真了。但你爸爸却還怒氣未消的要把你嫁給姓屠的，他說你若不答應，他要活活的把你打死！」

月娟一面聽，一面想，難道胡先生真的在背後說我壞話嗎？假使是真的，那就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了。一時想到自己真也太孩子氣了，爲什麼要跟他放風箏遊玩呢？而且又想起了昨天晚上跟他擦背的一回事，心中便懊悔得了不得。覺得自己太重情感，因此反被人家看輕。不過胡先生真也無賴，擦背原是他自己向我要求的，誰知道他轉身反而說起我醜話來了。原來他是假癡假呆的同情我，實在是還在暗地裏捉弄我。怪不得他對我說，從此以後還是疎遠一點的好，其實我也

不是一定要和他接近，也無非是他先來和我發生好感罷了。月娟想到這裏，她是委曲極了。況且又聽爸爸要打死自己，她心中更加的悲痛，一時便倒在錦花的懷中，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錦花被她一哭，還故作十分同情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好孩子！你不要哭呀！媽給你哭得心也碎了。我是知道你的脾氣，你當然不會贊成這頭婚姻，所以當時代你也曾經向他們拒絕過，但是你爸爸的主意已經作定了，他怒氣沖沖的樣子，好像事情再也沒有挽回的餘地。所以我此刻把你叫來問一問，同時叫你心中明白，你不要把小人認做君子。你待他真心，他待你假意，我不是早跟你說過嗎？無論一件什麼事情，不要單求外表的美，而尤其是婚姻的對象。男的女的都是一樣，表皮的美是沒有用的。總要內心的美，才有價值。比方說，胡先生這樣漂亮的青年，你們小姑娘都要愛上他。但是你那裏知道他內心是這樣不道德呢！比方說，屠先生這樣一副醜態，但是他的性情一定十分溫和，而且十分忠實。你假使求內心的美，那麼你嫁給他，你將來一定不會吃苦的。不但不吃苦，並且還很福氣。可憐的孩子！你不要哭呀！你仔細的想一想，你現在可明白了嗎？」

「媽！我想明白了。……」

對於宗林這樣不道德的行爲，在月娟的芳心裏確實是受了一個很重大的打擊，她覺得自己是受了人家的愚弄，她感到無限的痛心。此刻她把錦花認作了唯一親愛的生娘一樣，躺在她的懷裏，點了點頭，痛苦十分的回答。錦花的內心是感到了勝利的快樂，不過她表面上還顯出慈祥的

態度。說道：

「好孩子！你明白了，那很好，胡先生是個無賴青年，你以後不要跟他多說話，我一定叫你爸爸把他辭歇了。因為這種不誠實的青年，小龍跟着他，倒反而要被牠帶壞的。」

「是的，並非我……他，說這些話，爲了弟弟的前途計，爸媽應該不要他住在家裏才好。」

「你這話很對，我一定向你爸爸會勸告的。不過我要問你，你對於這頭婚姻到底抱怎麼樣態度呢？」

「我……我……沒有什麼表示，我爲了服從爸媽的命令，我……答應了。……」

「是的，你真是個孝順的好女兒！」

月娟吱吱唔唔的樣子，方才回答了這幾句話，從她臉部上的表情猜想，也可見她是委委曲曲的，在內心感到這一分樣兒的痛苦了。錦花聽她自願的答應，那真不啻是消滅了自己一個最厲害的情敵。於是含了春風得意的微笑，抱着月娟的身子，故意十二分慈愛的親熱着。她慶幸着自己計劃的成功，她的腦海裏構成了甜蜜幻想的一幕。

晚上，志萬又有宴會，沒有回來。錦花並不以爲得了新的，就忘了舊的，她濃妝艷服的打扮舒齊，到米高美去赴學海的約會。也許他們按照了速戰速決的計劃，所以錦花在于夜十二點不到，就匆匆的回家。見志萬還未回來，這更是一件好事情，便躺在床上，沈沈的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錦花醒來，見志萬已睡在身旁，鼻息呼呼地顯然還沒有醒來。她望着白漆的天花板，含了笑容，想到今夜和宗林的約會，她心中真是甜蜜無比。因爲這好像上館子吃菜一樣，

昨夜吃廣東小菜，似乎覺得厚味，那麼今夜就試試川菜的味道。想到這裏，她紅了臉兒，連自己也嘆的一聲笑起來了。不多一回，志萬醒來了，兩人遂匆匆起身。錦花故意問道：

「你昨夜什麼時候回來的？我竟一點兒也不知道。」

「十二點半了，因為你睡得熟，所以我沒有驚醒你。」

「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情？」

「月娟對於這頭婚姻她却很歡喜，這個姓屠的已經由牛醫生伴來過了，給他們兩人都介紹了，看情形兩人都有意思。」

「既然月娟自己認為滿意，我們做父母的絕對沒有問題。我想牛醫生來了，就叫他問問男方的意思，或者先訂個婚也不要緊。」

志萬和錦花一面洗臉，一面互相的說着話。就在這個當兒，阿秀急急的走進房來。她手裏拿了一封信，慌張着口吻，說大小姐和胡先生昨晚十點鐘一同出去之後，却沒有回來過。今天我在大小姐房中發現一封信，這不知是怎麼的一回事？志萬和錦花聽了，不禁呀了一聲，頓時面面相覷，臉上都顯出萬分驚奇的神情。尤其是錦花的粉臉，一陣紅，一陣白，一陣青，她不知道這封信中寫的什麼話？萬一把自己的秘密完全暴露，這叫自己還有什麼臉顏做人？她心中一急，兩腳發軟，只覺一陣子頭暈目眩，身子便向後跌了下去。不知信中寫些什麼話？又不知宗林和月娟如何會出走？更不知以後的結局如何？請諸位閱讀即將出版的『書』，便有一個詳細的交代了。

